

中華郵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 東北叢刊

第十三期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一月出版

## 本刊啓事

本刊發行伊始意在集中學術以供衆觀

海內賢達能以合於本刊主旨之宏文鉅製賜寄無任歡迎詩曰笙磬同音以雅以南又曰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此本刊之職志亦所望於

諸君子者也徵稿簡章列後

### 本刊徵稿簡章

- 一、來稿文字不拘何種性質。凡屬於學術之研究。合於本刊宗旨者。或撰或譯。均所歡迎。
- 二、翻譯文字。務請附寄原文。校對完畢。即當奉還。萬一不能照寄。務請註明出處。及原著人姓名。
- 三、文言語體。不加限制。但皆以明白曉暢爲主。
- 四、文字務請繕寫清楚。並加句讀。文中如有圖表。務請繕寫明晰。照片及複製圖片。並請將原片附寄。
- 五、稿件無論登載與否。概不退還。但寄稿時特爲聲明者。不在此例。
- 六、來稿須註明撰譯人姓名字號。（但發表時。經作者聲明。亦可改用別號。）及詳細地址。寄稿後地址如有更動時。仍請隨時通知。
- 七、來稿內容屬於本刊通論學術專著三門者。一經登載。每千字酌贈現洋六元至二元之酬金。其他各門視稿件之性質。酌贈酬金。或本刊不等。但於本刊出版前。已在他種刊物上發表者。恕不致酬。
- 八、本刊對來稿。有不合者。得予訂正。但預先聲明者。不在此限。
- 九、來稿請逕寄遼寧教育廳編譯處。



## 本刊特別啓事一

本刊自十九年一月起至十二月共發行十二冊是爲第一集現已合訂爲上下兩卷每種併入一處使相銜接以免閱者前後檢翻之勞布皮金字裝潢美麗不惟可供觀覽且可作書室陳列之用茲仍從廉定價祇收工本每集定價四元八角存書無多購者從速特此啓告

## 本刊特別啓事二

本刊第一集發行竣事正當第二集(即十三期至二十四期)開始之際所有從前訂購全年者如承續購即請將訂金寄下以便按期付郵本刊價目及定購地點請看本刊末頁便知如需補定前數期者尙有存書將款交到即爲寄奉此啓



東北叢刊 第十三期

略例

通論

編印東北叢書芻議

學術

天竺敎乘考

專著

焦里堂先生年譜

建州表上

滿洲發達史(九)

文苑

文錄

目錄

分類	
書名	343p
卷數	361
冊數	13
冊	20

金毓黻

沈彭齡

王永祥

吳廷燮

楊成能譯

詩錄

雜俎

古泉文集聯

知無忘錄

別錄

層化的中國西北地名及其解釋

插圖

李鐵君先生遺墨

陳石閻先生遺墨

王光烈

金毓黻

鄭德坤







圖

大夫貴生男生助當如虎  
 不聞茶薑味吮血磨牙向天怒  
 石氏出子形哥疑八歲能批三  
 尺衣面目何所信雙壳漢瑄嵌  
 小齊肌裏何所擬鋒稜為骨賈  
 鑲驪四鉤白石等膏脂牽衣卷  
 袖采雙頤躡身傲睨戲激越兩  
 寺推托高尚眉禿子雄覓子癡  
 山行目若無狡兕銛磨蕩思  
 快割豎狐雌伏猩嘍烏子吾衰  
 空久身豈欲落皮月朽如今不  
 顛生兒同石麟雖礪煎頑懦弱  
 亦足定吾身

落川閣

佛子行

東坡先生先生尔 石言漆系元

石閣

808



# 東北叢刊略例

一、本刊賡續前刊東北雜誌未竟之緒。以發揚東北文化振導學術之研究爲主旨。

二、本刊門類。具如左方。

一、通論。專就一問題。爲縝密之討論。以協古今之宜者爲準。

二、學術。自撰、譯述。不拘定格。

三、專著。中外人名著、及先正遺著、未經刊行者。入此類。

四、文苑。文錄。詩錄。詞錄。

五、雜俎。章制。筆記。說部。

六、紀事。專紀東北大事。用紀事本末體。

七、通訊。各方函訊。擇要發表。其尤要者。係以答覆。

八、書評。取古今名著。批評其得失。以爲研誦之準則。

九、別錄。與本刊主旨無關。而饒有興味可資研究者。入此類。

十、插圖。或冠於冊首。或隨文附見。不拘一格。

以上各門類。篇數多寡。不加限制。每期亦不必求備。

三、文言、語體兼收並載。惟均以明白曉暢雅俗共喻爲主。艱深古奧之文言。固所力避。詰屈鄙俗之語體。亦所不取。

四、凡合於本刊主旨之稿件。經審查合用者。均予刊登。但除別錄一門外。作者以下列之四例爲限。

一、現居於東北者。

二、雖非居於東北。而其文字內容與東北有關者。

三、東北先正之遺著。

四、雖非東北先正。而紀述東北聞見之遺著。

五、本刊每月發行一次。每滿一年。即合訂爲一集。以便保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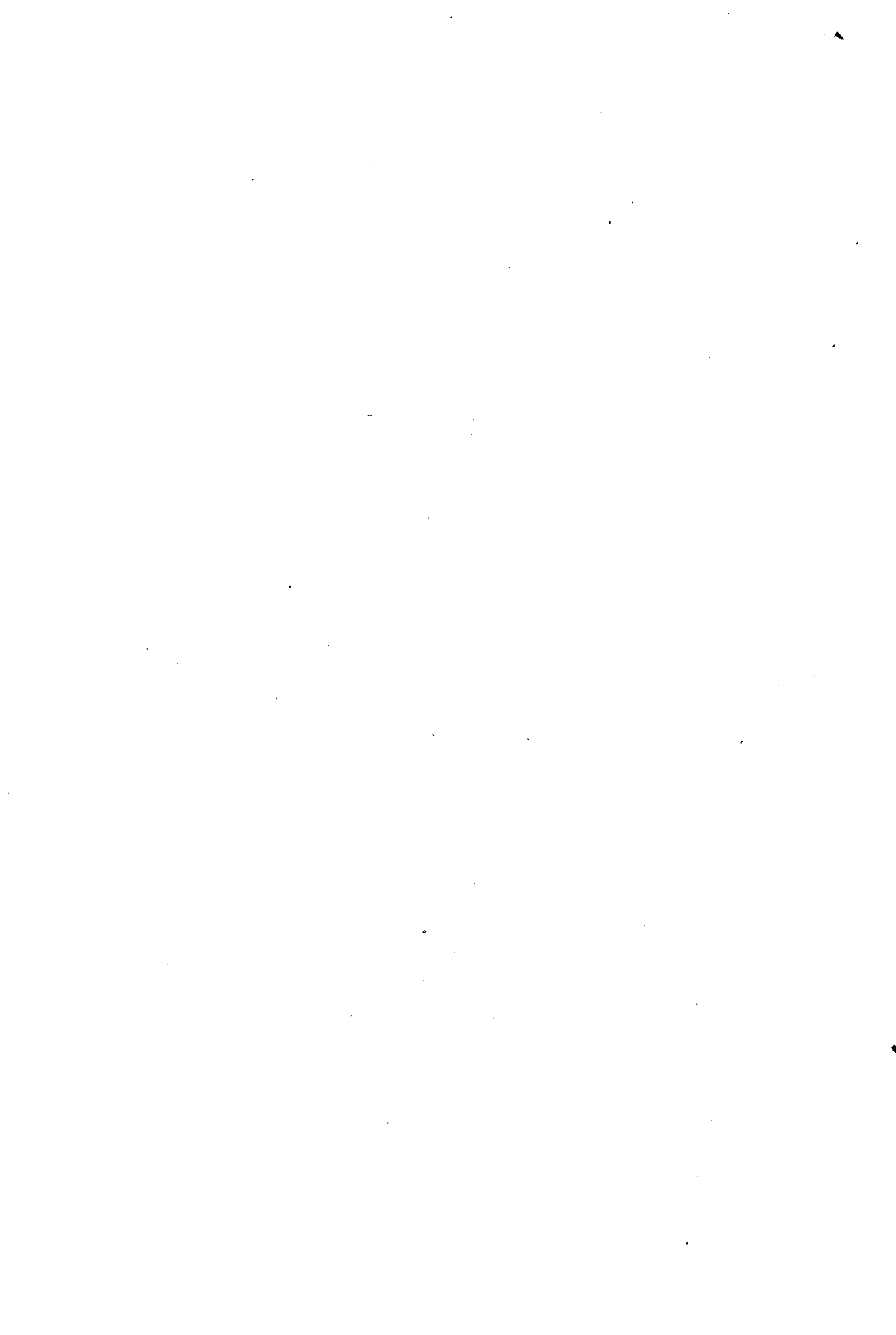
六、本刊由遼寧省教育廳編譯處發行。



通

論

王樹翰題



# 編印東北叢書芻議

金毓黻

叢書之刊。近代始盛。總其大齊。或一人自著。或衆家羅列。或以學術標目。或以地方命名。如朱彙刻

書羅振玉續揚守敬叢目彙刻書目楊書舉要 丁福保叢書目錄彙編 之所著錄。至詳悉矣。第輓近學術科條綦繁。分類探掣。程功乃

易。書籍亦然大抵以學術標目者。勝於一人之自著。以地方命名者。異於衆家之羅列。其故何哉。蓋

古今中外之作者。多矣。廣矣。吾人身入書叢。窮年佔畢。若飲江海。謂皆遺糟粕而擷菁英。談何容易。

故新會梁氏。教人爲學。謂宜就狹而深之一途。極切問近思之能事。誠以此也。夫以學術標目之書。

刻者尙少。茲不具論。若畿輔叢書、湖北叢書、湖北先正遺書、豫章叢書、雲南叢書、以上以一省爲範圍者 武林掌

故叢書、紹興先正遺書、常州先哲遺書、江陰叢書、台州叢書。以上以一縣或一府一鎮爲範圍者 皆以地方命名者也。其

多者數百種。少亦十餘種。由省而府而縣而鎮。範圍愈狹。保存愈多。研討愈便。此近世刻書之利。亦

與古人別開生面者也。

昔張文襄公有言。叢書最便學者。爲其一部之中。可賅羣籍。蒐殘存佚。爲功尤鉅。欲多讀古書。非買

叢書不可。書目答問叙例 此爲購書者說法也。愚謂多買叢書。固學者所應知。多刻叢書。尤今世之急務。蓋

刻書如聚錢。然以貫穿錢。錢始不散。集貲刻書。書始不佚。歐陽公云。自漢以來。作者衆矣。然凋零磨



滅。不可勝數。而俚言俗說。猥有存者。亦其有幸不幸與。唐書藝文志序語有刪節蓋爾時刻書之術未盛。故其存滅。一任自然。若在今日。則與唐代迥異。朝脫於腕。夕鏤於版。本爲常事。故古人之書。以不刻而亡。今人之書。雖刻而亦亡。惟用叢書之法。則不拘卷帙多寡。片言隻字。皆可附之以傳。世人求書者。祇就其總名求之。俯拾即是。其法最便。見一種則刻一種。刻一種則存一種。所謂蒐殘。所謂存佚。其功在是。是可尙也。於是古今之書。以無人刊刻。及刊刻不當而散佚無存之弊。胥可用刻叢書之法。一舉而擴清之。此刻叢書尤重於買叢書之說也。

民國七八年之交。奉天教育廳長謝演蒼氏。蔭昌倡議刻東北叢書。愚時與聞其議。惟未聞寫定例目。亦未有編印之計劃。久而寂然。特供談說之資而已。同時日本學者內藤虎次郎發刊滿蒙叢書。共蒐得九十七種。除有數種爲朝鮮人著述外。其餘作者皆爲吾國先正。其內容以東北地域爲限。其發行方法。共分二十四卷。即以一冊爲一卷每卷約五六百頁。期以三年印竣。實不啻一部東北叢書也。惜止刊成七卷二十八種。其他則戛然中止。詳見卞宗孟所撰日本刊行滿蒙叢書敘錄而其辦法。實與謝氏之議。兩相映照。日人雖未畢工。猶勝於謝氏之空說也。近五六年間。愚致力於東北輿地故實之學。蒐求至勤。所得殊倍於內藤氏之所著錄。且於書籍之外。蒐得古印碑誌貨幣明器。爲數至夥。已撰遼東文獻徵略。略示其凡。而未能備。繼乃擬贖謝氏之志。編印東北叢書。計畫略具。而例目久未寫定。荏苒至今。愈覺

茲事爲不可緩。此斯議之所由作也。

刊刻叢書。爲今世之急務。刊刻東北叢書。尤爲東北人之急務。權舉其故。厥有四因。燕啟遼東。漢郡立菟。良維之闕。歷三千年。中間不乏耆儒傑士。鍾靈特出。遠者勿論。如北魏高謙之所著之涼書。金張浩所著之華表山人集。王庭筠所著之文集叢辨。類皆自成家言。卓出一時。而至今乃無存者。豈非以蒐集乏人。保存無術。遂致與荒煙蔓草。同歸泯滅歟。亡者不可復得。存者猶可蒐集。及今不圖。所失益多。其因一。土厚水深。剛勁少文。此爲東北之特性。然竟謂不知操觚搦翰爲何事。亦厚誣我先正也。以愚所知。如中州集所錄之詩詞。遼東全遼兩志所錄之藝文。熙朝雅頌八旗文經所錄之詩文。凡東北人著作。儘多可誦。不能廢也。他如耶律文正父子之湛然居士雙溪醉隱。賀克恭及遼東三老之遺集。亦皆文采斐然。獨出冠時。詩大雅曰。昔我有先正。其言明且清。我東北先正有明且清之言。而不知保存之。是亦後生之恥也。其因二。往者愚撰東北先正著述考。凡得百五十餘種。其中有錄無書者。居十之八。嗣後續有所得。亦止三四十種。以其蒐集之難。彌惕散失之易。況有清一代作者。多爲旗籍。如熙朝雅頌八旗文經兩書。及天咫偶聞著錄諸家。皆祇注明某旗。不詳本貫。欲知其是否爲東北先正。必參稽他籍。及詢諸故老而後定。今日如此。來日可知。蒐而得真。是爲要務。其因三。語曰。物聚所好。又曰。求則得之。不求而致散佚。是後人之不知務求而終無所獲。是典籍之



終不可復。吾儕守先待後。冥心苦索。或發於寢食。或形諸夢寐。往往有得之於無意中。不脛而自至者。彼畿輔豫章湖北雲南諸叢書之刊刻。其始也。豈必如斯之多。惟其求之也勤。故其聚之也衆。不於此時旁搜遠采。網羅一切。更何待焉。其因四。具此四因。編印愈要。當世明達。必韙斯言。

凡刻一地方之叢書。必以一地方人爲範圍。此定例也。在吾東北則不然。謂宜立四例以括之。四例維何。一曰專著。二曰雜誌。三曰文徵。四曰存目。例如湛然居士集。雙溪醉隱集。醫閭集。睫巢集。尙史之類。作者皆籍於東北。且能卓然成家。篇章完具。保存真面。一字不遺。是曰專著。此師畿輔豫章諸叢書之成規也。又如洪忠宣松漠紀聞。楊可師柳邊紀略。作者雖非籍於東北。而所述實資舊聞。良維故籍。此類爲多。刊叢書者。理宜並采。是曰雜誌。此師武林掌故叢書之成規也。又如中州集。熙朝雅頌集。著錄之詩。八旗文經。著錄之文。本悉錄自作者之專集。而或以刻本亡佚。或以得自傳鈔。現已無法蒐集者。未便概從割棄。分類纂集。別爲一錄。一字一句之微。宜刺取之。而弗遺。附錄作者小傳。以符因文傳人之旨。意在輯佚。亦爲求備。是曰文徵。此師湖南文徵之成規也。又如高氏涼書。張氏華表山人集。王氏文集。及藜辨。時代已遠。固久付之劫火。不可再得。即近人李鑑之原易春秋通義。蔣勵堂之繩樞齋集。時代非遠。亦皆付之若存若亡之列。諸史藝文志所載。多半有錄無書。豫懸集名。以備搜訪。是曰存目。此又師四庫全書存目之成規也。蓋在他省作者。如林別擇。甚嚴。猶患其

多。東北作者稀如星鳳。立例雖寬猶患其少。以其本。概之不同。故其體例亦隨以異耳。往者章實齋先生嘗作方志立三書議。其言曰。凡紀一方之文獻。必立三家之學。始可通古人之遺意。仿紀傳正史之體而作志。仿律令典例之體而作掌故。仿文選文苑之體而作文徵。三者相輔而行。闕一不可。此雖創論。實洞制作之原。其所謂志即比專著。其所謂掌故即比雜志。其所謂文徵亦吾之所謂文徵。章氏雖無存目一例。亦即概於三例之中。彼立三書。吾創四例。三書立而志書之體始備。四例創而叢書之用始宏。比物此志。心嚮往焉。

四例既立。宜論蒐存及校印之法。所謂蒐存。即就各官私藏書。多方搜求。彙爲一集是也。所謂校。即就蒐得之書。分別板本。校其異同。多所釐正是也。所謂印。即於校定之後。權其緩急。分期印行是也。近年東北各省之縣志及鄉土志。刊有成書者甚多。且進而纂集省志。若斯之類。自可單印別行。不。在校印範圍之內。其宜入錄者。以愚所知。袁潔珊蒐存東北先正遺著最多。愚所收藏者。亦不下數十種。若悉取而並刊之。已哀然鉅觀矣。愚所未見者。擬悉列入存目。按圖索驥。當有應聲。當世藏書家鑒其苦衷。能以孤本見貽。尤所望也。此其一。蒐得之書。刻本非一。則文字不無異同。且以刻無佳手。訛誤不免。校正之事。尤不可緩。其訛誤太甚者。隨時刊正。不必過於矜慎。其不敢斷言者。羅列諸本異同。另撰校刊記。附於本書之後。積成多帙。亦爲鉅觀。此其二。校定之後。以次付印。先宜籌定印



資約計全書分訂百冊。每冊百頁。每部印費約需銀五六十元。印五百部。銀三萬元足矣。刊印此書。宜分四集。每集付印之前。先售預約。以收入之款。作印刷之資。預計三年。全書可以印成。此其三。綜此三者。蒐集之功。愚久已致力。似非甚難。校印二事。諸多關聯。既非旦夕所能畢功。亦非一手一足所能爲烈。延攬通人。假以歲月。隨校隨印。隨印隨售。校印一種。即爲保存一種。然此二事。皆非款莫舉。款果籌定。即易觀成。凡此所云。不過撮舉大要。若語其詳。請俟異日。

民國十七年秋。東北最高當局。倡議影印文溯閣四庫全書。曾通電國內外。以求應聲。爾時中外鴻哲。函電馳問。甚囂塵上。幾以爲旦夕可就。久之而終未付印者。全書三萬六千餘冊。隨校隨印。至速須十年完成。價太昂。時太久。印既甚難。購亦非易。一也。按原式影印。一部之費。至少需銀五千元。以

式影印者爲準印二百部。即需一百萬元。成本甚重。無人籌墊。二也。即使爲時甚久。有款可籌。而認購之人

太少。存書不易銷售。積日既久。無術善後。三也。吾友董袖石。嘗謂四庫全書。改刪太多。棄取太刻。忌諱太深。且如滿譯五經。以及御製諸作。通行之本。均在不必要印之列。於是有選印四庫全書之議。論者。踴之。原著見本刊第六期愚謂。選印四庫。乃主縮全國文化事業者之所事。非我東北之急務也。刊印東北叢書。全帙不過百冊。需銀不過三萬。爲時不過三年。款省而時暫。便民而切已。以此視彼。難易奚啻霄壤。即爲東北最高當局而言。爲謀百年之福利。即修明內政是也。爲建不刊之盛業。即刊印東北叢

書是也。爲一世之人物。易爲百世之人物。難立功於一世者。暫垂名於百年者。久何去。何從。孰得孰失。又不待辨而自明者。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愚之倡爲此議。其所嚮不外是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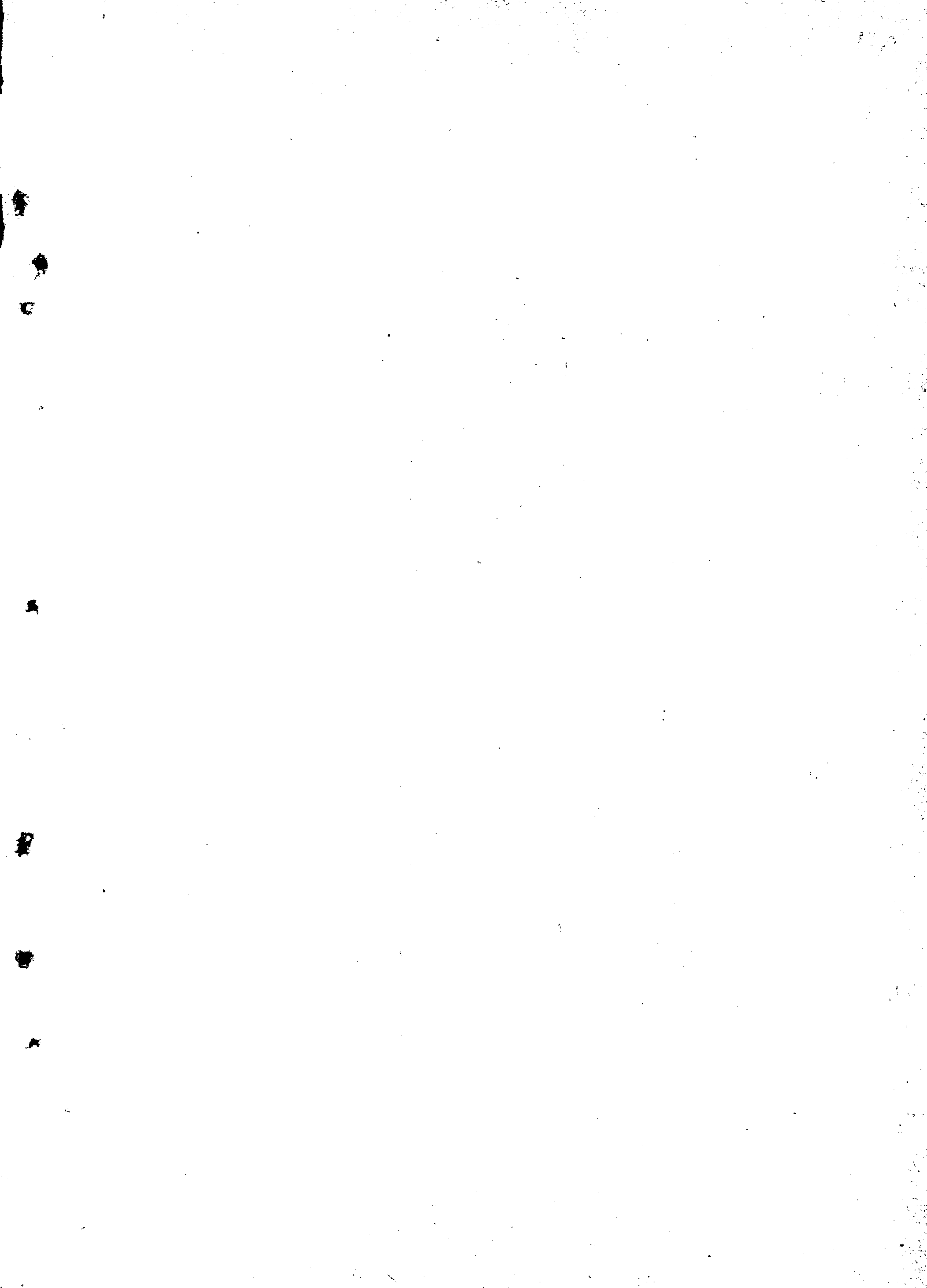


學

衆

夏清照







# 天竺教乘考

沈彭齡

內學興於天竺。大唐西域記卷二云。天竺之稱。異議糾紛。舊云身毒。或曰賢豆。今從正音。宜云印度。Hindo。印度之人。隨地稱國。殊方異俗。遙舉總名。語其所美。謂之印度。印度者『唐』言『月』也。

而大乘則獨盛於震旦。如來示寂之後。天竺最通行者小乘法耳。後六百年。馬鳴菩薩挺生。宗百部大乘法典。著起信論。摩訶衍法。乃稍稍蔚興。迄於今。則全國信仰多歸回教。丈室久空。祇園寂寥矣。

昔達摩西渡。稱東土有大乘氣象。是內學之盛。可為吾國光。而教乘之衰。亦可為西竺慨也。考佛祖統紀二十九

曰菩提達摩 Bodhis Dhamara 南天竺香至王子。出家之後。遇二十七祖般若多羅。付以大法。謂曰。吾滅後六十年。當往震旦興化。多羅既亡。師演道國中。久之。思震旦緣熟。即至海濱。寄載商舟。以梁大通元年達南海。

頃讀大唐西域記。歷考奘師所歷諸國。則小乘之信仰所在多有。摩訶衍法。梵語摩訶衍 Mahayana 閱此云大乘

然少聞。茲比次於下。用備參考。可以見大乘之提倡。實為內學家之先務矣。

**(附註)** 大乘法興於震旦。其為自利利人之法。人人知之。惟小乘法則以肆習者稀。人多略焉。茲據日人小野清之佛教哲學(一冊張絳譯商務印書館出版)簡述之。○按小乘法。大別為二宗。一俱舍宗。由俱舍論而起。

俱舍論者。世親採大毘婆沙論之意而造者。小乘有部最後之開展也。且雖由有部。亦屬經部之意也。俱舍論之內容。共三十卷九品。其初解釋萬有。次論迷之因果。又明悟之因果。最後說無我之理。

一為成實宗。由成實論而起。成實論者。世親同時代之人訶梨跋摩所著。亦可謂小乘空部最後之運動者也。成實論共有二十卷。明五聚之義。及苦集滅道之四諦。(此四諦為聲聞法。修成之者。證阿羅漢果。)

實條理秩然之問答體也。

次即根據大唐西域記。分列當時西竺各國之教乘。

一、濫波國 北印度境。按以前所歷諸國。非印度國境。故略之。

伽藍十餘所。僧徒寡少。並多習學大乘法教。

二、那揭羅國

僧徒寡少。異道百餘人。

三、健馱邏國

無著菩薩。世親菩薩。

按印度語言。「天」「世」二字不分。故舊譯曰天親(王維)詩曰「無著天親弟與兄嵩邱蘭若一峯晴」即其例也。

如意論師協尊者等本

生處也。僧徒減少。並學小乘。

此國協尊者室東有故房。世親菩薩於此製阿毘達摩俱舍論。人敬之。封以記焉。

世親室南五十餘步。如意論師於此製毘婆沙論。

四、烏仗那國

舊有伽藍一千四百。多已荒蕪。昔僧徒一萬八千。今漸減少。並學大乘。

五、鉢露羅國

伽藍雖多。荒蕪已甚。僧徒寡少。並學大乘。

六、僧訶補羅國

僧徒並學大乘。

七、

迦溼彌羅國

舊曰罽賓

國內小重閣僧徒三十餘人並學大乘。

有小伽藍一。

在佛齒伽藍東十餘里

昔索建地羅大論師於此作衆事分毘槃沙論。

八、

磤迦國

僧徒並學小乘法。

國中奢羯羅故城有一小伽藍。世親菩薩於此製勝義諦論。

九、

闍爛達羅國

伽藍五十餘所。僧徒二千餘人。大小二乘並學。

十、

屈露多國

伽藍二十餘所。僧徒千餘人。多學大乘。

十一、

設多圖盧國

自此以下爲中印度境

伽藍八所。傾毀已甚。僧徒寡少。習學小乘。

十二、

秣菟羅國



伽藍二十餘所。僧徒二千餘人。大小二乘。兼攻習學。

十三、薩他泥溼伐羅國

伽藍三所。僧徒七百餘人。並皆習學小乘法教。天祠百餘所。異道甚多。

十四、宰祿勤那國

伽藍五所。僧徒千餘人。多學小乘。

十五、秣底補羅國

伽藍十餘所。僧徒八百餘人。多學小乘教。說一切有部。(俱舍宗)天祠五十餘所。異道雜居。國內德光伽藍北三四里。有大伽藍。是衆賢論師壽終之處。○論師迦涇彌羅國人也。曾覽世親菩薩之阿毘達磨俱舍論。沉研鑽極。十有二歲。作俱舍電論。內有二萬五千頌。凡八十萬言。言深旨遠。窮幽洞微。

十六、瞿毘霜那國

伽藍二所。僧衆百餘人。並皆習學小乘法教。

十七、聖醯掣咀邏國

伽藍十餘所。僧徒千餘人。習學小乘正量部法。天祠九所。異道三百餘人。事自在天。塗灰之侶。

也。按天竺有投灰塗炭等外道。

十八、毘羅刪拏國

伽藍二所。僧徒三百人。並皆習學大乘法教。

十九、劫比他國

伽藍四所。僧徒千餘人。並學小乘正量部法。

二十、羯若鞠闍國

伽藍百餘所。僧徒萬餘人。大小二乘兼攻習學。國城西北窣堵波。唐言塔無憂王之所建也。如來在昔於此七日說諸妙法。

二十一、阿輸陀國

伽藍百有餘所。僧徒三千餘人。大乘小乘兼攻習學。國中有世親菩薩說法堂故基。

髮爪窣堵波北有一伽藍餘址。勝受論師於此造經部毘婆沙論。

又有無著講堂故基。西北四十餘里。至故伽藍北臨菟伽河。有甄窣堵波。高百餘尺。世親菩薩初發大乘心處也。



二十二、阿耶穆佉國

伽藍五所。僧徒千餘人。習學小乘正量部法。

二十三、鉢邏那伽國

伽藍兩所。僧徒寡少。並皆習學小乘法。

昔佛陀馱婆唐言覺使論師於此製說一切有部大毘婆沙論。俱舍宗

二十四、鉢邏那伽國

伽藍兩所。僧徒寡少。並皆習學小乘法。

二十五、橋賞彌國

伽藍十餘所。僧徒三百餘人。學小乘教。

伽藍東南重閣上有故甄室。世親菩薩嘗住此中。作惟識論。破斥小乘。難諸外道。

東菴沒羅林中有故基。昔無著菩薩於此作顯揚聖教論。

二十六、室羅伐悉底國即舍衛國

伽藍數百。圯壞良多。僧徒寡少。學正量部。天祠百所。外道甚多。

城南五六里。有逝多林。唐言勝林。舊曰祇陀。譌也。是給孤獨園。勝軍王大臣善施為佛建精舍。昔為伽藍。今已

荒廢。

二十七、劫比羅伐窣堵國 舊曰迦毘羅衛國譌也  
KAPILA VASTU

有伽藍一。僧徒三千餘人。習小乘正量部。

按釋迦佛即此國淨飯王之太子。

二十八、婆羅痾國 舊曰波羅奈譌也

伽藍三十餘所。僧徒三千餘人。並學小乘正量部。

婆羅痾河東北行十餘里。至鹿野伽藍。 舊為鹿野園如來  
初轉法輪處也

二十九、吠舍釐國 舊曰毘舍離國譌也

伽藍一。僧徒寡少。習小乘正量部。

國中有窣堵波。舍利子等於此證無學之果。

三十、摩揭陀國

伽藍五十餘所。僧徒萬有餘人。並習大乘法教。國中有菩提樹。樹下為佛成正覺處。

又有畢鉢羅樹。側有窣堵波。是阿若憍陳如等五人住處。又東南有窣堵波。為如來入尼連禪

河沐浴之處。

國中有竹林園。爲佛說法處。

三十一、伊爛孛鉢伐多國

伽藍十餘所。僧徒四千餘人。多學小乘正量部。

三十二、瞻波國

伽藍數十所。僧徒二百餘人。習小乘教。

三十三、奔那伐彈那國

自此以下爲東印度境

伽藍二十餘所。僧徒三千餘人。大小二乘兼修。國城之西廿餘里。有跋始婆僧伽藍。庭宇顯敞。臺閣崇高。僧徒七百餘人。並學大乘教法。東印度碩學名儒。多在於此。

三十四、迦摩縷波國

國人性甚獷暴。宗事天神。不信佛法。故自佛興以來。以迄於今。尙未建立伽藍。招集僧侶。

三十五、三摩呬吒國

伽藍三十餘所。僧徒二千餘人。並習上座部學（大乘法）

三十六、國耽摩栗底國

伽藍十餘所。僧衆千餘人。異道雜居。



三十八、羯羅拏蘇伐刺那國

伽藍十餘所。僧徒二千餘人。習小乘正量部。

三十九、烏荼國

有稱烏荼者誤也

伽藍百餘所。僧徒萬餘人。習大乘。

四十、羯餒伽國

自此以下爲南印度境

伽藍十餘所。僧徒五百餘人。習大乘上座部。

四十一、案達羅國

伽藍二十餘所。僧徒三千餘人。異道甚多。

四十二、馱那羯磔迦國

伽藍廿餘所。僧徒千餘人。多習大乘。

四十三、達羅毘荼國

伽藍百餘所。僧徒萬餘人。學大乘上座部。

四十四、摩訶刺佉國

伽藍百餘所。僧徒五千餘人。大小乘兼習。

四十五、阿難陀補羅國

此下爲西印度境

伽藍十餘所。僧徒千人。習小乘正量部。

四十六、阿耨茶國

伽藍二十餘所。僧徒二千餘人。小乘正量部。

按玄奘法師自此行二千餘里。出印度境。

右舉教乘可考者凡四十六國。以搜集匆匆。不免遺漏。但就此四十六國考之。純習大乘者只十二國耳。由是知李唐時代天竺之佛教。大乘只居四分之一。餘則多小乘法。後土耳其人侵入。印人多習回教。咸以不食豕肉爲俗矣。英吞印度之初。因發橄欖油。而使印軍拭槍。有誤傳爲豕油者。全印大憤。以爲辱己。可見近代之天竺。已悉入回教範圍。內典之學。泯無聞矣。昔康廣廈弔印度詩曰。壞殿頽垣倚夕陽。教宗霸業兩悵皇。東窮舍衛西羅馬。大地河山最黯傷。據此以觀。內學既不在天竺。則紹隆墜緒。宏揚絕學。去小乘自利之謗。倡大乘利人之方。非今日學者之要務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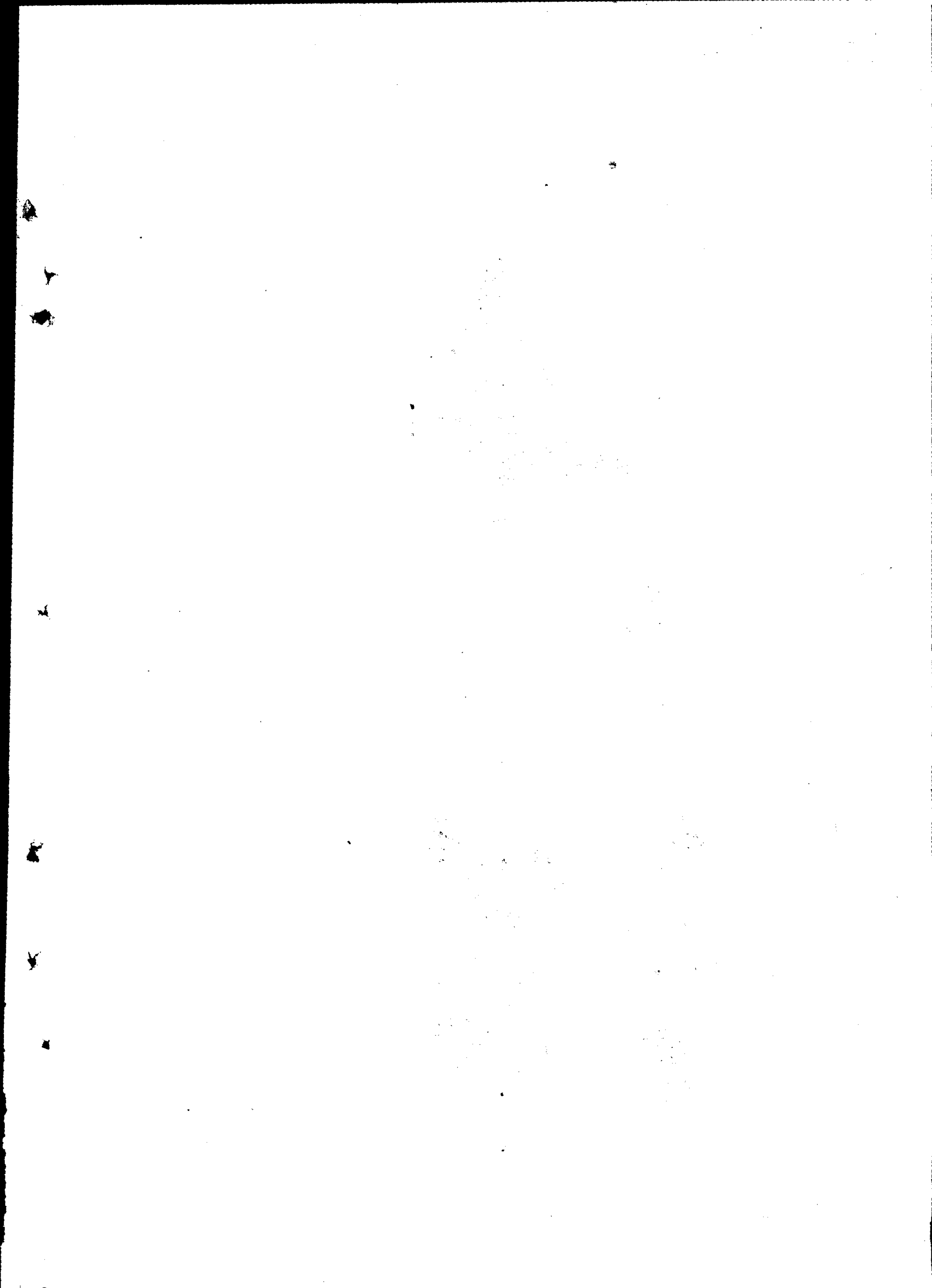
青

湯尔和題



以著





# 焦里堂年譜 初稿

王永祥

1763 清乾隆二十八年癸未二月三日先生生

先生姓焦氏。名循。字理堂。一字里堂。晚號里堂老人。世居江都黃珏橋。分縣爲甘泉人。（據事略）

曾祖名源。字文生。江都邑學生。深於易。著有讀易圖。（據事略）

曾祖母亦生于饒裕。幼年惟知作詩及畫。既于歸。與夫躬耕自給。（據先考事略）

祖名鏡。字鑑千。國學生。娶王孺人。爲明南京王吏部員外郎納諫之元孫女。慈谿令王玉藻之曾

孫女。處士王大名先生諱方魏之孫女。處士承其先吏部之學。以易教授里中。故先生祖若父俱

好易。（據事略及易餘籥錄卷一）

父名葱。字佩士。以咯血。應小試一次。即納粟爲太學生。祖遺田八九百畝。以施故家中落。復屢值

荒歲。乃稱貸於人。而施仍不懈。性情和易。無疾言厲色。口不諧謔。足不履非禮之地。聞外家王氏

說易之法。復善青鳥家言。通郭景純諸家之學。熟于焦氏易林。筮則用之。每有奇驗。娶謝孺人。無

子。乾隆甲戌年三十二。納殷孺人。始生先生。（據事略及先考事略）

按王方魏先生著有周易纂解周易廣義二書。先生集中卷十五有王處士纂周易解序。

時父年四十二歲。母謝年四十四歲。母殷年二十四歲。

時江聲四十二歲。王鳴盛四十二歲。戴震四十一歲。王昶四十歲。錢大昕三十六歲。

段玉裁二十九歲。錢塘二十九歲。王念孫二十歲。汪中二十歲。武億十九歲。孫星衍

十一歲。凌廷堪七歲。顧鳳毛一歲。

1764 清乾隆二十九年甲申 二歲

是年阮元生。元家在北湖九龍岡。與先生家相隔一湖。

按先生爲阮元之族姊夫。

1765 清乾隆三十年乙酉 三歲

循三歲。謝孺人撫育之。至十五歲。凡十有二年。寢室未嘗離側。（據先妣事略）

除夕母謝孺人抱之看門上春聯。先生呼曰。字錯矣。孺人察之。果裁字誤作裁。是日春聯。蓋新換者。孺人曰。何以知之。曰。終日見此字。今筆畫頓殊。故知其錯。於是遂口授唐人絕句詩。（據事略）

是年友人汪光燦生。

1766 清乾隆三十一年丙戌 四歲

是年仲弟律生。（據先妣事略）



是年友人王引之生。

1767 清乾隆三十二年丁亥 五歲

1768 清乾隆三十三年戊子 六歲

是年始入塾讀書。受業於表兄范秋帆先生。先生授以詩。辨別音韻。（據半九書塾後紀及事略）  
范先生出一對句云。秧鍼柳線穿不起露水珠兒。先生時無以對。請於師。師對云。雁字雲箋勝得  
過雪花銀子。（據易餘籥錄卷十五頁五）

按范秋帆名徵麟。字彬文。多識前言往行。好爲詩。日可得數十首。家赤貧。授徒外不名一錢。任  
天而動。不雕不琢。（據北湖小志）

是年父命誦毛詩。未幾隨省墓。泛舟湖中。父指水上草謂先生曰。是所謂參差荇菜。左右流之者  
也。已而讀論語。至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私心自喜。遂時時俯察物類。以求合風人之旨。（據毛  
詩鳥獸草木虫魚釋自序）

是年友人汪萊生。

1769 清乾隆三十四年己丑 七歲

1770 清乾隆三十五年庚寅 八歲

是年長妹生。

是年偶以拜壽往公道橋阮賡堯先生家。賓客甚多。壁上詩有馮夷二字。先生族曾祖績園公顧先生曰。能誦之乎。先生曰。余固能誦。當不致讀馮爲縫耳。或笑曰。此百家姓馮陳褚衛之馮。何誤耶。先生笑不已。曰。吾嘗讀楚詞。此字音皮冰切。乃馮字也。賓客大稱奇。賡堯先生以此深契先生。遂以女字之。(據事略)

1771 清乾隆三十六年辛卯 九歲

1772 清乾隆三十七年壬辰 十歲

是年次妹生。

1773 清乾隆三十八年癸巳 十一歲

是年先生初學詩。父命質諸族父熊符先生。是時聲韻未調。如燕語鼃聲。莫可究辨。而族父不以爲呢喃聒噪。一一爲之改正。獎而進之。先生于是知作詩之門徑。族父精於許氏說文。時郡中尙鮮有言說文者。先生爲六書之學。實起自族父。(據憑軒遺筆跋)

是年仍受業于表兄范秋帆先生。先生令讀古文。授以謝疊山古文軌範。遂好爲古文。(據事略)  
1774 清乾隆三十九年甲午 十二歲

是年季弟徵生。

先生時好爲小詩。父以詩品示之曰。作詩必知詩之品。讀詩品又必知作詩品者之品。司空氏立身清潔。不受僞梁之污。舊史誣之。王黃州辨明於闕文十七條。修新唐書者。乃依其說。比美元德秀陽城而傳於卓行。李唐詩人。罕有其匹者也。先生受而錄之。藏諸篋中。（據刻詩品序）

先生十二三歲時。讀三蘇文。即解爲論序。見東坡文范增晁錯諸論。思擬而效之。苦于不諳史事。乃閱漢書三國志。遞及南北史唐書五代史記。又思不明地理。何以作水經序。不通天文術算。何以作李淳風一行論。由是有研究地理天算之志。（據事略）

1775 清乾隆四十年乙未 十三歲

是年學于舅氏謝君名聯芳字蕙田（據北湖小志）

1776 清乾隆四十一年丙申 十四歲

先生承祖父之學。幼年即好易。是年夏。自塾中歸。父問曰。所課若何。先生舉小畜彖辭。且誦所聞于師之解。父曰。歷來講易者。多不能使易辭了然明暢。厭人意。惟于辭之同處。思而貫之。當得其解。如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小畜言之矣。何以小過又言之。帝乙歸妹。言于歸妹。宜矣。何以言于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言于蠱矣。何以巽又言先庚三日。後庚三日。于此求之。庶有途徑。可入童



子宜有會心。其思之也。先生於是反復其故。不可得。推之同人。族人之號咷。盡異之。先甲後甲。先庚後庚。明夷渙之用。拯馬壯吉。益憤塞鬱滯。悒悒於胸腹中。不能自釋。聞有善說易者。就而叩之。無以應也。（據易通釋自序及易餘籥錄卷一）

是年族祖父倫士翁贈先生以硯。（據不雕硯銘）

1777 清乾隆四十二年丁酉 十五歲

是年戴震卒。

1778 清乾隆四十三年戊戌 十六歲

1779 清乾隆四十四年己亥 十七歲

夏五月。諸城劉文清公時以侍郎督學江蘇。按部至揚州。先生應童子試。公課士簡肅。惡浮僞之習。試經爲詩賦。尤慎重。用是試者甚罕。先生幼從范先生學詩古文辭。至是往試。公取爲附學生。覆試日。公令教授金先生呼曰。詩中用醞字者誰也。先生起應之。教授令立俟堂下。良久。燈燭光耀。公自內出。先生拜。公止之。公視先生衣冠殊樸質。顏色甚懌。問二字何所本。先生以文藪桃花賦對。謹述其音義。公喜曰。學經乎。先生對曰。未也。公曰。不學經。何以足用。爾盍以學賦者學經。願謂教授金先生曰。此子識字。今入郡學。以付汝。詢先生所寓遠。令巡官執炬送歸寓。明日公謁。

公復呼先生至前曰。識之不學經。無以爲生員也。先生歸。乃屏他學而學經。先生之學經。實自公啟之。（據感大人賦序）

是年范華春偕先生應秋試。渡江。坐舟中。譚大興朱文公軼事。（據朱文正公神道碑後記）

是年先生友人顧鳳毛亦入學。按顧鳳毛字超宗。別字小謝。揚州興化縣人。父九苞。人稱文子先生。以通經名儒中。（據顧小謝傳）

是年詩有己亥金陵道中。

1780 清乾隆四十五年庚子 十八歲

是年讀書家塾。父授以太極西銘正蒙及周濂溪全書。此後二三年中。遂專力於此。（據事略）

是年娶婦阮。（據先妣事略）

是年與明年之間。甘泉姚先生聚徒講書於縣學之崇聖祠。偶舉宋儒張子厚之言云。天地之始。先未有人。人固有化而生者。蓋天地之氣生之也。時坐上之客詰之曰。何近世之人。不見有化生者。姚無以答。先生時在座。因曰。張子之言是也。易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必絪縕乃能化。故蛇蝎蚤蟲之屬。必生於人跡不到之處。人目不見之地。人跡所到之處。人目所見之地。其氣已爲人所動。不能絪縕矣。且物所生之地。或壁隙。或樹穴。或塵垢狼籍之處。蓋著則氣易散。藏則氣易聚。洪



荒之世。山水木石相混。其爲地也。大抵多叢雜攢坳。而少寬平廣闊。其氣易聚。故人物由氣化而生。後世人物既繁。作息飛走。既有以動其氣。山水之界亦判。寬平廣闊。又無以藏其氣。故但有形化而不見有氣化。物有氣化。人遂不見有氣化也。四坐俱以爲然。姚先生亦深許之。其徒徐復。明日。乃問學于先生。（據易餘籥錄卷十一頁九）

按據揚州畫舫錄卷八云。徐復字心仲。西南鄉董家老壩人。其鄉重耕而輕讀。復不欲爲農。寄食都天廟中。供洒埽之事。暇則讀書。雖冬月無被不輟也。江都焦明經循。適寓廟中。壯其志。邀之于家。授以毛詩周官禮諸經。徐稍稍通之。尋補弟子員。于九章六書之學。頗有得焉。近著論語疏證。

1781

清乾隆四十六年辛丑 十九歲

是年。先生始有志於經學。自毛詩始。適試于泰州。購金壇劉君始興所著詩益歸。（據詩益序）

此一二年間。先生宿西門外都天廟中讀書。（據書江都兩生）

按據畫舫錄。都天廟在大儀鄉磚道上。道旁荒塚如奕。草深沒踝。路燈如螢。連貫不絕。有如來石塔八稜刻佛像。以鎮鬼也。

此一二年間。始讀爾雅。又見陸佃羅願之書。心不滿之。思有所著述。以補兩家所不足。創毛詩鳥



獸。草。木。虫。魚。釋。初。稿。就。而。復。易。者。三。（據毛詩鳥獸草木虫魚釋自序）  
是年顧超宗丁父艱。

1782 清乾隆四十七年壬寅 二十歲

是年丹徒吉渭巖先生來主安定書院講席。先生往謁。勉以經學。遂與興化顧超宗同入院讀書。其尊人文子先生。以經學名。先生就超宗問焉。遂用力於經學。（據事畧）

按據揚州畫舫錄卷三。當時揚州校課士子。惟安定梅花兩書院。梅花書院在廣儲門外。明湛若水書院故址也。安定書院在三元坊。建于康熙元年。祀宋儒胡瑗故名。

又按揚州畫舫錄載安定學院二十三人姓名云。吉夢熊字渭巖。乾隆癸未進士。

時王光祿鳴盛新刻尙書後案成。以數十部寄院長吉渭巖先生。屬示諸肄業者。先生得其一。日夜翻閱。月許。遂能言其畧。（據事畧）

是年子廷琥生。

1783 清乾隆四十八年癸卯 二十一歲

春。謝孺人病瘳。臥牀兩月。（據先妣事略）

是年於劉君昆珊家。始識葉霜林英。（據葉霜林傳）

按據畫舫錄記江都書家云。葉勇復字英多。號霜林。江都諸生好歐陽通書法。摹之逼肖。善評話。言古人忠孝事。慷慨激發。座客凜然。

1784 清乾隆四十九年甲辰 二十二歲

冬十月。少宰謝金圃先生墉督學。歲試揚州。重經學。先生往試。得拔取食廩餼。(據事畧)是年顧超宗亦食餼。

1785 清乾隆五十年乙巳 二十三歲

春。父疾作。筮之不吉。盡取人所欠券焚毀之。(據半九書塾後記)

四月二十九日。父卒。九月初五日。母謝孺人亦卒。

先生居父喪。自殮及葬。八閱月。未一櫛沐。飲食起臥。不離喪次。靈前一燈。時聞哭聲。謝孺人病痢。便溺必審。視察形色。以商諸醫。孺人歿。哀毀如前。(據事畧)

時三弟季蕃。年已十二。以才鈍。習貨殖。先生念貨殖全倚心計。非敏黠者不能勝任。愚可明。柔可強。惟在學問思辨之功。因呼弟令仍習儒。弟亦不欲爲賈人。是時父殯在堂。乃於殯前授以諸經。兼及屬文之法。先生性卞急。時大聲疾呼。迫以榎楚。弟泣涕順受。而請問不衰。三更風雨。四壁虫聲。繡帷吹起。一燈如豆。刺刺終夜。聲爲之暗。繼之以哭。弟亦哭。母謝孺人聞之。且起而哭。(據事



略)

既丁憂。輟舉子業。乃徧求說易之書。閱之於所疑。皆無所發明。(據易通釋自序)

是年顧超宗先生丁祖母艱。時時來湖中。居先生半九書塾中。抵足夜語。里有與先生不相能者。各負氣相角。超宗切責先生曰。奈何外用其神若此。倘先下之。彼出不意。怨即解。胸有此累。何以爲學。值怨家壽日。超宗趨先生往拜祝。(據顧小謝傳及事略)

冬十二月二十四日。合葬父母于本宅東數十步。(據先攷妣事畧)

1786  
清乾隆五十一年丙午 二十四歲

是年朱石君先生珪主江南試。一聞試題。先生即作過位升堂考一篇。已而魁墨出。竟如先生所言。時人頗爲先生惜。先生惟悲感而已。(據答鄭耀庭書)

時連歲大飢。先生疊遭凶喪。負債日迫于門。有良田數十畝。爲鄉猾所勒買。得價銀僅十數金。時米乏。食山薯者二日。持此銀。泣不忍去。適書賈以通志堂經解(缺八種)問售。需值三十金。所有銀未及半。謀諸婦。婦乃脫金簪易銀。得十二金。合爲二十七金。問書賈。賈曰可矣。蓋歎歲寡購書者。而棄書之家。急於得值也。是夕餐麥屑粥。夫妻相對。殊自憐也。(據修葺通志堂經解後序)

是年詩有荒年雜記九首。



1787 清乾隆五十二年丁未 二十五歲

是年始糊口授徒于城中壽氏之鶴立齋甫之館之夕夢嫡母自門外至如幼時撫摩鞠育呼乳名曰橋慶被薄吾憂爾寒急開目無所見一燈在几上尙明（據書徐文長集後）

是年顧超宗先生以梅氏叢書贈先生曰君善苦思可卒業于是也是爲先生用力學算之始

（據事略）

後漢書訓纂者元和惠徵士棟所著書也是年先生授徒城中與汪君晉蕃之居近（按晉蕃即汪光燧江都人與弟掌廷同以文學名晉蕃深於尙書尤好易先生爲之立傳）晉蕃家多藏書每借閱而是編與焉（據後漢書訓纂序）時汪氏晉蕃兄弟與先生交甚歡興化二顧超宗仲嘉亦讀書郡城中往來譚藝契若金石（據亡友汪晉蕃傳）先生嘗冬夜與晉蕃飲汪容甫齋閣快論至三鼓雪深二尺許容甫酣臥榻上睨曰他人不易有也（據汪晉蕃傳）

壽氏之客有潘君掌絲者詩人也每過先生論詩必稱有黃子春谷者年最少將來必以詩名先生知黃春谷自此始（據黃次和七十壽序）

是年以所撰序事文就正于汪容甫容甫令焚之曰序事文須無一語似小說家言當以左傳國語史記漢書爲之鵠（據事略）

在壽氏館。偶閱王伯厚詩地里考。苦其瑣雜。無所融貫。更爲考之。此爲毛詩地里釋之初稿。（據毛詩地里釋自序）

在壽氏館復改定十九二十歲時所草之毛詩草木鳥獸虫魚釋初稿。（據毛詩草木鳥獸虫魚釋自序）

冬。江子屏與葉霜林至。霜林前匍匐再拜不起。先生驚不敢答。繼而從容言曰。吾有子。欲從君游。此所以乞也。明日其子至。先生授以學。（據葉霜林傳）

1788 清乾隆五十二年戊申 二十六歲

春二月。作王處士纂周易解序。處士即先生祖母之祖父。以易教授鄉里之王大名先生也。

冬十一月。顧超宗卒。先是夏月。超宗病瘧。超宗素讀醫書。頗泥其法。自用藥療治。及冬十一月。遊吳中歸。忽變哮喘。遂歿于郡城王君思雷家。年僅二十有七。超宗學音韻律呂于嘉定錢教授塘。撰有楚辭韻考。入聲韻考。毛詩韻考。皆得錢君之指。又撰毛詩集解。童子求雨考。三代田制考。均未成。（據顧小謝傳）

是年詩有巴貞女挽歌。戊申元旦哭顧超宗。

1789 清乾隆五十四年己酉 二十七歲



春。乞汪容甫札。求謁劉端臨先生。以事未果。渡江。（據與劉端臨教諭書）

是年始交黃次和黃春谷兄弟。次和長先生十四年。先生時時飲食于次和之雙橋一石一梅花書屋。（據黃次和七十壽序）

1790 清乾隆五十五年庚戌 二十八歲

是年館于深港卞氏地。瀕江多茂林修竹。無往來之煩。日坐小齋。窮核禮經。撰羣經宮室圖二卷。凡九類。曰城。曰宮。曰門。曰屋。曰社稷。曰明堂。曰壇。曰學。爲圖五十篇。（據事略）

是年胡希呂侍郎歲試揚州。已試詩古矣。以能者少。令學師各舉所知。李齋生教授。乃舉先生。試稻孫及九方歎相馬兩賦。擢置第一。（據事略）

八月。亡友顧超宗安葬。先生哀之。作招亡友賦。

冬。自泰州歲試歸。吐血七日。每吐盈許。醫者以爲中死法。乃戒不飲酒。（據事略及復江艮庭處士書）

是年病後。門人刻羣經宮室圖。吳中處士江艮庭聲。以書規之。先生以書往復辨論。（據復江艮庭處士書）

1791 清乾隆五十六年辛亥 二十九歲



是年館于牛宅。牛故揚州司馬。居郡城。以詩酒自娛。好賓客。因識吳縣周采巖。效其作工筆畫。

(據事略)

按據揚州畫舫錄記江都畫家云。周瓚字采巖。吳縣人。少學花卉。既成。學界畫白描人物。而大幅工筆山水。出奇無窮。遂成名家。兄蘭坡精于醫。

是年應胡希呂侍郎歲試。又得優等。侍郎數稱譽于學師。學師遂補舉先生爲優生。時合郡之人。無不以先生必得優貢。或欣慶之。或嫉忌之。紛紛籍籍。乃以他事。侍郎與奇大中丞議。不合作罷。

(據答鄭耀庭書)

由二十五館于壽氏至此。改定所箸草木鳥獸草木蟲魚釋稿爲三十卷。(據毛詩鳥獸草木蟲魚釋自序)

是年王述菴侍郎和以按事至高郵句容。道經江都。晤汪員外對琴。(按即汪晉蕃之父)言于京師。見先生所爲文。眷眷問學業近况。員外還。即語先生。先生感激涕零。然未晉謁也。(據上王述菴侍郎書一)

1792 清乾隆五十七年壬子 三十歲

是年館于郡城鄭氏。(據事略)

是年科試。胡希呂侍郎于講書前一日。諭士子各陳語孟中獨得之見。次日于講堂面相問難。先生以夏時解進。越數日。應優生試。復發春秋三傳疑滯十數條。詩古試山童隔竹敲茶白賦。試既竣。于閣郡選取十人進署。各試以文藝。先生是日作試帖十首。並蒙稱獎。侍郎贈以手書洛神賦小楷石刻。(據事略)

秋復於汪晉蕃處。借閱惠徵士棟所著後漢書訓纂。因細爲校定。且序之。(據後漢書訓纂序)

九月。少子廷繡生。

三十三十一二年間。以古文與鄭柿里舍人相靡切。時舍人篤好昌黎。而先生學柳州。嗜好微異。(據鄭舍人文集序)

按事略云。府君生平最愛柳州文。二十年學之不倦。謂唐宋以來一人而已。昌黎文未能及也。後人多斥柳州爲王叔文之黨。府君雪之。田山蘊古歡集。論柳州與府君合。府君屬方君鉄珊書之。張于壁。馮山公。王西莊兩先生。亦論叔文事。府君錄之于道听錄。謂其立論平允。足洗不讀書者隨聲附和之陋習。

此一二年間。與江都黃春谷。甘泉李濱石。鍾泗。時共詩酒。晨夕過從。(據兩君咏詩序)

是年詩。有哀小甲。哀王準。

1793 清乾隆五十八年癸丑 三十一歲

春作咎由人已對。示二李生。謂「君子讀書稽古一畝之宮。可以宅身。自食其力。以全其天……願介而窮。毋辱而顯也。介而窮。身屈而心伸也。辱而顯。身伸而心屈也。」

是年在安定書院見方君仕煌。言王述菴侍郎告假歸里。遍求當世名士。計及於先生。因以所刻羣經宮室圖一函。交方仕煌介呈于侍郎。作上王述菴侍郎書一。

按王昶于是年辭職歸里。與王鳴盛錢大昕等詩酒爲樂。賓客盛一時。與大興朱筠皆以好士著稱。

是年歲試。講書前一日。先生以孟子千歲曰至解進。胡希呂侍郎稱獎如前。（據事略）

此一二年間。江艮庭先生尙書集注音疏出。其書用篆。不識篆者莫之能目也。書賈自吳中携十部來。無售者。先生買其一。費十日力閱一過。（據事略）

1794 清乾隆五十九年甲寅 三十二歲

秋。與李濱石同舟。試于省。八月二十日。復與濱石歸。（據李嵩泉墓志銘）

秋七月。表叔王容若卒于半九書塾。先生祖母容若之姑也。居先生家凡五十年。（據表叔王容若墓志銘）



秋草創加減乘除釋稿（據自序）

是年汪容甫卒。

是年詩有惠民阿姊行。哀李鍾源。

1795 清乾隆六十年乙卯 三十三歲

是年阮元督學山東。招先生往遊。以正月往。

按阮元于五十八年六月奉旨放山東學政。七月到洛南。是年正月。出試東昌臨清。二月回省。

三月出試青州萊州登州武定四屬。四月杪回省。先生到山東後。即隨之歷試各屬。

二月。客臨清校士館中。有客自外至。長八尺餘。破帽羊裘。白鬚蕭蕭然。坐與道名姓。乃知偃師武君虛谷。名億。先生耳聞之久矣。聞之益都段松苓曰。虛谷每食麥一斗。高粱酒十斤。是日先生于席間問之。虛谷掀鬚笑曰。天下豈有此人。也。半庶可耳。虛谷精於金石。通諸經。是夜與先生共宿。議論頗洽。（據武虛谷先生手札跋）

三月二十日。在濟南。與孫淵如觀察書。論考據著作之非。謂「仲尼之門。見諸行事者曰德行。曰言語。曰政事。見諸著述者曰文學。自周秦以至於漢。均謂之學。或謂之經學……未聞以通經學者為考據。善屬文者為著作也……經學者以經文為主。以百家子史天文術算陰陽五行六書。

七音等爲之輔。彙而通之。析而辨之。求其訓。故核其制度。明其道。義得聖賢立言之指。以正立身。經世之法。以己之性靈。合諸古聖之性靈。並貫通于千百家著書立言者之性靈。以精汲精。非天下之至精。孰克與此。本朝經學盛興。在前如顧亭林。萬充宗。胡朏明。閻潛邱。近世以來。在吳有惠氏之學。在徽有江氏之學。戴氏之學。精之又精。則程易疇。名于歙。段若膺。名于金壇。王懷祖。父子名于高郵。錢竹汀。叔姪名于嘉定。其自名一學。著書授受者。不下數十家。均異乎補苴掇拾者之所爲。是直當以經學名之。烏得以不典之稱之。所謂考據者。混目于其間乎。」

四月初一日。同儀徵江安甘泉阮鴻。遊登州蓬萊閣望海。作登州觀海記。（據登州觀海記）

在濟南。于灤源書院馬秋藥院長座上。識徐惕菴太守。已而屢會于大明湖之水木明瑟軒。惕菴名大榕。常州武進縣人。爲人磊落善談。工詩。長于書法。在濟南書一帖以贈先生。又與先生同遊濟南佛谷龍洞諸勝。（據徐惕菴太守手書帖跋）

五月六日。歸揚州。（據武虛谷先生手札跋）

是役有遊山左詩鈔一卷。（據事畧）

集中山左詩。有乙卯閏二月三日小滄浪亭修禊。佛峪龍洞。官柳哀郎。炳露筋祠。汜水漁溝。陰平西旺。長山途中寒食。青州五首。登州雜詩四首。江定甫贈刀作詩酬之。寒亭芸台學使招同馬徐



顏孫江諸人小滄浪亭雅集。半城歷下亭。章邱道中。牛山。阮學使試登州畢。邀遊蓬萊閣。濰河。六月幼子廷繡殤。〔據殤孫家志〕

七月。書塾中玉蘭忽大放花。與春月無異。人以爲奇。先生竊憂之。已而花落。玉蘭遂萎。此花爲先人手植。高數丈。圍二尺許。遂截其上半。存根株。壅土作邱。名之曰木蘭冢。通人名士。爲詩詠之。

〔據易餘籥錄卷十九頁七〕

是年。鄉試。同號生刺刺談經。大約祖鄭康成而左。朱考亭。明日題下。爲旅酬下爲上。是生則深斥朱注之非。以爲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觶于其長。非古義。先生詰之曰。此正鄭氏注。而朱子依之。未易也。君謂鄭氏爲學者所當守而不可易。然則此獨千慮之一失。而朱子偶拾之耶。其人默然。〔據易餘籥錄卷三二頁七〕

八月。以梅文鼎所著弧三角舉要。及環中黍尺二書。撰非一時。繁複無次。叙戴東原所著句股割圓記。又務爲簡奧。變易舊名。恒不易了。乃取二書參之。竭二旬之功。爲釋弧三篇。上篇釋正弧絃切之用。中篇釋內外垂弧之義。下篇釋次形及矢較之術。〔據先生自序及錢大昕序〕

九月。錢塘朱臙齋文藻。自山東來。携武虛谷致先生函。時虛谷授經臨清書院。〔據武虛谷先生手札跋〕



十月朔日。作武虛谷先生手札跋。

由三十歲至是年。又改訂毛詩鳥獸草木蟲魚釋稿。(據毛詩草木蟲魚釋序)  
是年冬。阮元移督兩浙。復招君往遊。遂偕子廷琥往越。

按是年八月。阮元奉旨調任浙江學政。十月乞假至揚州展墓。十一月至杭州。先生當與之偕往。

過吳門。以釋弧三卷。請益于錢大昕。大昕序之。

冬。在浙得益古演段。測圓海鏡兩書。急寄李尙之。尙之喜甚。爲之疏通證明。又得秦道古所爲數學大略。(據衡齋算學記)

按李銳字尙之一字四香。元和縣學生員。精于歷算之學。與陽城張古愚。同邑顧千里友。阮元  
擘經室集。有李尙之傳。又汪孝嬰者。名萊。亦專精算學。前與先生訂交于秦淮旅舍。先生有孝  
嬰別傳。李汪二人皆先生石交。先生衡齋算學記云。予幼好九九之學。雖求之古書而不能得。  
其指歸。自交吳中李尙之銳。歙縣汪孝嬰萊。得兩君切磋之益。于此藝少有進。而兩君亦時時  
以所得見示。令商論其可否。

在浙。與江良庭先生長子貢庭。名鏐。號補僧者。居同室。出則共一舟。情好最密。先生時舉尙書集

注音疏新義。及不用鄭注而用僞孔者相質。貢庭詫焉。嘗行富春江上。先生著野服。散髮放歌。補僧瞑目凝立誦佛。舟故有伎。伎揚與客榻。僞至是伎驚以爲怪。避去。時以爲噓。〔據江處士手札跋及事略〕

是年以所著釋弧數則。上書于凌廷堪先生求教正。時凌廷堪三十九歲。爲寧國府學教授。專力于禮經。〔據凌廷堪明年與先生書〕

1796 清嘉慶元年丙辰 三十四歲

春渡錢塘。由山陰四明至甬東。訪萬氏遺書。子廷琥隨侍。〔據事略〕

在浙代阮侍郎撰萬氏經學五書序。謂「爭之說有二端。未深核乎衆說之本原。私臆所屬。求勝先正。此不可者也。力學之久。積疑成斷。了然有得于心。以補正前人之缺與誤。此學經者所不可廢也。」

二月。在寧波校士館中。以弧線之生。緣于諸輪。輪徑相交。乃成三角之象。輪之弗明。法無從附也。乃又爲釋輪二篇。上篇言諸輪之異同。下篇言弧角之變化。以明立法之意。由于實測。〔據先生自序〕

四月。作豫章沿革考序。



六月。廷琥患濕幾危。先生送之吳中就醫。歸家。七月。復爲金衢之遊。（據事略）  
八月。往秀水。旋遊吳興。

九月。到錢塘。作答羅養齋書。論選詩之法。謂「選詩之法。當就一人之身。先論其所處之境。究其所學之派。然後就其派而求之。以存一家之學。若立一成見。比天下而從之。其本然之面目。既失。而一己之見。烏保其不偏。」

按揚州畫舫錄卷十三。羅浩字養齋。歙人。居海州之板浦場。與凌廷堪爲戚。自經史書數。無不涉獵。最精星命之學。

先生以所著釋輪二篇。有數條。未能以舊說爲信。作上錢辛楣少詹事論七政諸輪書。求教正。並惠寄群經宮室圖兩部。一呈大旂。一求轉致李尙之。（據先生上錢大旂書及大旂與尙之覆札）  
九月。于吳興舟次。作釋橢一卷。（據自記）

十二月歸。有遊浙江詩鈔一卷。（據事略）

是年詩。有哀顧之遶。香樟。烏蓬。江鱸柱。晚泊慈谿。林庾泉歸天長。索余詩爲母壽。禹陵。同年哥。江山船。鷓鴣鳥船。由藍谿至金華道中。阻風燕磯三日。病滯下甚劇。病愈有作。天界寺。自平望之崑山。邳州渡西湖四首。雪後泛舟。生日有作。從芸台學使按試紹興。和學使呈諸友原韻。送人歸東吳。



湖州弔吳園次太守。舟宿富陽和蔣竹塘孝廉韻。七里瀨登子陵釣台。出七里瀨行建德道中。過藍溪至蘿菴灘。過帽頭灘至龍游。錢塘江。孝娥江。錢清江。復過梁湖。紹興試院夜興。渡錢塘江。望六和塔。之衢州望家書不至。

1797 清嘉慶二年丁巳 三十五歲

是年授徒村中湯氏（據抄王築夫異香集序）

先生始好食蒜而惡韭。筵有韭則遠其坐。是年授徒村中。見畦中韭肥秀可愛。試食之善。每食遂不能去。（據贈方鉄珊序）

八月抄同鄉文人王築夫異香集而序之。（據抄王築夫異香集序）

六月與汪晉蕃書述學。謂「今歲村居訓蒙。以爲無舟車跋涉之苦。然而去家太近。則瑣屑之事。頗聞于耳。而累于心。兼之有溼熱痔瘡諸小疾。不時煩擾。殊自悶悶。兩月以來。惟有兩事。自課其一。算法其一。形家之書。算法學習有年。大約皆苦究其難者。與者近來于至淺至近處求之。頗覺向之至難。至奧。與至淺。至近者。原屬一貫……今欲括九章之條。且核難題之本原。而以一線通之。著爲加減乘除釋一書。方立稿本。約歲許乃可成也。」

十二月大寒日。授徒村中。無酬應之煩。取甲寅秋草創之加減乘除釋舊稿。細爲增損。得八卷。序

之。

是年友人程定甫將遊京師。同人繪圖賦詩以相贈送。先生作序送之。

按程定甫伯仲四人中之深于詩。魏公深于書。一亭深于禮。定甫深于易。（據送程定甫赴京

師序）

是年有以朱陸陽明爲問者。先生因作良知論以答之。謂「紫陽之學所以教天下之君子。陽明之學所以教天下之小人。紫陽之學用之于太平寬裕。足以爲良相。陽明之學用之于倉卒苟且。足以成大功……良知者良心之謂也。雖愚不肖不能讀書之人。有以感發之。無不動者……然則爲紫陽陽明之學者。無容互訾矣。」

是年詩。有人日立春汪比部對琴先生會郡中諸老輩賦詩屬余步韻。丁巳十二月立春前一日。小集李冠三寸草齋中詠者十三人。

1798 清嘉慶三年戊午 三十六歲

三月望日。與王引之書。痛論考據之非。書曰「接讀手書。欣慰之至。又晤鄭君星北。言足下以鄙作釋。寫錄置之座間。相愛之深。一至于此。叩頭叩頭。循于算術。生平最篤信而深好之。蓋十數年于茲矣。自謂學問之道。在體悟。不在拘執。故不憚耗精損神。以思其所以然之故。雖知無用不



能舍也。向亦爲六書訓故之學。思有以貫通之一。滌俗學之拘執。用力未深。無所成就。阮閣學嘗爲循述石臞先生解終風且暴。爲既風且暴。與終窶且貧之文法相爲融貫。說經若此。頓使數千年淤塞。一旦決爲通渠。後又讀尊作釋辭。四通九達。迥非貌爲古學者可比。循嘗怪爲學之士。自立一考據名目。以時代言。則唐必勝宋。漢必勝唐。以先儒言。則賈孔必勝程朱。許鄭必勝賈孔。凡鄭許一言一字。皆奉爲圭璧。而不敢少加疑辭。竊謂此風日熾。非失之愚。即失之僞。必使古人之語言。皆佶厥聱牙。而不可通。古人之制度。皆委曲繆重。而失其便。譬諸懦夫。不能自立。奴于強有力之家。假其力以欺愚賤。究之其家之堂室牖戶。未嘗窺而識也。若以深造之力求通前儒之意。當其散也。人無以握之。及其既貫。遂爲一定之準。其意甚虛。其用極實。各獲所安。而無所勉。彊此亦何據之有。古人稱理據根據。不過言學之有本。非謂據一端以爲出奴入主之資也。據一端以爲出奴入主之資。此豈足以語聖人之經。而通古人聲音訓故之旨乎。循每欲芟此考據之名目。以絕門戶聲氣之習。敢以鄙見相質。吾兄以爲何如。石臞先生廣雅疏證。梗概稍聞于阮公。刻成望賜一部。吾兄釋辭亦宜早出。與疏證相輔而行也。」

按此書雕菰樓文集未載。見羅振玉輯印昭代經師手簡二編。茲全錄之。

春。刪定毛詩草木鳥獸虫魚釋舊稿爲十一卷。以考證陸璣疏一卷附于末。凡十二卷。計自辛丑。



壬寅年至此已十七年易稿者六次矣。

秋九月省試被落。因溫習舊業。取昔所論六觚八綫未成之帙。刪益爲釋弧上卷。而刪合舊作上中二卷以爲中卷。自爲之序。

是年與高郵沈方鍾鈞晤于金陵之旅舍。方鍾語先生曰。六月下弦。歲星交于月星。貫弧背。自兩角間出。使月本圓。則星宜爲魄所蔽。木星高于月。今從兩角間出。絕無所蔽。則月之體非圓者矣。先生作釋月以答之。（據釋月及易餘籥錄卷六頁九）

冬寫柳子厚非國語。（據書非國語後）

是年詩有歲乙卯熊柱卿邀同人于塔影園爲文酒之會。今三年矣。柱卿復修前事。人倍于昔。而舊日同人則沒者與未至者居其半分。賤擲管感慨係之。即以寄凌二仲子。

1799 清嘉慶四年己未 三十七歲

三月。以往歲仁和胡學院督學揚州。以隔溪漁舟命題。去秋鄉試詩題。又命以曉策六鰲。于是友朋就先生索觀詩品。而門人子弟復請寫錄而習誦之。先生苦其煩。且無善本。因以幼年所藏詩品授之梓。且爲之序。

十一月作毛詩草木鳥獸虫魚釋自序。

冬十二月。作天元一釋自序。

1800 清嘉慶五年庚申 三十八歲

四月。阮元由浙督任。以書招先生。十月。遂再作武林之遊。寓居節署誠本堂之東偏。與吳門李尙之同屋居。共論經史。窮天人消息之理。（據誠本堂記）

按阮元于嘉慶三年九月。浙江學台任滿入都。去年十月。奉旨署理浙江巡撫事務。十一月到浙。今年正月。實授浙江巡撫。

梅勿菴先生（即梅文鼎）手批西鏡錄一冊。元和李尙之得諸吳市。先生窮三日力。自寫一本。（據書西鏡錄後）

時刑部汪君芝亭。主師席。其齋閣與先生寓處相對。君晚夕課徒之暇。每過論詩。相與甚歡。以所藏喬劍溪大歷詩畧相示。先生爲書其後。（據書喬劍溪選大歷詩後）

是年。阮元在浙平海盜。先生作神風蕩寇記後記二篇紀之。

十一月。讀李尙之所補宋金六家術。作修補六家術序。

時談階平教諭。客督學劉侍郎幕中。時過先生寓舍。互相証訂古算之學。甚獲友朋講習之益。

（據開方通釋自序）



是年詩有燕磯阻風。

1801 清嘉慶六年辛酉 三十九歲

正月作開方通釋自序。

春回揚州。送子廷琥至泰州院試。是年子廷琥及弟季徵皆入學。先生在泰州一月。手錄王曉菴遺書三冊。計十四卷。曉菴書未刻。有寫本。藏于湖州施氏。先生借而錄之。所寓之地。即爲陳曙峰太史之會心樓。亦佳話也。（據事略）

四月往武林。（據孝女王淑春墓碑）

五月作勘倭本鄭注孝經議。

十月前歸揚州。十月復往浙。（據孝女王淑春墓碑）

十月。晤朱右甫孝廉于武林節院。右甫名爲弼。求先生作慈竹居詩。

按定香亭筆談卷二云。平湖朱椒堂爲弼。通經學。兼長詞翰。成童喪父。其祖含叔。以兄事牽累。羈成都獄。待質三十餘年。始歸。旋卒。椒堂事祖母高母吳。克盡孝養。撫諸弟讀書。皆成立。方蘭士爲寫慈竹居圖。

是年汪孝嬰來揚州。語以益古演段測圓海鏡之學。（據衡齋算學記）



是年。先生舉于鄉。友人李濱石亦舉于鄉。（據事略及兩君咏詩序）

是年詩有辛酉元日登吳山第一峯。題范賜湖廣文松下采菊圖。王江涇登鷄鳴埭與兒子廷琥聯句。送汪孝嬰之六安。同孫蓮水游龍井。遂至理安寺。題安定書院壁。張古愚太守招飲。

1802 清嘉慶七年壬戌 四十歲

正月二十二日。以會試離家赴京。母送至舟中。舟已過橋甚遠。母尙立峯側。翹首而望。（據壬戌會試記及答鄭耀庭書）

二月十七日。至京師。寓南柳巷鄭柿里舍人寓中。（據壬戌會試記）

春。汪孝嬰自六安寄一書來。甚言秦道古（數學九章之著者）李仁卿（測圓海鏡之著者）二家之非。而剖析其可知不可知。即衡齋算學之第五冊也。（據衡齋算學記）

三月初四日。與諸同年生公謁座師英煦齋侍郎于史家胡同。侍郎見先生甚喜。曰。吾知子之字里堂。江南老名士。屈抑久矣。先生蹙然。侍郎曰。考試不必趨風氣。主師好尙之不同。往往至于相反。莫如據己之所學。而自用之。一聽人之去取。庶不失乎己耳。（據會試記）

三月初八日。入場應試。十六日。王伯申來。贈以所著周秦名字解詁。（據會試記）

按伯申即王引之。以嘉慶四年成進士。授翰林院編修。是時正服官京師。

四月初四日。謁大興朱文正公于西華門之北池。門外車如織。大半皆海內寒士。入門闐然。如無人。公衣緋色舊袍。凝立階上。一童子扶之。令先生坐於左。公遂縱論經學理學。旁及詩文。無一外語。（據朱文正公神道碑後記）

按是年朱珪七十三歲。以戶部尚書拜協辦大學士。仍加太子少保銜。

四月十二日。往南海店雙關廟見英煦齋師。告歸期。師方下值。見之太息曰。命也。命也。吾所見試文二百餘首。惟子文第一次則王尚旛。吾曾於南齋中。向彭芸楣朱石君兩先生。道子文之善。時彭先生亦舉江西一佳篇。榜發皆無之。吾與彭公相對默然。（據會試記）

四月二十六日出都。五月二十日抵家。作壬戌會試記紀之。（據會試記）

會試詩。有吳玉松太史言刑部戴金溪嘗道僕所著書。明日至鐵廠訪之。塵尾。泊車邏。鰍魚口。堰頭。遇談階平。劉智廟。任邱道中。題闌中壁。崇效寺看花。同鄭柿里劉芙初唐竹虛。汪珊樵游釣魚台。贈別汪珊樵。鄭州。白溝河答濱石。北征曲。

歸家後詩有村居草木詩十一首。壬戌五月晦日。江文叔邀集康山草堂。

歸後舉江艮庭尚書集注音疏。王鳴盛尚書復案二書異同。筆記之。謂之王江尚書。載入道聽錄。

（據事畧）



立秋後病瘡癒。(據書非國語後)

秋。阮元自浙督任。復以書招先生往遊。母曰。歸家才兩月。又行。吾近年多病。甚不似往年強健矣。翌日上船。母以鮮鯖魚四尾。盛水桶中。令婢携置船上。母曰。恐路上澹泊。可烹食之。先生留二尾在家。帶二尾行。(據答鄭耀庭書)

在浙。顧千里贈孫吳兵書。訪李尙之臧在東。(據抗州雜詩)

在浙。與歙縣程瑤田先生同處。瑤田出所著喪服足徵記。先生以十日之力讀之。歎其精善。且代阮撫軍作喪服足徵錄序。

按瑤田所著九穀考。先生嘗手錄之。先生撰羣經宮室圖。及學算記成。必就正于瑤田。瑤田著通藝錄。每刻一卷。亦必寄先生。互相證訂。(據事略)

在武林節院。復與朱右甫晤語百餘日。跋其蜀道歸裝圖。(據蜀道歸裝圖跋)

西洋人蔣友仁。乾隆二三十年間。進坤輿全圖。謂日月五星不動。而地球動。錢大昕奉旨潤色爲地球圖說一卷。而友仁之圖。卷中佚去。去年阮撫部屬元和李尙之。按其說中所云補之。原有二十一圖。尙之補得二十。尙缺其第十圖。是年秋。撫部以尙之所補。令先生詳之。先生校正其二十一圖。復爲補撰一圖。以明地輪內外之理。且爲之補說以明之。(據易餘籥錄卷六頁十一)



八月二十六日。孫貴齡生。（據湖莊圖跋）

冬十月。從浙歸。以思母心切。故在越屢爲思歸。從此決意家居。不復作遠游計矣。（據事略及答鄭耀庭書）

歸家後。寒牕無事。與子弟門人論說。以王鳴盛孫星衍所集之本爲質。考而核之。編次成禹貢鄭注釋一卷。十二月。腊日序之。專明班氏鄭氏之學。于班曰志。於鄭曰注。而以禹貢水經山水地澤所在一篇。條列而辨之于其末。（據禹貢鄭注釋序）

先生每得一書。無論其著名與否。必詳闡首尾。心有所契。則手錄之。此一二年間。嘗編之名道聽錄。（據里堂道聽錄序）

先生自弱冠。即學易。至今年二十年中。奔走于科場。兼習他學。未嘗專也。自是年後。始專于學易。（據易廣記）

在浙詩。有阮中丞得陶陵鼎。送置焦山。邀同人以詩賡之作五言一首。與朱椒堂月下聯句六首。杭州雜詩二十二首。

1803 清嘉慶八年癸亥 四十一歲

是年以母疾不果出遊。授徒于家。（據湖莊圖跋）

是年先生于易始盡屏衆說一空已見專以十翼與上下兩經思其參互融合脉絡緯度。（據誓先聖先師文）

先生于丁未歲（二十五歲）閱王伯厚詩地理考苦其繁雜無所融貫更爲考之迄今十七年始撰成毛詩地理釋四卷三月自爲之序（據事畧及毛詩地理釋自序）

夏四月雨累日驅童剪芍藥之既殘者就其畦種葵及野菊適佃客自城中歸汪晉蕃寄江文叔學圃詩及和詩來先生爲作學圃記（據學圃記）

五月午日自書貞女辨後（據自書貞女辨後）

秋八月有走馬來者叩門甚迫童子驚相告先生視之則汪孝嬰也延入塾中對飲于豆花菴乞先生序其衡齋算學中秋前一日先生序之（據衡齋算學序）

八九月間成論語通釋初稿先是夏五月鄭柿里舍人以書來問未可與權適門人論一貫不知曾子忠恕之義因推而說之凡百餘日得十有五篇曰一貫忠恕曰異端曰仁曰聖曰大曰學曰多曰知曰能曰權曰義曰禮曰仕曰據曰君子小人統而名之曰論語通釋

按此即今木犀軒叢書所刻本也書前有小序與雕菰樓集中所載論語通釋自序略有異同此序謂嘉慶癸亥集中序改爲今年癸亥此序末不署年月集中序署爲甲子秋九月此時月



之異也。此序曰得十有五篇。以一貫忠恕及異端爲首。而仁聖及大等次之。集中序改爲十二篇。刪異端多及據三篇。而以聖大及仁等爲首。一貫忠恕次之。此篇數次第之異同也。以此參詳知今年所作爲通釋初稿。明年甲子所改始爲定本也。

八月廿六日。汪君慶人訪先生于半九書塾。先是母病喘欬。已而鼻衄。苦右體不良于動。至是疾愈。又去年先生生孫貴齡。是日值周歲。母歡甚。適汪君來。命先生設榻留之。於是相與日乘小舟。泛于湖。東至開元寺港。高郵孫虞橋吏部先墓所在也。北至梁家巷。弔忠臣梁飲光之魂。其對岸叢柳中。阮招勇將軍之珠湖草堂也。西至北觀音寺。則楊都尉之誦芬莊在焉。南至沈山人家。飲於茅堂。高歡尋郭隱君之墓石。撫而讀之。汪君以爲勝遊。不可不誌。因作湖莊圖。先生跋之。（據湖莊圖跋）

十一月冬至日。作答黃春谷論詩書。（據答黃春谷論詩書）

是年與先生往還論詩者。尙有歐陽製美。集中有與之論詩書。雖未明標年月。然大致不相遠也。書中論詩頗具特識。謂「不能弦誦者。即非詩也。何以能弦誦。我以情發之。而又不盡發之。第長言永歎。手舞足蹈。若有不能已於言。又有言之而不能盡者。非弦而誦之。不足以通其志而達其情也。鼓無當於五音。僅用以節樂。不可與詩相和。故詩中間有一二急促之音。乃用以爲節。若一



詩皆然。則止可以鼓。不可以弦。止可以鼓。不可以弦。則鼓詞矣。周公作多士多方。反覆詳盡。而東山鷓鴣之詩。則情餘於意。意餘於言。然則貽王何不用文。誥民何不用詩。感以情。非同論以意也。周秦漢魏以來。直至於唐杜少陵白香山諸名家。體格雖殊。不乖此指。晚唐以後。始盡其辭而情不足。於是詩與文相亂。而詩之本失。然而人之性情。其不能已者。終不可抑遏而不宣。乃分而爲詞。謂之詩餘。故五代之詞。六朝初唐之遺音也。宋人之詞。盛唐中唐之遺音也。詩亡於宋。而遁於詞。詞亡於元。而遁於曲。譬如淮水之宅。既奪於河。而淮水匯爲諸湖。求淮水於桃源安東之間。不可見。求淮水於白巖社之中。轉可見也。然淮終是淮。河終是河。詞終是詞。詩終是詩。僕二十年來。學詩學文學詞。誠思詩還其爲詩。文還其爲文。詞還其爲詞。如五穀皆能辨之。黍稷稻粱。各歸一。困不致淆亂於一端。其稂莠稗稗。似是而非者。則鋤而去之也。詩本於情。止於禮義。被於筦弦。能動盪人之血氣。故有市井之心。不可以爲詩。有軒冕之心。不可以爲詩。有媚嫉之心。不可以爲詩。有驕肆之心。不可以爲詩。有寒儉狹小之心。不可以爲詩。有偏頗怪僻之心。不可以爲詩。有矜能鬪勝之心。不可以爲詩。有雷同剽襲。不可以爲詩。有婦人女子之心。不可以爲詩。是故議論非詩也。謾罵非詩也。諛諛非詩也。俳優非詩也。非不說理。拘於理者非詩也。非不隸事。滯於事者非詩也。非不寫景飾其景者非詩也。非不考古泥於古者非詩也。總之。未作詩之先。意中必有所不可。

已。之。處。始。而。性。情。所。鼓。盈。天。地。間。皆。吾。意。之。所。充。若。千。萬。言。寫。之。而。不。足。者。遲。之。又。久。神。漸。斂。氣。漸。翕。即。而。取。之。無。有。也。至。於。鬼。神。不。能。通。其。慮。風。雷。不。能。助。其。奮。而。後。鬱。而。徐。之。積。而。出。之。引。而。伸。之。辭。不。必。至。性。已。先。之。雖。簡。亦。深。雖。平。亦。曲。雖。率。亦。神。其。文。也。不。縛。其。質。也。不。俚。斯。庶。乎。咏。之。而。不。窮。尋。之。而。愈。有。也。至。於。釀。之。以。經。術。廣。之。以。聞。見。本。之。於。德。行。則。又。在。平。時。矣。」

是年詩有兒郎倖汪孝嬰訪予湖中喜而有作

1804  
清嘉慶九年甲子 四十二歲

是年授徒家中（據事略）

秋九月。改定去年所作論語通釋初稿。刪異端多據三篇。而復更動其次第。定爲十有二篇。曰聖。曰大。曰仁。曰一貫。忠。恕。曰學。曰知。曰能。曰權。曰義。曰禮。曰仕。曰君子。小人。並寫定自序稿。謂「嘗善東原戴氏作孟子字義考證。于理道天命性情之名。揚而明之。如天日。而惜其于孔子一貫仁恕之說。未及暢發。十數年來。每以孔子之言。參孔子之言。且私淑孔子而得其旨者。莫如孟子。復以孟子之言。參之。既佐以易詩春秋禮記之書。或旁及荀卿董仲舒楊雄班固之說。而知聖人之道。惟在仁恕。仁恕則爲聖人。不仁不恕。則異端小道。所以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無不以此。其道大。其事易。自小其器而從事于難。是已而非人。執一而廢百。詎孔子一貫之



道哉。」

秋受濕氣。以致尻內脹痛。呻吟痛楚者四十餘日。母殷時以爲憂。（據答鄭耀庭書）

是年念先人易教。越幾三十年。無以報命。既學洞淵九容之術。乃以數之比例求易之比例。向來所疑。漸能理解。初有所得。即就正於高郵王引之伯申。以爲精銳。鑿破混沌。用是奮勉。遂著手著易通釋一書。即名注易之室爲倚洞淵九容數注易室。（據易通釋自序及事略）

是年有與王引之書論易。書曰：「六月十三日。接得手書一通。大作經義述聞一部。第一條辨賁字。便見精核之至。東吳惠氏爲近代名儒。其周易述一書。循最不滿之。大約其學拘於漢之經師。而不復窮究聖人之經。譬之管夷吾。名曰尊周。實奉霸耳。大作出。可以洗俗師之習矣。循自壬午出都後。一游于越。即以母疾。遂訓蒙里中。兼之患水濕之疾。閉門不出者近三年矣。周易爲先祖父世業。此三年中專理此經。稍有所見。筆之於楮。大約經文往往自相發明。孔子十翼。又反復申明之。如臨觀之義。或與或求。以求屬觀。而凡觀所變之卦。如坎之求小得。（觀上之五）蒙之求我。（觀五之自求口實。觀五之初）屯之求而往。（觀上之初）皆本觀爲辭。如此類者甚夥。又如先甲後甲。傳明曰終則有始。先庚後庚。經明曰无初有終。然則甲取始義。庚取終義。且蠱之六五。變而成巽。故先庚之辭。即發明于巽之九五。其義可推而知。不必牽合於納甲等術。又如未濟六爻皆失位。五正成訟曰元



吉。三正成鼎曰元亨。初正成睽曰元夫。此可推元之義。既濟六爻皆得位。初不正成蹇爲難。三不正成屯爲難。五不正成明夷爲大難。此可推艱之義。又如遯初之三成无妄爲災。而遯則曰不往何災。可知往謂往三。大壯取宮室之象。而五之初則成大過。爲棟橈。可知上棟下宇。棟指上五兩陰。又如重坎而一陽浮于上成渙。象舟之浮于大川。故渙有舟楫之象。水澤節而一陽浮于上成中孚。亦象舟之浮于水。故中孚有乘舟之象。又如離宜在下。在上則成火焚之災。坎宜在上。在下則爲寇。比陽在五爲樂。凡陽在五者多有喜慶之象。師陽在二爲憂。二正則有勿憂勿恤之象。凡若此者約有百餘條。一家之言未敢自信。曾略舉以告沈君亮村。蒙其許可。然仍未定也。略舉其概以就正于高明。幸爲教正是荷。」

按此書亦載昭代經師手簡二編。文集未收。雖未明標年月。然書中言自壬午出都。閉門不出者近三年矣。此三年中專理此經。稍有所見云云。則當在是年無疑。明年四月母病。十月母卒。若此書作於明年。則書中對母病及卒諸事。當能特別道及。若再早一年。作于八年。又與近三年之數不合。且是年專力於易。故以繫於是年爲宜。

是年門人謝景張名文英。二十二歲。始從學。最稱聰慧。視先生若父。見先生知算。私學之不十日。九章三角之術明。先生每作算。令之布棋設筭。罔或差也。（據景張哀辭序）

是年錢大昕卒。

是年詩有蝗變蚊黃鳥吟。

1805 清嘉十年乙丑 四十三歲

正月友人鄭耀廷勸先生入都會試。且爲籌行李之資。自任可幫助百金。先生以母老不忍遠行。作書謝之。（據答鄭耀庭書）

按據揚州畫舫錄。鄭偉字耀廷。丹徒人。性摯。多巧思。學九數句股之術。設疑難之題。與焦循相問難。又仿西人圖作算器。皆合其式。

四月母殷病。十月初四日卒。年六十六。十二月初六日祔葬。（據先妣事略）

先生欲萃鄉先生之文。爲揚州文集。夏四月。門人汪生昌序。以陳霆發何有軒集寫本送先生。先生抄之。並作序。（據抄何有軒文集序）

六月。孫貴齡殤。先生作殤孫冢志。並哭殤孫貴齡詩。

六月。序鄭柿里舍人文集。

是年冬。伊墨卿先生秉綬來守揚州。（據送郡太守伊公歸里序）

是年先生博覽詞曲。作劇說六卷。（據事略）



是年友人黃春谷成進士。作令于粵西之恭城。（據兩君咏詩序）

1806 清嘉慶十一年丙寅 四十四歲

是年館于郡城鄭氏。汪孝嬰館于汪氏。相去甚近。先生時以易義相證訂。又證訂于南城王君實齋。（據事略及通釋序）

按王君實齋名聘珍。教授阮元家塾者有年。著大戴禮記解說。阮元序之。載學經室集。

是年作答李尚之書二云。一弟連年被水。田園悉沒。不得已授徒于城。爲糊口計。景況殊惡。不堪道也。孝嬰之館地。去弟甚近。春夏之交。往來最密。然以其居停。禮貌少衰。六月間。毅然而去。近則鐵制府召去量海口。赴海曲矣。弟終日孤坐。頗傷離索。中夜不寐。每思得吾兄與孝嬰爭辯一室。而弟從旁評論之。不可得也。我輩無益于世。國計民生何事。可信惟是此孜孜半生者。庶幾成就。俾心神血氣不致散軼。而不合則可矣。」

五六月間。作答汪孝嬰問師道書。

揚州連年大水。六月間。淮水又溢。爲害尤大。先生作上河水災記上下兩篇以記之。（據參看上河水災記）

新夏。友人汪孝嬰跋先生禹貢鄭注釋。



七月。患腹疾。兼多愁鬱。終日廢書默坐。爲門人方灝。作其曾祖天慵菴筆記序。（據天慵菴筆記序）

是年在郡城晤王引之。（據寄王伯申書）

是年。撫部阮元。以丁憂居家。與揚州守伊墨卿先生。相約纂輯揚州圖經揚州文粹兩書。聘先生分任其事。纂圖經時。所有膏火紙筆之費。皆伊公自捐俸以給。同事者趙司馬懷玉。臧文學庸。袁上舍廷禱三人。（據揚州足徵錄序）

孟冬之晦。題禹航嚴堪忍先生遺像。

1807 清嘉十二年丁卯 四十五歲

先生自四十一歲。一空己見。說易以來。至今凡五年中。又易舊日易稿者二度。（據誓先經先師文）

先生以伊公所頒圖經體例。僅用纂錄。不易一字。而標以出處。不合于郡縣志書。作上郡守伊公書。詳論纂錄之非。主張以聞見爲本。實事求是。頗具史識。書云。「承委分辦圖經一事。所分十門。已彙萃成帙。所採文章。可備徵實者。亦得十五冊。約二千餘篇。惟所頒體例。僅用纂錄。不易一字。而標以出處。此誠取信於古。恐有鑿空誣僞之病也。然鄙意揆之。有未盡然者。近時朱竹垞日下

舊聞黃玉圃南臺舊聞皆用此體。而其書實皆述古。不及今時事。若郡縣志書。盧牟今古。則有不可徒以纂錄成書者。夫汲於古者。纂而編之。其驗於今者。無書名可述。無卷數可言。豈其詭設所由來乎。若使半爲纂錄。半出心裁。則是醯醬合於酒漿。狐貉蒙於絺綌。前此雍正府志。甘泉縣志。體例雜糅。頗堪哂笑。職此之故。不合一也。行狀行述。作於子孫。所稱不曰先府君。即曰先王父。將仍其稱乎。抑易其名乎。仍其稱。斷無此理。易其名。則已非行狀行述矣。若已易其名。而仍繫以行狀行述。則名爲徵實。已蹈虛誣。顧案牘之文。不刪。誦明儒之修史。隋代之稱朱汰。譏唐士之疏經。設如小吏書供。前朝頌聖。亦仍而列之乎。不合一也。且事有原諸典籍。而其說非誠。播自傳聲。而偏爲至確。此符生之錄。不及趙逸之舌也。山川道里。十日共徵。道德文章。百聲均合。轉以其不見於書。而槩從屏棄。何輕目而重筆也。不合一也。前古之書。或數行之中。僅取一語。割之則脈絡不完。備之則字句冗費。且有前後相間。不容備載。仍將裁彼偏辭。成我專義。夫班固改列傳一二字。已名漢書。馬遷述荆軻數百言。不稱國策。但明言所本。不復瑣述書名。既憑我意爲改移。又舉而歸之古昔。不合一也。史傳之文。互爲詳略。或此篇之意。待彼而通。今節取一端。莫測首尾。是必集腋成裘。釀花爲蜜。况長勺師馳。別傳標劍。熒澤敗績。更記藏肝。合則簇爲奇觀。析則傷其零亂。不合一也。至於孟子述庾斯業。殊盲左史。遷論艾獵。似襲於菟。如謂載籍可憑。書堪盡信。徒以臚列



爲藏拙之巧。不且以草創失潤色之權。不合六也。且夫獮祭之謀。有同賣菜。宜兼收而並採。難主一而廢百。勢必汗牛充棟。紙不勝書。作者既徒見其煩。閱者恐難終其卷。不合七也。割裂則本末不明。堆垛則繇複無次。果使纂錄之書。可以千古。則是衛湜之禮記集說。高出康成。李昉之太平御覽。賢於杜佑矣。不合八也。纂錄之書。最忌罣一漏萬。卷帙不得不多。既多矣。始則抄寫難。繼則刻難。刻矣而印又難。印矣而購者又難。劉表之牛。徒堪享士。莊生之木。止以全天。不合九也。典謨誓誥。讀書者判以七觀。雅頌。幽南。學詩者亦分四體。史記作本紀世家列傳書表。以各歸其例。本諸是也。至元史則增以國語。明史且別出天圖。莫不按事立格。依文樹義。今槩用纂錄。不分紀傳。不列書表。將上述天子之恩。下等編氓之例。已非臣子敬謹之所宜。而一郡典型。千秋著作。僅以供詩人之取料。矜博尙奢。有肉無骨。不合十也。鄙見竊謂國史宜本漢書郡志。當依史記何也。漢武斷代。則前不連古。後不及今。國史之例也。史記上及軒轅。下終漢武。郡志之例也。郡志爲土地之書。宜先釋地。爲嘉慶十二年之郡志。則嘉慶十二年見在之城郭河渠都里疆域。以及寺觀橋梁田賦戶口。皆目驗而知。實莫實於此矣。是必按而記之。書其實跡。不厭於詳。不嫌於瑣。是爲所見。異辭也。由今日而上推之。則六十歲人可識四十年事。四十歲人可識二十年事。水某年而湮塞。城某年而築修。職官之更代。士科之甲乙。稽之冊籍。詢諸故老。是爲所聞。異辭也。事遠年湮。咨



詢莫及。既不可見。復不可聞。無可奈何。乃檢之。故籍以求。十一於千百。說以異而成疑。書或裨而難據。所爲傳聞異辭也。今轉以傳聞爲本。聞見爲虛。舍實事求是之路。趨無可奈何之途。鄙所不敢爲然也。竊觀太史公自序。歷歷道其本原。而每傳贊有曰。余觀春秋國語。余讀牒記。太史公讀秦記。余讀孟子書。余讀商君開塞耕戰書。余讀離騷天問哀郢。余讀孔子書。吾讀管子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及晏子春秋。可謂博覽羣書矣。然惟尙書論語。信而取之。而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則不敢言。百家言黃帝。其軼見於他說。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爲淺見寡聞者道也。其不盡古籍而纂錄之可知。且旣本國策世本等書。而孟嘗君則必徵之於過薛。信陵君則必徵之大梁之墟。於禹九河。則必徵之於長城亭障。賤耳貴目。雖古事猶然。其管晏趙盾之事。略所共傳。別書新說。穰苴孫武。不論其兵法。而論其行事。則今日之載諸二十四史者。已如日。月。經。天。設令史遷當此。果備錄之耶。他如項羽則聞之周生。衛青則聞之蘇建。荆軻則聞之公孫季功。韓信則聞之淮陰人言。是皆訪於時人。而不必求之故紙者也。至於田叔傳則曰。余與仁善。韓安國傳則曰。余與壺遂定律術。觀韓長孺之義。李廣傳則曰。余觀李將軍。游俠傳則曰。吾觀郭解。酈生傳則曰。平原君之子與余善。是以得具論之。凡史公同時之人。無不詳悉書之。至今讀者。孰謂其私於故人也。且古書具在。學者刺取之。皆可成書。而見聞可及。略之不言。日愈多。而事愈湮矣。

二月二十一日。有縣中舊役聶兆何者。在湖中東岳廟。聚集男婦講經。身被道袍。而氈笠朝鞋。高座于岳神之前。里人不平。同里甲郭標往擒之。衆乃駭散。縛得數人。並經卷。解送于縣。縣之胥隸。以爲多事。將縱之去。時大中丞阮元。仍丁憂在家。先生急趨往告。阮公以爲不可輕縱。即作札與郡守伊公。因急提至府。是時聶猶氈笠道袍也。伊公枷示。其後岳廟一帶。遂無敢有講經傳法者。而先生坐是。深遭怨恨。跽伏數年。不入成市。（據上英尙書書）

三月八日。遘寒疾。幾殆。十八日昏絕。二十四日始復醒來。惟稱雜卦傳一篇。往來于心。他無所記也。既甦。遂一意于易科第仕官之心。盡廢。不憚寒暑。不與世酬接。甫于參伍錯綜中。引伸觸類。悟得易之所以爲逆數。以往來旁通。成天地之能。定萬物之命。盡改舊稿。着手分著三書。一曰通釋。二曰圖略。三曰章句。（據事略及告先聖先師文易通釋自序）

五月。病新愈。阮大中丞使來。以所撰朱文正公神道碑見示。作後記。（據朱文正公神道碑後記）  
八月。友人汪晉蕃卒。

十二月。與先師范秋帆作范氏墓表。

是年。理葺舊聞。搜訪遺籍。成北湖小志六卷。陳諸太守。以備採擇。阮元以爲足覘史才。刊而行之。  
（據事略及阮序）



按先生世爲北湖人。武進臧庸爲作焦氏世德記。載北湖小志卷末。

郡守伊公。以憂去。郡之人如失慈父母。先生作送郡太守伊公歸里序以送之。

是年。理族父熊符先生草稿。錄得二卷。仿笠澤叢書體。合詩賦記傳爲一名。之曰憑軒遺筆。

是年。汪孝嬰入都。信宿揚州。與先生作一夕談。據記得一首哭汪孝嬰詩。

1808 清嘉慶十三年戊辰 四十六歲

是年。以訟事伺候對簿。又改訂易稿一次。據易通釋自序。

元旦日。序所編石湖遺書。石湖者。北湖先哲范恒美。字德一。後改名荃。號石湖者也。

是年。門人謝景張卒。先生作哀辭以哭之。

是年。詩有擬殘形操二首。戊辰立春海棠盛開兩絕句。

1809 清嘉慶十四年己巳 四十七歲

佐歸安姚秋農先生。按即姚文田。通州白小山先生。修葺揚州府志。先生分得山川忠義孝行

隱逸術藝釋老職官諸門。據事略。

四月。作吳少文詩序。

是年。得纂修郡志脩脯金五百。以少半買地五畝。在雕菰洶中。其形盤曲若贏。以爲生壙。其大半。



于書塾之乙方起小樓樓下置櫝以貯生平著述草稿取洵之名以名樓曰雕菰樓並修葺塾中諸花木（據半九書塾記）

是年以修通志稍輟注易之業（據易通釋自序）

自四十至今專于學易者凡八年始悟得旁通之旨然名利之心未淨其中修郡志者復四年故雖有所得終不能融貫也

自四十五至今三年間雖已成草稿三寸許求之於辭亦偶有合然以元亨利貞悔吝厲无咎有孚諸義求之多不能通（據易廣記卷一頁四及卷二頁六）

是年詩有己巳仲秋楊竹廬都尉過半九書塾小飲明日作此乞和

1810 清嘉慶十五年庚午 四十八歲

春決然舍去舊稿又改易通釋稿一過然終有所格而未通（據易廣記卷三頁六及易通釋自序）是年詩有庚午九月二日竹廬都尉往誦芬莊看桂

1811 清嘉慶十六年辛未 四十九歲

正月誓于先聖先師盡屏他務專理易學日坐注易之室終夜不寐悟得時字利字之義不畏煩複自三月以來未出村中將前此所脫之稿重加刪改十去六七又易稿者兩度（據事略及告

先聖先師文

1812 清嘉慶十七年壬申 五十歲

是年作告先聖先師文。述學易經過。文曰。一循家三世習易。循幼秉父教。令從十翼求經。然弱冠已前。第執趙宋人說。二十歲從事于王弼韓康伯注。二十五歲後。進而求諸漢魏。研究于鄭馬荀虞諸家者。凡十五年。年四十一。始盡屏衆說。一空己見。專以十翼與上下兩經。思其參互融合。脈絡緯度。凡五年。三易其稿。四十五歲時。三月八日病寒。十八日昏絕。至二十四日復甦。妻子啼泣。戚友唁問。一無所知。惟雜卦傳一篇。脹脹于心。既甦。默思此傳。實爲贊易至精至要之處。二千年說易之人。置之不論。或且疑之。是固我孔子神爽聿昭。以循有志于此經。所以昏瞶之中。開牖其心。陰示厥意。于是科第仕宦之心。盡廢。不憚寒暑。不與世酬接。甫于參伍錯綜中。引申觸類。悟得易之所以爲逆數。以往來旁通。成天地之能。定萬物之命。盡改舊稿。著爲三書。一曰通釋。二曰圖略。三曰章句。鎔貫零散。比櫛凝鬱。索之三年。稍識其指。隨加增損。塗乙既盈。更寫清本。去年。悟得時字利字之義。不畏煩複。自三月以來。未出村中。將前此所脫之稿。重加刪改。則又十去六七。循幸生聖世。沐享太平。自料才薄。不勝簿書。惟鈍而好思。不苦艱蹇。庶幾闡明此經。上報君父。精耗神敝。不敢自惜。特循年已五十。脾病時發。每一冥索。僅及五六。神氣遂竭。聖學無窮。英賢踵出。循



惟倡其先。精之又精。俟之後人。陳祧說夢。某不敢托。布算之法。一策未安。必更端復起。參兩倚數之書。亦宜如是。非敢爭名。故自立異。經異昭明。不任景響。不涉外術。循所深願。謹告先聖先師。伏維鑒之。」

秋雨後。闌外金燈玉簪。秋芍藥。鴨蹠雜開。紅白相間。偶取李獻吉文集觀之。所爲駁何氏論文書。盛氣呵辯。不可嚮邇。因取何大復集。檢所爲與李空同論詩書觀之。謂其論李之短。固無取乎爾。然而其言曰。僕觀堯舜周孔思孟之書。皆不相沿襲。而相發明。是故德日新而道廣。此實聖聖傳授之心也。不相沿襲而相發明。此深得乎立言之指。（據易餘籥錄卷十五）

夏月撰易學三書。漸有成。啟書塾北窗。與一二友人看竹中紅薇白菊。因言易及趙賓解箕子爲芟茲。或詡其說曰。非王弼輩所能知也。先生笑而不答。或曰何也。先生乃取王弼注指之曰。弼之解箕子。正用趙賓說。孔穎達不能申明之也。衆唯唯退。門人進曰。正義者。奉王弼爲準繩者也。乃不能申弼如是乎。先生曰。東漢末。以易學名家者。稱荀劉馬鄭。荀謂慈明爽。劉謂景升表。表之學受于王暢。暢爲粲之祖父。與表皆山陽高平人。粲族兄凱。爲劉表女婿。凱生業。業生二子。長宏。次弼。粲二子旣誅。使業爲粲嗣。然則王弼者。劉表之外曾孫。而王粲之嗣孫。即暢之嗣元孫也。弼之學。蓋淵原于劉。而實根本于暢。宏字正宗。亦撰易義。王氏兄弟。皆以易名。可知其所受者遠矣。故



弼之易。雖參以己見。而以六書通借解經之法。尙未遠于馬鄭諸儒。特貌爲高簡。故疏者概視爲空論耳。于是每夕納涼柘籬蕉影間。按柘籬蕉影爲先生一書齋。縱言王弼易門人錄之。得若干條。立秋暑退。取所錄次爲二卷。據周易補疏序。

十月。作醫經餘論序。

是年詩有湖之魚。

1813 清嘉慶十八年癸酉 五十一歲

二月。自立一簿。以稽考所業。歷夏迄冬。乃成易通釋二十卷。復提其要爲圖略八卷。凡圖五篇。原八篇。發明旁通相錯時行之義。論十篇。破舊說之非。先生素患足疾。至此連月疊發。意殊倦。章句舊稿。遂未及整理。據事略及易章句自序。

十一月冬至前五日。作易圖略自序。述學易所得。謂「余學易所悟得者有三。一曰旁通。二曰相錯。三曰時行。此三者皆孔子之言也。孔子所以贊伏羲文王周公者也。……余初不知其何爲相錯。實測其經文傳文。而後知比例之義。出於相錯。不知相錯。則比例之義不明。余初不知其何爲旁通。實測其經文傳文。而後知升降之妙。出于旁通。不知旁通。則升降之妙不著。余初不知其何爲時行。實測其經文傳文。而後知變化之道。出于時行。不知時行。則變化之道不神。未實測于全易。

之先。胸中本無此三者之名。既實測于全易。覺經文傳文有如是者。乃孔子所謂相錯。有如是者。乃孔子所謂旁通。有如是者。乃孔子所謂時行。測之既久。益覺非相錯。非旁通。非時行。則不可以解經文傳文。則不可以通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之意。十數年來。以測天之法。測易而此三者。乃從全易中自然契合。

冬至前二日。作易通釋自序。述學易經過。謂「循承祖父之學。幼年好易。憶乾隆丙申夏（先生十四歲）自塾中歸。先子問曰。所課若何。循舉小畜彖辭。且誦所聞於師之解。先子曰。然。所謂密雲不雨。至我西郊者。何以復見于小過之六五。童子宜有會心。其思之也。循于是。反復其故。不可得。推之同人。旅人之號咷。蠱巽之先甲後甲。先庚後庚。明夷渙之用拯馬壯吉。益憤塞鬱滯。悒悒于胸腹中。不能自釋。聞有善說易者。就而叩之。無以應也。乙巳丁憂（廿三歲）輟舉子業。乃徧求說易之書。閱之于所疑。皆無所發明。嘉慶九年甲子（四十一歲）授徒家塾。念先子之教。越幾三十年。無以報命。不肖自棄之罪。曷以逃免……既學洞淵九容之術。乃以數之比例。求易之比例。向來所疑。漸能理解。初有所得。即就正于高郵王君伯申。伯申以爲精銳。鑿破混沌。用是憤勉。遂成通釋一書。丙寅（四十四歲）以質歙縣汪君孝嬰。南城王君寶齋。均蒙許可。然自以全易衡之。未敢信也。丁卯（四十五歲）春三月。遘寒疾。垂絕者七日。昏瞶無所知。惟雜卦傳一篇。往來胸中。



既甦。遂一意于易。明年（四十六歲）以訟事伺候對簿。改訂一度。己巳（四十七歲）歸安姚先生秋農。通州白先生小山。修葺郡志。稍輟業。庚午（四十八歲）又改訂一度。終有所格而未通。身苦善病。恐不克終。竟其事。辛未（四十九歲）春正月。誓于先聖先師。盡屏他務。專理此經。日坐一室。終夜不寐。又易稿者兩度。癸酉（五十一歲）二月。自立一簿。以稽考其業。歷夏迄冬。庶有所就。訂爲二十卷。皆舉經傳中互相發明者。會而通之也。聖人之義。精矣妙矣。後生末學。豈能洞澈其全。得一二端。以俟君子之引而申焉可矣。聖人既以參伍錯綜者。示其端倪。舍此而他求。烏能合乎。後之說易者。或有取乎愚之說也。」

秋試後。先生弟季徵。偕汪孝嬰來揚。先生以足疾。未往相晤。（據孝嬰傳）

十一月。友人汪孝嬰卒于石埭教諭任。

是年。閱徐文長集。所爲感夢祭嫡母文。憶丁未（二十五歲）授徒壽氏。初到之夕。夢嫡母謝之景。痛楚不能已。因書文長集後。（據書後）

是年詩。有塾中海棠恐發洩。太過記之以詩。

1814 清嘉慶十九年甲戌 五十二歲

汪生紹成影宋本岳珂九經三傳沿革例一卷遺先生。屬爲序。先生命子廷琥。以任鮑兩刻本校



之（據九經三傳沿革例序）

夏阮芸台自漕帥移節江西。過里中。問先生所爲易何如。因節錄其大略。郵寄請教。（據章句自序）

夏秋之間。取道聽錄。編次之爲五十卷。七月。作里堂道聽錄序。

四月至七月。不雨。沿湖之農。日夜引水救苗。車具爲之敝。旣易而新之。其敝者將用以鑿。先生惜其有功於農。而以勞致病。病致棄也。解而察其實。可成一巨櫃。乃授工以式。凡五日。櫃成。高六尺。有六寸。廣五尺九寸。深一尺七寸。從分爲二。緯之以級。有四。上一級度經。中二級度史。下一級度考訂經史之書。飾以漆。樞之以金。置之倚洞淵。九容數注易室中。且爲之銘。（據改水車爲書櫃銘）

先是先生讀禮記。嘗爲索隱一書。爲西鄉徐心仲持去。已而徐物故。草稿遂莫知所終。是年夏。復尋得零星禮記補疏若干條。次爲五卷。（據禮記補疏序）

是年。作舟隱圖序。有曰。余以病家處者十年。每莎笠短衣。與一二細客。雜刺船湖中。不知余姓名者。或亦謂非嘗刺船者也。然余逢人必告以姓名。唯恐人疑余爲隱於舟者。夫人不患乎易于進也。患乎不知所以進者何故。不知所以進者何故。而徒以進爲進。斯易耳。余謂人宜思所以進。

者何故。則不苟進。而進不苟者。退亦不肯苟。是故古之人不進則已。進則必措其所以欲進者。而後退。所欲進者。一日有未愜。雖丁危疑艱困。而不肯退。故不易進者。恒不易退。彼本無所以可進者。而不肯退。固無足道。本有可以進者。一不合而即退。亦豈所以進之義哉。若本無可以進者。而以易進文之。其去進不肯退者。相去幾何。而巧且過之矣。故與易退。不若勿進。既有所進者。烏得遽以退爲易乎。」

1815 清嘉慶二十年乙亥 五十三歲

二月作半九書塾後記。

阮芸台書來。索易稿完本。先生因取章句草稿手葺之。凡五閱月。成章句十二卷。芸台來札有云。「月來公事少閒之時。讀大箸易學大略。實爲石破天驚。昔顧亭林自負古音。以爲天之未喪斯文。必有聖人復起。未免太過。茲之處處從實測而得。聖人復起。洵不易斯言矣。昨張古愚太守持去讀之。亦極詫極嘆也。」

是年仲春。爲王生紹成作九經三傳沿革例序。以任大椿鮑廷博及汪生之三種本相校。謂「學者言經學則崇漢。言刻本則貴宋。余謂漢學不必不非。宋板不必不誤。」

五月。前郡守伊公墨卿起服。入都補官。道過揚州。欲訪先生于北湖之濱。不果。又不敢招先生入



郡城。遂訂以二十一日會于雷陂之阮公樓。先一日。阮子仲嘉。使使者招先生。及期往。相與遊賞。附近古蹟。伊公示以所刻雷鎡之經笥堂文集。縱言治平之道。並爲書仲軒扁。先生歸。作雷塘話雨記以記之。（據雷塘話雨記事略）

九月。前郡守伊公。以肺病卒于揚州邸寓。喪歸。先生拜送河干。作伊太守挽歌八章以哀之。並作揚州足徵錄序曰。歲丙寅。四十四歲。汀州伊公守揚州。時撫部阮公在籍。相約纂輯揚州圖經。揚州文粹兩書。余分任其事。明年。伊公以憂去。撫部亦起服入朝。事遂寢。己巳庚午間。（四十七八歲間）修揚州府志成。即原本於圖經也。而文粹之稿。則向來分存於所纂輯之人。未嘗選訂。今年乙亥。伊公入都補官。道過揚州。五月二十一日。會于雷塘之阮公樓。語及圖經。因詢文粹。歸檢舊篋。稿之存於余處者具在。爲次第之。自七月至于九月。粗有端緒。而伊公則以肺病卒于揚州邸寓。喪歸。余拜送河干。旣爲樂府鼓琴而歌。以寓公之德政。遂爲此書目錄一卷。名之曰揚州足徵錄。文粹者。存揚人之文。非揚州者不取也。足徵錄者。存揚州之事。事有關於揚者。不必揚人之文也。義各有取乎爾。纂圖經時。所有膏火紙筆之費。皆伊公自捐俸以給。同事者趙司馬懷玉。臧文學庸。袁上舍廷樞。今府志中多有二君所緝錄。近者臧袁兩君已先伊公于地下。幽明之際。令人愴然。共得文三百一篇。爲卷二十有七。嘉慶二十一年九月霜降日。書於半九書塾之雕菰樓。



是年。友人程瑤田卒。鄭柿里舍人卒。

按先生聞武進臧在東歙縣程易田兩先生歿作詩二首序云。僕素少交遊。邇年家處。尤多疏闊。昨歲聞武進臧上舍卒于京師。今又接歙縣孝廉方正程先生訃。愴然久之。率成二首。此詩先生子廷琥所述事略。謂作于是年冬。訃文必無郵寄一年之理。接訃作詩。則瑤田之卒。當亦在是年可知。而文獻徵存錄卷九程瑤田傳。謂十九年卒。年九十。或卒於十九年臘月。與未知孰是。姑存疑以待續考。

是年詩。有記得一首哭汪孝嬰。哭鄭柿里舍人。哭臧上舍庸程孝廉方正瑤田。乙亥春丁香海棠盛開喜羅養齋汪掌廷至。

1816 清嘉慶二十一年丙子 五十四歲

正月二十一日。作請立北湖耆舊祠狀云。辛酉科舉人焦循。爲留存舊蹟。呈明存案事。竊縣治北湖黃珏橋鎮市中。有舊屋一所。係前明忠臣梁公于涑之宅。梁實與謝公承貴。今謝姓後人。因屋久圯壞。將售于人。謝係循母黨至戚。不忍以前賢舊蹟。母家遺屋。一旦拆毀。汗穢于屠酤之手。勉力歸謝之價。契買投稅在案。竊以梁公之忠。昭于明史。已恩旨入祀忠義祠。謝公父子之孝義。亦載于邑志。循願已力修葺。即立梁公牌位。奉祀于內。以謝公祔之。其里中孝弟忠信行誼。載于

史志者。俟更爲斟酌入祀。名爲北湖耆舊祠。不招僧道。不雜祀他神。但循所契買。他姓不得爭占。循之子孫。亦不得擅賣于人。爲此將史志所載梁公謝公事實錄呈台下。賞示存案。俾忠孝舊宅。不致蹴漚。或亦於風俗人心。不無有裨。」

三月序種痘書。

四月。撰論語補疏序之曰。……自學易以來。于聖人之道。稍有所窺。乃知論語一書。所以發明伏羲文王周公之旨。蓋易隱言之。論語顯言之。其文簡奧。惟孟子闡發之最詳最鬯。……以孟子釋論語。無不了然明白。至論語一書之中。參伍錯綜。引申觸類。其互相發明之處。亦與易同。如：……一以貫之者。謂忠恕也。……巧言令色。所以可恥者。以其鮮仁也。更有言則同而義則異者。……凡立一言。必反復引申。不執于一。令學者參悟自得。余向嘗爲論語通釋一卷。以就正于吾友汪孝嬰。孝嬰苦其簡而未備。迄今十二年。孝嬰已物故。余亦老病就衰。因刪次諸經補疏。訂爲論語補疏三卷。略舉通釋之義于卷中。而詳言其大概如此。」

夏四月。阮元序先牛雕菰樓易學。

十二月初一日。以所作易章句十二卷。易通釋二十卷。易圖略八卷。共爲雕菰樓易學四十卷。郵寄入都。請政于大家宰英煦齋先生。並附以書曰。「自壬戌（四十歲會試）歸家。即留心于易。越



十二年。至乙亥。成易學四十卷。循以聖學深微。未容遽測。稿雖數易。未敢語人。前年宮保阮公。索循稿本。並勉促撰完。今年擬以此稿呈請教誨。五月間。親自手寫。至十月。左臂筋痛。牽掣右腕。不能速書。內中圖略一本。章句第七卷以下。係僱他人寫完。正在覓便。寄入京師。適同門汪煜。有信寄來。湖中道老。夫子有信問循所著之書。且命寄一二種看看。循病伏鄉里。動息無狀。辱承關注。至此。……謹以所作。……易學四十卷。叩頭再拜。呈于座下。伏乞誨正。指其疵謬。求賞大序一篇。冠之卷首。不勝悚惕依戀之至。」

是年寄王引之書論易曰。「循十年來。專學于易。視向日錄呈請教者（四十一歲時）已改易七八次。蓋于全易有不通處。即舍去從頭看起。乃悟得其比例。全似九數……辭之所繫。第如算法之用。甲乙丙丁四聲之取。天子聖哲。用以爲標。令人緣是以推。卦畫之變動。義悉存乎辭之外。而不在辭。密雲不雨。先甲後甲。先庚後庚。用拯馬壯。以及頻復。頻巽。敦艮。敦臨。冥豫。冥升之類。一言一字。屈曲相導。所指甚明。有用轉注以貫之者。如溼即下。定即寧。字即飾。敕即勞。亦即輪。鴻即代。昏亦即代。顯即揚。亦即庚。是也有用假借以貫之者。如髮即拔。鶴即雀。楊即揚。約即酌。亦即酌。握即渥。肺即積。袂即夬。贖即賁。亦即奔。賁又即焚。祗即蕪。亦即震。震亦即振。屯即純。又即譬。鼈即敝。亦即罷。是也。各隨其文。假借成章。而陰以行其比例。即指其所之。因悟得其例。有三。曰旁通……」

曰相錯……天下事物以相錯而治錯而得乎道惟在旁通旁通情也在舜爲善與人同在孔子爲忠恕一貫在大學爲絜矩……曰時行即變通以趨時元亨利貞全視乎此……其教人之義文王周公已施諸政治孔子已質言之於論語大學中庸傳之七十子此易辭全在明伏羲設卦觀象指其所之故不言義理但用字句之同以爲鄉導令學者按之而知三百八十四爻之行動如讀句股割圓之書按其甲乙丙丁等字於其同者即知線之所移亦如曲之字譜按工切四合即知聲之高下義理自具畫之所之之中指明其所之則義理自見

是年武康徐雪廬先生以周君晉園新刻尙書證義寄來晉園名用錫平湖人乙卯副榜官鹽庫大使在廣陵惟以注經爲事先生入城訪之則已回籍矣（據事略）

1817 清嘉慶二十二年丁丑 五十五歲

正月二十九日手訂詩文草稿爲二十四卷文三百二十六詩四百二十首

四月大家宰英和來書附寄易學序文有曰「焦子理堂深明洞淵九容之數因以測天之法測易其視易之爻位猶天之躔度……一一可布算而尋其緒也……發千古未發之蘊言四聖人所同然之言」

八月十九日與朱椒堂兵部書論易謂「易之道大抵教人改過即以寡天下之過改過全在變



通。能。變。通。即。能。行。權。所。謂。使。民。宜。之。使。民。不。倦。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聖。人。格。致。誠。正。修。齊。治。平。全。于。此。一。以。貫。之。卦。畫。之。所。之。其。比。例。各。同。有。似。九。數。其。辭。則。指。其。所。之。亦。如。句。股。割。圓。用。甲。乙。丙。丁。子。丑。等。字。指。其。變。通。之。跡。吉。凶。利。害。視。乎。爻。之。所。之。……惟。其。中。引。申。發。明。其。辭。之。同。有。顯。而。明。者。又。多。用。六。書。之。轉。注。假。借。……非。明。九。數。之。齊。同。比。例。不。足。以。知。卦。畫。之。行。非。明。六。書。之。假。借。轉。注。不。足。以。知。彖。辭。爻。辭。十。翼。之。義。不。明。卦。畫。之。行。不。明。彖。辭。爻。辭。十。翼。之。義。不。足。以。知。伏。義。文。王。周。公。孔。子。之。道。不。知。伏。義。文。王。周。公。孔。子。之。道。不。足。以。知。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學。」

是。年。寄。朱。休。承。學。士。書。論。易。曰。「京。師。一。別。十。有。五。年。……諸。念。悉。屏。專。心。學。易。……大。抵。聖。人。之。教。質。實。平。易。不。過。欲。天。下。之。人。各。正。性。命。保。合。太。和。而。已。其。義。理。論。語。孟。子。闡。發。無。餘。易。道。但。教。人。旁。通。彼。此。相。與。以。情。己。所。不。欲。則。勿。施。于。人。己。欲。立。達。則。立。人。達。人。此。以。情。求。彼。亦。以。情。與。自。然。保。合。太。和。各。正。性。命。孔。子。謂。之。仁。謂。之。恕。大。學。以。爲。絜。矩。此。實。伏。義。以。來。聖。聖。相。傳。之。大。經。大。法。循。所。見。易。之。大。旨。如。此。循。讀。東。原。戴。氏。之。書。最。心。服。其。孟。子。字。義。疏。證。說。者。分。別。漢。學。宋。學。以。義。理。歸。之。宋。宋。之。義。理。誠。詳。于。漢。然。訓。故。明。乃。能。識。義。文。周。孔。之。義。理。宋。之。義。理。仍。當。以。孔。之。義。理。衡。之。未。容。以。宋。之。義。理。即。定。爲。孔。子。之。義。理。也。」

冬。着。手。著。孟。子。正。義。採。錄。當。代。通。人。之。書。令。子。廷。琥。查。寫。或。專。說。孟。子。者。或。雜。見。他。書。者。一一。纂。



出。依次第編爲孟子長編十四帙。（據事畧）

十二月除夕。撰春秋左氏補疏五卷序之。謂「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春秋者所以誅亂賊也。而左氏則云。稱君君無道。稱臣臣之罪。杜預者且揚其辭而暢衍之。與孟子之說大悖。春秋之義遂不明。預爲司馬懿女壻。父怒。幽州刺史。與宣帝不相能。遂以幽死。故預久不得調。文帝嗣立。預尙帝妹高陸公主。起家拜尙書郎。忘父怨。而竭忠于司馬氏。既日見成濟之事。將有以爲昭飾。且有以爲懿師飾。即用以爲己飾。此左氏春秋集解所以作也。吾于左氏之說。信其爲六國時人。爲田齊三晉等飾也。左氏爲田齊三晉等飾。與杜預爲司馬氏飾。前後一轍。而孔子作春秋之意乖矣。余深怪夫預之忘父怨而事仇。悖聖經以欺世。摘其說之大紕繆者。稍疏出之。質諸深于春秋者。俾天下後世。共知預爲司馬氏之私人。杜恕之不肖子。而我孔子作春秋之蝨賊也。」

是年。以完糧米。偶入城。飲于黃春谷家。爲作黃次和七十壽序。（據黃次和七十壽序及易餘籥錄卷四）

是年。復入城訪周晉園。已病沒千里中。先生愴然久之。復把其尙書証義。細加紬繹。蓋參翼王光祿江處士兩家。時出新義。先生謂古文之僞。自閻氏百詩惠氏定宇証而却之詳矣。而二十八篇之不僞者。述而疏通證明。此三家實相鼎立。因鈔次之。更益以當世通儒說尙書之言。足與三家



相証訂者。彙爲一帙。題曰書義叢鈔。仿衛湜禮記之例。不專一說。不加斷語。以時之先後爲序。共得四十卷。所採錄者共計四十一家。五十七種。（據事略）

1818 清嘉慶二十三年戊寅 五十六歲

三月三日。序易話二卷曰。『余既成易學三書。憶自壬戌（四十歲）以來。十數年間。凡友朋門弟子所問答。及于易者。取入三書外。多有所餘。復錄而存之。得二卷。目之爲易話。以其言質無深奧云爾。』

按易話卷上中性善解五則。已于去年少加增刪收入文集卷九。類聚羣分說。少加增刪收入文集卷十。易題曰說聚。說方上說方下兩篇。一字未易。收入文集卷七。

四月下弦。撰尙書補疏二卷。序之。謂『尙書孔傳。皆知其僞。雖然。其增多之二十五篇。僞也。其堯典以下至秦誓二十八篇。固不僞也。且置其爲假托之孔安國。而論其爲魏晉間人之傳。則未嘗不與何晏杜預郭璞范甯等先後同時。晏預璞甯之傳注。可存而論。則此傳亦何不可存而論。爲此傳者。蓋見當時曹馬所爲。爲之說者。有如杜預之解春秋。束皙等之僞造竹書。舜可囚堯。啓可殺益。太甲可殺伊尹。上下倒置。君臣易位。邪說亂經。故不憚改益稷。造伊訓。太甲諸篇。陰與竹書相齟齬。又托孔氏傳。以黜鄭氏。明君臣上下之義。屏僭越抗害之譚。以觸當時之忌。故自隱

其姓名。其訓詁章句之間。誠有未善。然三盤五誥諸奧辭。傳皆一一疏通。雖或有辨難而規正之。終不能不用爲藍本。余既集錄二十八篇之解爲書義叢鈔。所有私見。著爲此編。與叢鈔相表裏云。

五月五日取壬申年（五十歲時）所論王弼易二卷訂之。列羣經補疏之首。並序之。謂「有治王弼易者。此或可參焉。」

六月既望。序毛詩補疏五卷。謂「毛鄭義有異同。往往混鄭于毛。比毛于鄭。而聲音訓詁之間。疏略亦多。余幼習毛詩。嘗爲地理釋。草木鳥獸蟲魚釋。毛鄭異同釋三書。共二十餘卷。嘉慶甲戌（五十一歲）莫春。刪錄合爲一書。戊寅夏。又加增損爲五卷。次諸易尙書補疏之後……毛詩精簡。得詩意爲多。鄭生東漢。是時士大夫重氣節。而溫柔敦厚之教。疏故其箋。多迂拙。不如毛氏。則傳箋之異。不可不分也。」

七月。刪甲戌年（五十一歲）所爲零星禮記補疏五卷爲三卷。謂「周官儀禮。一代之書也。禮記萬世之書也。禮以時爲大。此一言也。以蔽千萬世制禮之法。可矣。周官儀禮。固作于聖人。乃亦惟周之時用之。設令周公生字文周。斷不爲蘇綽盧辯之建官。設令周公生趙宋。必不爲王安石之理財。何也。時爲大也。且夫所謂時者。豈一代爲一時哉。開國之君。審其時之所宜。而損之益之。以



成一代之典章。度數。而所以維持此典章。度數者。猶必時時變化之。以掖民之偏。而息民之詐。第考究訓詁名物。于大道未之能及。有力能舉其全者。或由余言推焉可也。」

七月下弦。序易廣記三卷。曰：「余之學易也。自漢魏以來。至今二千餘年中。凡說易之書。必首尾閱之。其說有獨得者。則筆之于策。可以廣聞見。益神智。因名之曰易廣記。」

十二月初七日。開筆撰孟子正義。自恐懈弛。立簿逐日稽省。仍如前此注易。簡擇長編之可採與否者。有不達。則思。每夜三鼓後。尚不寐。擁被尋思。某處當檢某書。某處當考某書。天將明。少睡片刻。日上紙窗。起盥漱。即依夜來所尋思。一一檢而攷之。語子廷琥曰。著書各有體。非一例也。有全以已見貫串取精。前人所已言不復言。余撰易學三書及六經補疏是也。有全錄人所已言。而不參以已見。余輯書義叢鈔是也。有採擇前人所已言。而以已意裁成損益於其間。余所撰孟子正義是也。」（據事略）

是年六月。友人李尙之卒。

是年詩有至後。

1819 清嘉慶二十四歲己卯 五十七歲

正月二十九日。序易餘籥錄曰：「余壬戌（四十歲）自浙歸。遂不復出遊。專心于易。讀易之暇。淫

及他書。始則授徒。近則課孫。偶有所見。書而記之。久久成帙。今易學三書。已完付諸梓。其隨筆記錄。編次之。亦得二十卷。因題之曰易餘籥錄。易餘者。明爲餘力所及。不足以當賢者之盼也。七月十四日。孟子正義草稿成。次爲三十卷。凡採當代通儒之說。自顧亭林以下。凡六十五家。以備參考。于趙氏章句之說。或有所疑。不惜駁破。以相規正。用力之勤。不在易下也。（據事略及孟子正義後語）

是年詩有已卯除夕枕上作。

1820

清嘉慶二十五年庚辰 五十八歲

正月。修改正義草稿。既定。乃手寫清稿三卷。就正于阮芸台。

四月。令子廷琥校對正義定稿一過。又重自手錄。至七月。共手錄十二卷。而病作。足疾疊發。忽復煩熱。似瘧。舌燥無津。七月二十七日遂卒。（據事略）

（終）









九年	十年
<p>寧失加 九月來 朝願居 快活城</p>	<p>李顯忠 李索速 趙友都 趙不顏 十二月 遼東都 指揮巫 凱言李 顯忠等 歲稔乏 食命發 倉粟賑 之</p>
<p>花猛哥不 九月命 為毛憐 衛指揮</p>	
<p>是年三月建州失 里綿十一衛女真 野人頭目童薩互 也輕可等二十三 人來朝命為指揮 等官共名連書不 可分析○五月建 州衛千戶牢苦禿 等奏願入開原及 自在州居住○九 月與猛哥不花為 命者凡十人書 千戶等官不書 其名</p>	

年十一	年十四	年十五
		衛建州
李顯忠 十月來 朝貢馬		
李顯忠 正月與 毛憐衛 指揮使 猛哥帖 花率其 部屬郎 卜兒罕 札不哈 等來朝 賜命 冠帶襲 衣鈔幣		
猛哥帖 木兒 十月來 朝貢馬	李顯忠 郎卜兒 正月授 指揮	李顯忠 十二月 奏顏春 地面月 兒速哥 願附居 建州
是年十二月建州 等衛千戶郎卜兒 忽歹等奏願居遼 東安樂州	十一年李顯忠稱 都指揮是年稱都 指揮僉事實錄同 知僉事每省文也 郎乞居安樂州者 年	



專著 建州表

年十七	年十六	
衛建州	衛建州	左建州
<p>野住 三月授</p> <p>李顯忠 二月舉</p>	<p>李顯忠 二月奏</p> <p>哈利忽 二月自</p>	<p>木兒 二月舉</p> <p>木兒 二月授</p>
	<p>事陞 指揮僉</p>	
<p>是年李顯忠稱指</p> <p>揮使與野住同舉</p> <p>者凡十七人為指</p> <p>揮千百戶有差不</p> <p>書其名</p>	<p>是年李顯忠稱指</p> <p>揮與哈利忽同舉</p> <p>者副千戶失刺等</p> <p>八人陸正千戶百</p> <p>戶野吉兒納等四</p> <p>人陸副千戶并所</p> <p>俱賜哈答等二人</p>	<p>建州左衛是年始</p> <p>見實錄自此二衛</p> <p>並立衛名別白書</p> <p>之與下顏帖木兒</p> <p>同舉者復有速哥</p> <p>等命為指揮千百</p> <p>戶○是年李顯忠</p> <p>又稱指揮疑放都</p> <p>字</p>

	宣德元年	二十二年	十八年
建州左衛	建州衛	建州衛	建州衛
木兒 猛哥帖 正月至 朝自指 揮僉事 授都督 僉事	李滿住 三月自 指揮升		
			李顯忠 閏正月 與猛哥 帖木兒 等舉各 衛千升 戶請百 除指揮 等職以 無功不 許
		管禿 二月來 朝仍居 遼東	
塔阿察 撒里不 蘭 正月命 自州 寄住			
是年九月升猛哥 不花中軍都督同 知仍掌毛麟衛○ 塔阿察等連名雜 書不可別白○十 二月賜建州左衛 歸附鎮撫使教化 等			是年李顯忠復稱 都指揮



六年 建州 衛		四年 建州 衛	三年 建州 左衛	二年 建州 衛
建州 左衛				
佟塔察 兒 十二月 貢馬				
		李滿住 四月奏 欲於朝 鮮市馬 朝鮮不 納救聽 於遼東 境上 易市		
卜顏禿 八月來 朝	金家奴 正月來 朝貢馬			
	是年正月建州故 都指揮李顯忠妻 唐氏及金家奴來 朝	是年李滿住又稱 都指揮○正月賜 建州衛頭目忽牙 奴亦力把里回 打刺罕割二罕失 等綵幣○二月建 州等衛副千戶咬 納等來朝○九月 以毛憐衛故都督 子撒滿哈失里爲 都督僉事	是年正月建州左 衛貢馬不詳其人	是年二月建州衛 頭目桑果奴等來 朝願居京四月建 州衛頭目咬失來 朝願居京

八年		七年
建州衛		建州左衛
建州左衛	猛哥帖木兒	
二月自	都督	
都督	○	
是年	爲	
七姓	野	
人所	殺	
		猛哥帖木兒
		二月遣
		弟凡察
		來朝貢
	凡察	
二月自	都督	
都督	指	
使都	指	
	揮	
		凡察
		猛哥帖木兒
		二月來
		朝三月
		以招撫
		遠夷歸
		附升都
		指揮
		事
	札刺答不顏禿哈刺	
六月指	指	
答札	刺	
人等	二	
奏事		
	二月自	
	指	
	揮	
	僉	
	事	
	升	
		朝
		十月來
		是年二月建州左
		衛千戶住本都
		朝貢○原鈔按
		督僉事凡察
		察方升都指
		事次年又升
		揮使非都督
		明甚傳寫誤也



專著建州表

元正 年統 衛建 州	左建 衛州	十年 衛建 州	九年 左建 衛州
			凡察 二月以 授都指 揮斐俊 功升掌 衛事
		李滿住 正月與 撒滿答 失里等 遣使奏 為野人 劫掠	
		歡忽赤 正月以 指揮升	
李滿住 閏六月 奏乞移 居遼陽 居遼江 猪婆遣 居住哈 男古朝 納等貢			塔察兒 六月來 朝貢
	李張家 六月從 凡察請 自指揮 同知升		
	木答兀 五月以 招諭遠 夷功自 指揮僉 事升		
	郎火赤 正月以 故指揮 僉事管 職禿姪 襲		
是年李 都指揮 隆加等 月建州 加等朝 貢			





專著建州表

	三年	
	衛建州	
信乞答衛爲上南突移搶鮮江住哈趙遣殺朝諭二 與失撒毛又渾山住殺軍被豬奏夕指六鮮母月 印里滿憐奏河東竈今馬朝婆舊因揮月讐與敕	李滿住	
事六月奏	哈趙夕因	加劉伍陳
		使衛襲子帖督事 指揮爲董木猛右 揮本山兒哥都

四年	建州 衛		建州 左衛
		凡察 正月來 朝貢馬 皮及貂鼠	
	李滿住 四月奏 都督凡 察指揮 童倉聽 朝鮮招 引叛去		
		董山 正月敕 諭協同 署事	
	兀乞 正月以 故指揮 僉事兀 魯速子 襲職	阿哈里 正月以 故指揮 僉事 童答蘭 子襲職	苦玉 正月以 故指揮 僉事南 加子襲 職
		實錄正月壬子救 曰猛哥帖兒為 七姓野人所掠 去印信德間又 復頒降令凡察 之及董山來朝 舊印已獲凡察 奏欲留新印一 二印於法非宜 協同署事仍將 印送繳	

	五年	
左建州 衛	建州 衛	左建州 衛
凡察 勅九月賜 以凡察		凡察 四月李 滿住奏 為朝鮮 招引叛 去
額赤即 火兒赤 九月來 朝貢馬	李滿住 四月勅 言與福 餘衛韃 鞞互相 盜馬	童倉 四月李 滿住奏 為朝鮮 招引叛 去
	音奴 佟觀 三月來 朝貢馬 及貂鼠 皮等	塔察兒 七月來 朝貢馬
是年十一月建州 左等衛女直舍人 阿哈答等來朝貢 馬		



	六年	
左建州 衛	建州 衛	
		新命護印凡賜董月也住與鏡自 印繳封董察敕山又十同李城朝 還並山掌令同與一處滿還鮮
事都揮午正 督使自月 僉陞指戊	董山	
	李滿住	鮮母諭賜軍開勅正 使掠凡勅二原令月 者朝察勸月逃還賜
朝二月 貢來	易失加	董山 同與十一 賜凡一月 救察
職奴事指七 子丹揮月 襲保僉以	買禿	
		是年十月建州衛 女直千戶納速等 來朝貢馬



				建州 左衛	
				董山	
				二月甲辰 自都督 督僉事 陸都督 同知掌 左衛事 賜敕	
				塔察兒	
				二月自 指使 陸都督 指揮僉 事	
				哈當	
				二月自 指使 陸都督 指揮僉 事	十二月 自指使 同知陸 指揮使
				塔失	
				正月以 故指使 同知丹 保奴子 襲職	
				阿里	
				正月以 指使 事馬兒 塔子襲 職	
				張家 中下	
				二月以 千戶陞 指使 事	
				苦女	
				正月以 故指使 僉事襲 職	
				是年二月 尚火指 揮僉事 孫木答兀 火指使 知孫不可 析故授 入表又十 一月未 建州左衛 頭目温 答為百戶	



			八年 建州 衛	
右建州 衛	左建州 衛		李滿住	右建州 衛
		遼東 賊寇 良哈 人報 兀遣		凡察 二月 甲辰 分設 建州 右都 衛自 衛自 督僉 陞都 同知 右衛 賜敕
李禿墨 五月 賜綵 幣等 物	火兒孫 五月 以西 報海 消息 賜綵 幣等 物			
			阿失 帖木	額頂 勒賽 因不 花
			正月 自 指僉 事俱 指同 知	六月 以 故指 同知 花子 職
				十月 凡 察董 等遣 朝奏 事
				是年 二月 指 哈兀 塔克 揮同 答忽 指僉 析故 未入 表







十一年				十年
建州衛	右建州衛	左建州衛	建州衛	
李滿住 十二月遣使貢馬及物				
李土蠻 二月自陞指揮使				
塔失 二月自陞指揮使	李禿滿 正月自陞指揮使	沙隆加 十月來朝貢駝馬玉石貂鼠皮		
兀稱哈 二月以陞指揮使		忽失八 十二月自陞指揮使		
兀苦納 二月以陞指揮使	賽勒 正月自陞副千戶	鎖羅述 正月以陞指揮使	著兒速 正月自陞千戶	
是年二月尚有正千戶土哥帖木兒忽失塔陞指揮使事未辨其為二人為三月建州衛撒又合與弟來合及木合與弟來願居其妻孥來歸願居遼東自效英宗命為所鎮撫又十一	是年十二月授凡察子不花禿為百戶	是年十二月尚有正千戶木答忽卜兒速俱為指揮使事名不可析故未列表		









元天順		年十四
衛建州	右建州	衛建州
	凡察	
	察正 察妻 兒真 來朝 皇太 塔納 二顆 宗賜 絲二 裏表	
朝貢馬	莽刺	
朝貢馬	哈趙歹因	卜赤
		阿哈答
		是年正月建州衛 女直千戶合哈割 等來朝貢馬是月 尙有指揮僉事童 答蘭孫脉兒干速 克子阿卜哈早花 子得魯干禿不花 子管失答虎神扒 子古失答俱襲職







右建州 衛州	左建州 衛州	
	都督同 知陞右 都督	董山
李土蠻 都兒忒 恐得失	閏二月 自都指 揮同知	
閏二月 自都指 揮同知	二月自 陞指 揮使	
二月自 陞指 揮同知	二月以 指使 和尼赤 子襲職	忽失八 管奴
二月自 陞指 揮同知	閏二月 自指 揮同知	二月自 指簽 事陞
二月自 陞指 揮同知	二月以 指使 和尼赤 子襲職	二月自 指簽 事陞
二月自 陞指 揮同知	閏二月 自指 揮同知	二月自 指簽 事陞
二月自 陞指 揮同知	閏二月 自指 揮同知	二月自 指簽 事陞

是年二月尚  
有指簽事  
下乞力  
禕子阿哈  
答童兀  
必子阿哈  
答童兀  
哈子割牙  
沙安  
朵子速力  
撒蘭子  
昆子花俱  
襲職又  
陞指使同  
知阿都  
赤灘指使  
哈俱為  
指事  
揮使指  
簽事  
兒速古  
塔火羅  
俱為指  
揮同知

尚速保把  
丹子六  
十保官觀  
奴子哈  
兒俱襲職  
又同月  
陞指使  
哈俱為  
指  
古沙魯  
哈俱為  
指  
揮同知  
名不可  
析  
故未列表

		五年 衛建州	
	右建 衛州		
	李吾哈 正月來 朝貢馬		
			陞
		阿答忽 二月以 指揮使	忽失納 二月以 指揮使
		沈保奴 二月自 指揮同 知陞	襲撒里子 職
		高安赤 十二月 自指揮 簽事陞	納撒哈 二月以 指揮同
	刺哈 正月自 陞	職 卜子代	咬里哈 二月以 指揮簽
右成 正月自 陞	右成 正月自 陞	職 哥子襲	
		故未 揮簽 事名 列表	是年 二月 尚指 揮簽 事乞 奴兒 都
		郎木 答兀 兀俱 為指 析	失阿 卜蘭 賽亦 塔

(上終)



# 滿洲發達史(九)

日本稻葉君山著

楊成能譯

外人束縛之禁令 馬市之開市大致每次限以三日、廣寧每月二市、開原每月一市、蓋馬市者、純然因政治之作用而設立、故對於時日、定有此項限制、此外對於地點、亦有種種禁令之頒行、不特市場所在、須距城二三里之遠、即進入之時、亦須由一定關門通過、例如海西之女真、必經由開原東北之鎮北關、兀良哈則必經由廣寧東北之鎮遠關、若不經由指定之關門而經入市場者、則拒絕其互市、既至關門、先須受身分之調查、如彼等隸屬何衛、其官職之爲都督或同知、均須一一詢問確實、然後再檢定其輸入品、至於朝貢之時、視普通互市者、檢查尤嚴、苟不合格、更應峻拒其朝貢、開市三日之後、即須引退、至距邊門百里之外、又凡互市之法、規在明廷一面、固一再申令、要求厲行、但實際效力究竟若何、則殊難懸斷、要之馬市者、固以對外之安全相期待者也、惟所適用於市面之法、令在外人方面、尙能奉行、而在漢人反多自壞其例、致女真人屢向明廷忿爭、漢人之特種箇性如斯、至堪疑怪、夫然而所謂安全策者、反因是而啟衝突之機矣、

## 明代遼東之馬市(一)

(甲) 北虜與南倭

明之政治家常言、國家有二大外患、即北虜及南倭是也、北虜者、必不僅指韃靼、即東北之兀良哈以及長城以北沙漠地方散處之民族皆賅括在內也、南倭即指日本言也、倭又稱爲倭寇、大約係日本南邊之一種海寇、北虜南倭、其後遂成爲明人之一種成語、吾人今試就其事實探求之、虜之與倭方位雖分南北、其中類似之點頗多、例如北虜之容飾爲索頭、南倭爲魁頭、在漢人視之、固同爲被髮也、北虜長弓箭、南倭人長刀槍、在漢人視之、固同一武器也、倘就其言語風俗等求之、彼此類似之點、蓋不勝枚舉、然此祇就其形式上言也、若論發生之原因、則其間共通之原因甚多、一時尤不易悉數、茲姑揭其一二於下、北虜者、並非韃靼之本種、乃爲一種漢人之流、亡與韃靼人混合而成、並且有漢人冒稱韃靼而自行結合、以侵剝本國者、南倭者、亦係漢人逃亡入海、與倭人聯結而成、並且有漢人冒稱倭人而自行結合、以侵剝本國者、明廷在此等情狀之下、頗感苦痛也、又北虜之所求者、繪繪南倭所欲者、亦惟明之貨物、二者既同有此欲望、於是乃求開市貿易、奈掌市易者、恆使用種種惡劣之手段、以侮弄遠人、於是不平之感、以興寇掠之機、斯啟、其原因固南北一致、故一言北虜必聯想及於南倭、一言南倭必聯想及於北虜也、

(乙) 市馬與馬市之差別



馬市者、北虜與漢人之間所設之互市場也、明人所需東北塞外之馬匹、胥於此取辦焉、弇州史料有云、

高帝之時、南征北討、兵力有餘、惟馬匹不足、故分遣使臣、各賚財物、以易取四夷之馬匹、凡降虜土日來朝、及正元萬壽之節、內外之屏藩將帥來朝者、皆用馬爲幣、於是馬漸充實焉、

夫明室者、其發祥本在南方、跡其以兵力開基、不數年而飲馬於捕魚海上、迫逐元裔於松花江畔、寧非可驚之事哉、惟因兵力之擴充、益感馬匹之短絀、弇州史料又載洪武二十年、遣高家奴出使高麗以市馬匹、其時高麗爲恭讓王當國、上表請辭馬價、太祖諭禮部曰、

朕待諸番、務以誠信、前與彼約、許其互市、故遣人往市馬匹、今彼忽辭馬價、不過畏其勢耳、豈其本心乎、以勢逼人、朕所不爲、爾其以朕意咨彼國王知之、

於是復遣延安侯唐勝宗、俟高麗馬至、擇其可用者、概償之值、爾時高麗送馬凡三千零四十四匹、明廷於遼東邊界接受之、其次則耽羅國亦以馬來貢、耽羅者、今之濟州島也、其所貢之馬、實有一段最有興味之歷史、蓋濟州島者、元朝征討日本之大本營、東征行省所在地也、此馬種、即彼時牧畜所遺、迨至明興、乃即以之還攻北虜、因果相循、冥冥中似有安排矣、至洪武二十四年、明廷又下詔高麗、求馬萬匹、八月、高麗使權國事王瑤判繕工寺楊天植等致馬一千五百匹於遼



東且曰：『今奉綸音，敢不竭力，但比年所產之馬，軀幹短小，懼不足以副委託之命，然而禦倭致遠，負重耐久，實惟小邦是賴，敢以此數先行獻納，其餘以次奉進云云。』十一月，又致馬二千五百匹，明庭既受此馬，遂就遼東牧養之，以備軍用焉。要之，明當開國之時，所需之馬匹，東方則仰給於朝鮮，北部則仰給於兀良哈，此蓋因東北與女真尚在戰守狀態之下，有必不得已之需要也。觀太祖之訓諭，有未嘗以勢逼人，一一給還其值價之語，可以知矣。又是年，兀良哈之頭目哈兒兀歹遣其部屬脫忽思等貢馬，帝命賜之鈔幣，由此等事實徵之，明於馬市未開之先，先有市馬之舉，也可以知矣。蓋市馬者，由我一方遣人往買，與彼此往來貿易不同也。此種狀態，迄於洪武末年，未嘗或改。迨建文帝位，移於靖難之亂，成祖在北方建都，而邊郡始有馬市之設立。

(丙) 馬市開設之緣由

馬市始於永樂。弇州史料載永樂三年，設立遼東開原廣寧之馬市。又曰：此馬市一在開原城之南，以待海西之女真；一在廣寧，以待朵顏三衛，各去城四十里。弇州史料又載有永樂九年，定開平馬市之價，其事實如何，殊不可考。按開平者，在今承德府之境內，熱河之附近，實爲元之上都。假令明廷在此地設立馬市，是必在大同馬市之先，可無疑義。而永樂帝時，於北京東北今之滿洲邊塞，已設立馬市也。尤無疑議。按永樂帝之用兵於所謂北虜也，不止再三，就中永樂七年

車駕臨克魯倫河、二十三年率兵至今之阿魯璋土刺河上、可見其需用軍馬之多、與太祖洪武時代相等也、由此更可証見馬市之設立、應於軍國之需要、有覺尋常之設備、不足以集事、則必有特別之規定、以相督促者宜也、

由此觀之、則市之云者、本爲貿易之別稱、不外有無相通之義、由明人方面出其製作品、北人方面出其天產物、互相交易、以各謀益利、則互市之能事已畢矣、而其事實則有不能若是簡單者、其一面固由於南北人民之各求其需要、而另一面不可不曰遵奉永樂帝之命令而設立也、且吾人并不聞帝之此命令爲民庶之利益、或他種意味而發、直捷言之、無非爲行其操縱女直之政策而發耳、孔方炤之全邊紀畧有記事如下、

宣德六年、總兵官巫凱於廣寧市所上、福餘衛韃官馬牛之數、帝謂侍臣曰、朝廷設此互市、並非爲馬牛缺乏也、蓋因其服用之物、皆賴中國、若絕其市、必懷怨心、皇祖之許其互市者、亦是懷遠之仁耳、

此言雖發於宣德帝之口、而於祖宗之心事、可爲體會入微矣、

以上所言於馬市開設之真意、略可知矣、若夫開市之位置、大率以遼東爲限、至其所以限於遼東之故、則大有研究之價值、按之明史所載、在永樂年間、開設馬市二處、俱在開原城之東南、其



一、所以待海西、其一、所以待朵顏、而廣寧所設、亦以之待朵顏者也、但此地位、統計有明一代、迄無定所、而市場之數、亦有增減、惟觀於永樂初年、則其所設馬市、凡三、三者之中、以待兀良哈者、竟居其二、則此部族對於明室之關係、固必十分重要、吾人欲言兀良哈與明庭之關係、始即兀良哈之名詞一申論之、

兀良哈之音、原與朝鮮人所稱之渥浪海相近、致日本學者每易以之與清正公（日本古名將）所討伐之渥浪海相混、其實朝鮮人所謂渥浪海、乃豆滿江邊出沒之斡兒哈、亦謂之瓦爾哈、固不足以言部族也、至兀良哈之意義、亦殊難明瞭、蒙古游牧記中引蒙古源流之文曰、烏梁罕乃爲其汗（酋長）守金穀倉庫之人、均屬於大有福者、云、皇明職方圖謂斡稟者、虜語、即大寧之謂、明初之兀良哈、分爲朵顏、福餘、與泰寧、弇州史料謂此部族於明初、早在西拉木倫河之南、潢水之濱者、誤也、洪武永樂之際、此部族大抵在今洮南境域、東自白都納、北亘齊齊哈爾、以繁衍其種族、建文元年、燕王棣（即後之成祖）舉兵北京、於其尙未南向之時、先回馬首、以至北京北部、即今大遼河上源之地、將職司藩屏於大寧之寧王、擁之南下、以絕背後之患、其所以收此功效者、恃有兀良哈之衆耳、而世之傳者、咸謂成祖藉兀良哈之力、除去背後之患、并拔選其衆、編爲騎兵、以之南逐建文、爲欲報酬其功績、遂將大寧之地、分與兀良哈之三衛者、此實與小說中無



稽之語相類、蓋永樂即位之三年、早爲兀良哈於遼東開設二處之馬市者、未始不爲酬庸耳、其爲女直設立馬市、亦爲一種政策、明初之女直、散布於松花豆滿兩江、及烏蘇里江之流域、最主要者、爲吉林方面之集團、開原南關所設之馬市、以待海西女直爲名、實則海西者、不僅爲今松花江下流之女直、如建州女直、野人女直、亦得於市場互市焉、其後又爲建州女直之徒衆、新開撫順關之馬市、夫『女真滿萬、無人敢犯者』、非南人顧慮女直之成語乎、旣已知其然、則所以防之者、安能不注意乎、故女直馬市者、亦必爲行使懷柔政策而開設、可知、試觀以叢爾之開原、不恤爲兩個馬市之設置、且女真人雖不甚區分畛域、而於兀良哈則絕不使之混同、至其貢道、亦各殊異、其雙方牽制之用意、概可想見、陳鉞之言曰、『馬市者、非盡欲資外國之馬、以爲中國用也、蓋所以結朶顏之心、而撤海西之黨耳』、斯語至爲明瞭矣、

考其時期、則兀良哈所開之兩馬市、自永樂三年起、迄正統十四年、停罷、凡歷四十四年、至成化十四年冬、遼東巡撫始奏請再開馬市、朶顏三衛之馬市、其後俱仍永樂初年之數、女直馬市、則於成化以降漸增、其詳於後節言之、

#### (丁) 馬市之位置

馬市恆在城外、擇一定之處開設之、觀全遼志之關梁記、則於永樂初年之馬市制度、可以見矣、

其言曰、

永樂三年立遼東開原廣寧之馬市……其市一在開原南、以待海西之女直、一在開原東、以待朶顏三衛之女直、各去城四十里、

去城四十里者、明之初制然也、其廣寧所設之馬市、則與始制畧有異同、全遼志云、

廣寧馬市、在團山堡、朶顏三衛諸夷於此互市焉、

團山堡者、今又謂之馬市堡、在廣寧城北三十里、但初設之市場、又在此地稍偏東北、鉞山之麓、至廣寧馬市、則記載甚少、全遼志云、

女直馬市、永樂初年設、在城東之屈換屯、成化間、改設於城南門外西方原野、每歲海西之夷人於此買賣、

達達馬市、成化間添設、其地在古城堡之南、嘉靖三年、改設於慶雲堡之北、每歲海西黑龍江等衛之夷人於此買賣、

屈換屯之所在不明、大致在威遠堡之東方、成化中、始更初制、改設於城南、嘉靖以前之記錄、有所謂南關市者、實即指此、而又有所謂廣順關者、當在哈達河之上流、斷不可與此混同觀也、以全遼志上稱此馬市爲女直馬市推之、則可知此等市場、實係永樂以來專以此供給海西建州



互市之用也。又古城堡馬市者，前人多以爲於此等馬市外所增設，其實乃由於改設耳。永樂初設之馬市，一在開原南，一在開原東，嗣將其在於東方者移向南關外，則同一之南方，遂有兩市，於是乃不得不將原設南方之市，另覓古城堡之地點遷移矣。究之開原所設之兩市，其用途如何區別，則不可不曰：東南之市，以待女直西北之市，以待兀良哈也。惟永樂之南市，其原設地點究何所在，則不可確指。廣輿記言馬市有五：一在開原城南，一在開原城東，一在撫順，一在廣寧，一在古城堡。其駢列記載者，誤也。彼撫順之馬市，實永樂以後所添設。蓋因此時建州女直已多向渾河上流遷住，撫順實爲其通路，明廷容許女直名酋董山之要請，乃爲之開闢便利之市場焉。茲復摘錄全遼志之記述如下：

撫順馬市，在城東三十里，凡建州諸夷人皆在此買賣。

玩本文之意，撫順之馬市，當在撫順關外，所謂三十里者，則宜改爲二十里也。讀史方輿紀要曰：撫順關在撫順所之東二十里，馬市即置於此。

可見三十里者，實二十里之誤耳。此馬市至萬曆中，於是有金國汗奴兒哈赤假裝市夷襲擊撫順關，遂爲創建大業導線之事。吾人對於撫順之馬市，固覺有濃厚之歷史興味矣。

(戊) 撫順關之開市



馬市之位置與朝貢道路之關係，固有前後之不同。遼東之朝貢道，直至正統七年建築邊牆以後，始有一定之限制。邊牆者，實包有遼東西之巨大建築。明廷之所以不恤重費而從事此巨大之建築者，無非爲防止兀良哈之來寇，及女真侵襲計耳。則其於和平時，其指定貢道，令某種族於塞上一定之關門出入者，固爲當然之事。今試引全遼志關於廣寧馬市之記載證之。

白土廠關在廣寧城北七十里，夷人入市由此。

又天下郡國利病書載。

廣寧馬市在城東北七十里，入市者不可不由鎮遠關。

由吾人之想像，所謂城東北者，當爲城北之訛。鎮遠關者，即白土廠之雅稱耳。關之位置在今白土廠邊門二十華里之外。（今白土廠邊門在廣寧東北五五十里，係康熙十五年所建。）又郡國利病書關於開原之馬市，亦有左之記載。

鎮北關在開原城東北七十里，夷人朝貢入市者由此。

大明會典（弘治刊本）曰。

海西建州之來貢，在十月初驗放，由鎮北關入市。

此蓋正統以來之舊制也。關於兀良哈之來路，殊少明確之記載。勉強求之，其惟慶雲堡西方之

新安關乎（今通江口）但此關係成化以後所新設撫順馬市，則當從撫順關入，全遼志之記載有曰、

撫順關在瀋陽城之東北撫順城之東二十里，建州夷人之朝貢買賣者俱由此、

九邊圖說亦謂距撫順城之邊二十里，可知此說之不誤矣。此關之遺址，吾人雖未經踏查，然可推知關之故址當在渾河左岸，蓋渾河左岸，今尚有地名關口者，則馬市之場址當在此地之南方，可無疑矣、

總觀以上諸記載，則知馬市之地址，雖在邊牆以內，其經過邊牆之時，無論其爲女真也，兀良哈也，俱不得由指定之關門出入可見矣。又按成化時，有海西女直之酋長李撒哈赤者，曾由撫順關進入遼東，守臣告之曰：海西夷人當由開原入境，今乃由撫順入，殊乖定制，因加拒絕之事，亦其明徵。蓋關門者，由其常者言之，固爲外種族貿易之門戶，由其變者言之，亦外種族來寇之要路，無怪明室在兵畧上，於關門之地位，及數目，十分重視也。吾人不已言撫順關爲建州名酋董山要請明廷所開設乎，豈知建州女直，不特爾時收得互市之利益，後來之享其惠澤者，實無窮期也。故此關者，不特爲貨物分布之關鍵，蓋中國之文化，由內地以流布於邊郡，復由此馬市以吐出於塞外之關鍵也。故吾人又謂若非撫順之馬市，則建州之發達，不能若是之速也、



(己) 官市私市及稅率

驟焉視之、馬市者、以買賣馬匹爲初意、其實乃一般貿易地之統稱耳、惟其區別則有官市私市兩種、官市者、外夷以貨物來、由官爲收買者是也、私市者、一般人民皆得由茲買賣貨物者是也、茲將弇州史料中所記隆慶五年宣大總督王崇古北虜互市之報告如下、

大同之得勝堡市、每年自五月二十八日起至六月十四日、爲順義王俺答之部、官市有馬一千三百七十四匹、價一萬零五百四十五兩、私市有馬羸驢牛羊六千、撫賞費九百八十一兩、新平堡之市、自每年自七月初三起至十四日、爲黃臺吉擺腰兀慎之部、官市有馬七百二十六匹、價四千二百五十三兩、私市有馬羸牛羊三千、撫賞費五百六十一兩、宣府之張家口堡市、每年自六月十三至二十六日、爲昆都力哈永部、與大成部、官市有馬千九百九十三匹、價一萬五千二百七十七兩、私市有馬羸牛羊九千、撫賞費八百兩、山西之水泉營市、每年自八月初四至十九日、爲俺答多羅土蠻委兀慎部、官市有馬二千九百四十一匹、價二萬六千四百兩、私市有馬羸牛羊四千、撫賞費千五百兩、兩市皆無擾、

遼東馬市、所以別而爲兩者、因永樂中遼東官軍缺乏馬匹、因分別收買焉、皇明實錄於宣德九年十二月、又有如左之記載、



行在兵部奏、朝廷於廣寧開原等處立馬市、置官以主之、以便外夷交易、使毋侵擾、凡馬之到於市者、官爲買之、有餘則聽其售於諸人、近聞小人或以酒食衣服等物、邀於中途、或譸張事務、以相誘脅、甚足以沮遠人向化之心、請榜揭禁約、以俾遵從、

倘玩索此等文字、則知馬市者、原本官營之事業、雖不禁一般之私人交易、其皆在馬市監督官指揮之下行之也、可無疑義、惟明庭之於馬市、其主目的固在於消弭邊患、至於私人之利益、則其次也、茲於全遼志上、就其關於官私貿易之法定價值摘錄於左、

永樂三年

永樂十五年

上上馬	絹八疋布十二疋	上上馬	米五石絹布各五疋
上馬	絹四疋布六疋	中馬	米三石絹布各三疋
中馬	絹三疋布五疋	下馬	米二石絹布各二疋
下馬	絹二疋布四疋	駒	米一石布二疋
駒	絹一定布三疋		

考明代之記錄、永樂以後、對此法定之價、未聞有所變更、即觀大明會典（萬曆十五年重修）之記載、亦不外此、則可見終明之世、馬市之價值、大致皆按此爲標準也、在馬市上之各種商品、亦

俱徵以一定之互市稅、謂之馬市抽分、按明史所記、開原每月一市、廣寧每月二市、其所收之稅、即以充撫賞之用、若將法定之抽分舉之如左、

兒馬一疋	銀五錢	貂皮一張	銀二分
馬駒一疋	銀三錢	豹皮一張	銀一錢
騾馬一疋	銀六錢	熊虎皮一張	銀三分
大牛一隻	銀二錢	鹿皮一張	銀二分
小牛一隻	銀一錢	麀皮一張	銀五厘
中牛一隻	銀一錢五分	狐貉皮一張	銀一分
牛犢一隻	銀五分	參一斤	銀五分
騾一頭	銀三錢	松子一斗	銀二分
綿羊一隻	銀二分	蜜十斤	銀一分
山羊一隻	銀一分	蠟一斤	銀一分
木耳十斤	銀一分	木枯十五斤	銀一分
馬尾一斤	銀一分	驢一頭	銀一錢

段一疋	銀一錢	襪子一件	銀五分
鍋一口	銀二分	鏟子一件	銀五厘
絹一疋	銀一分	水獺皮一張	銀二分

就以上全遼志上所載觀之，則於遼東馬市究以何物爲貿易也，可以明矣。前所言塞外種族以天產品爲供給，明人以人工品爲供給，其天產人工品之究爲何品，亦可以畧知。但恐此等公示之品物以外，復有其餘之商品，則其稅率當亦由此例推定耳。並有所謂禁止品貿易者，則兵器與火藥材料是也。吾人觀於此等臚列之品目，對於塞外民族之生活狀態，亦有以窺見一斑矣。（此則未完於第四節後再續記之）

#### 四 明人對於女真政策之經過及其總評

女真人之遷徙自由，明廷至永樂既崩，其脆弱之暴露，實逾於清室康熙帝既殂落之後。反之若長城以外，則如北虜梟雄瓦剌之君長，則有日長炙手可熱之勢。此時無論東蒙古，無論滿洲，無不靡然以聽其號令。至於此際，明初永樂帝所有對於兀良哈女真等之施爲，可謂全然失其效力。迨正統帝爲北庭捕虜而後，女真人對於明室，益存輕侮之念矣。更考永樂當時，分給女真各部以衛印策道者，固有限制其在一定之地域居住，不經明人許可，不能任意移轉之用意。故衛印之文



與所居之地、大抵有幾分一致、試觀清代、以外蒙古喀爾喀土謝圖汗二十旗爲汗阿林盟、其合盟之地即在著名汗山之下、東蒙古之四部落十旗爲哲里木盟、其會盟之地即在哲里木地方、旗與旗之界線處則封土爲堆、以資識別、謂之鄂博、而於中央政樞、置理藩部、繪具地圖冊籍、凡蒙古君長之帳幕所在、俱可按圖索驥、一日瞭然、明室當永樂之初、未嘗不具此希望、但此等計畫、須以實力爲定衡、明室彼時之實力、是否能副其計畫、固屬疑問、或者實際上、女真人固極移住自由、未可知也、而果也、至宣德正統之間、此等事實、漸皆顯暴矣、

璽書效力喪失後之女真 第二之重大原因、仍如吾人前此所言、永樂帝所創建宣德帝所承襲之對女真政策、與瓦剌之亂相伴、同時根本破壞是也、何謂根本破壞、即因女真名酋、有多人參加瓦剌之役而陷死亡、致從前所得於明廷之璽書、大半喪失、或未喪失而效果消滅是也、效果既已消滅、則璽書固爲贅疣、然依明代之制度行之、固知其必有如是現象也、請稍稍申述之、夫吾人在於舊日、固莫不以璽書類於任命狀矣、然試一爲細究、則今日官廳之任命狀、乃於派委某人爲某官之時交付之、其效用、以對於本人爲限、明人付與女真之璽書、其性質爲世襲的、與今日之任命狀大異其趣、試舉一例明之、如建州衛之指揮、始受璽書而任職者、爲阿哈出、然一傳至其子釋家奴、再傳至其孫李滿住、累世皆能襲職勿替、則其任命時所得之璽書、直同於冊封之誥命、其得

邀世襲權利者、固爲女真人最大之事件、明廷並定有綿密之規程、以公布於外人、而於與此有關係之官衙間、亦使互相明瞭者、固爲當然之事、按清代之八旗、亦有誥命之頒給、其誥命以紅緞織成、內有奉天誥命云云之勅語、惟其本人之姓名、則係臨時填寫、倘本身物故、則有須持此誥命呈驗於該管衙門、另行添注其承襲人爵名之規定、明之璽書、或亦類此乎、則未可知也、又明之制度、不必有特別功勞、但使二十五年間無若何不穩之報告、則有遞進一級之例、而此璽書、又有總勅分勅之別、總勅者、對於一部落之全體共發一通是也、分勅者、從其部落之要求、而有時賜給焉、

女真人之怨忿 女真人自捲入爭亂之旋渦以來、即手中持有舊日璽書、亦等之廢紙、意欲與明庭重開和平交際、必不可得、即欲承襲前此所頒之榮職、更不可能、因俱憬然有悟於徒有璽書之無濟於事、是以明之璽書、至正統天順之時、其效力幾乎全失、加之瓦剌之酋長與明庭之和平關係、不久即行回復、明人對於女真人之襲職、更視爲不急之務矣、故於其朝貢也、恆以最下級之資格相待遇、例如彼等之入遼東內地也、不得乘用驛傳之馬、至於賞賚及賜宴、俱覺十分簡畧、女真人因此咸懷怨忿、成化十四年、有政治家曰馬文升者、著有安撫東夷記一篇、其中之一節有曰、當北虜也先倡亂也、三種胡族、（海西、建州、及朵顏三衛）皆起而從之、正統十四年、也先犯京師、同時由脫脫不花犯遼東、阿樂出犯陝西各處、俱失利、而遼東被挫尤甚、以至朵顏三衛及海



西野人女直等之名酋、率皆死於戰役、致使從前受領明廷之璽書（衛印敕道）不復許其承襲、即令歲歲入貢、不過以舍人等級相待遇、其在道途、不得乘用驛傳之馬、錫宴亦不得邀享上等之筵席、賞賚視昔更薄、皆怨忿思亂、遼東人咸知之、而無以爲備也。

由是觀之、女真人承襲璽書一事、其問題所關甚大、馬文升之東夷記更指摘當代外交之種種拙劣、而確認禍亂之真因在於不令璽書復活、使得如從前之承襲、自述其作如此獻言之後、并即見之實行焉、其言曰『予至遼東、知女真人之對於以舍人階級待遇之多怨望、因傳集彼等子孫之失其襲職者、從事譯訊、依其口述、檢對內閣所備之璽書底簿、因而取得襲職者十數人、彼等對於予之慎密態度、頗深感激云云』大明會典載成化十四年令女真之從前襲職皆得繼續勿替者、蓋依馬文升之獻策而然也。

璽書之兼併 女真之衛所至正統以後、衡以從前之土地、頗有變遷之事、故璽書之所載、與其本人實際所有者、兩兩相較、漸不一致、其相踵而至之事實、即女真各族間之豪彊者、恃其本部之兵力、攘奪他人之璽書、而兼併之以爲己有是也、此其故由於成化以後、彼等內部多有變動、而明室之實力、益以凌替、且彼等女真之豪彊、恆集強大之兵力於開原附近等處、顯露威脅之狀、倘對於彼等君長等之陞叙、一有非難、頓出不遜之舉動、故對於璽書所載、與持此璽書之身分一致不



一致等不復敢從事檢查考之明代之記錄、自永樂以來、至於萬曆初年、所賜與海西女直全部之璽書、自都督以至百戶、凡九百零九道、廣順關外哈達部強盛之時、彼一酋長手握璽書、凡七百道、清太祖朝貢之時、自哈達取得之璽書計三百六十三通、建州五百通、海西一千通、此皆歷歷載之於明代簿冊者、此皆明廷威力不行、祇認璽書不認所持之人之結果也、至於衛印亦與璽書同樣成爲可以攘奪之具矣、

衛印之爭奪 明廷頒賜各衛所之印章、此時亦成爲爭攘之目的物、試引正統七年（一四四一—一四四二年）創立建州右衛之故事觀之、頗覺其有無窮興味、當宣德八九年間、建州左衛之都督猛哥帖木兒、於今之朝鮮會寧地方、被七姓野人所襲殺、其弟凡察、其子童倉、因抱明廷所賜左衛之印章、逃之朝鮮、其後童倉、便不明蹤跡、或意其已被凡察所殺害、故童倉之弟董山、遂以建州之後繼者自承、而請願於明廷云、其父被人襲殺、同時衛印亦既遺失、明廷依其所請、別鑄新印、以給董山、而以建州左衛歸董山所管領、乃曾幾何時、亡命朝鮮之凡察、突然抱印歸來、儼然以掌印者之資格、要求明廷、俾令掌管左衛、因此問題、前後糾紛數年、明廷詔令凡察以故印送交董山、將新印繳還北京、而凡察迄不奉詔、明廷不得已、乃將新印仍由董山執掌、令領左衛、凡察持有故印、別設右衛、俾令管領、此事始克解決、夫衛印者、乃女真管轄權之一種符信、衛印之掌管者、必其門

望資格足以相副乃可，故一方面掌管衛印，一方面便能管束其各種部族，凡察者，故左衛酋長之親弟，其實力又足以副繼承之任，且故印又在其手中，明廷對於其所求之難打拒絕，固可相諒，惟當其頒賜董山新印之前，何以不先詳細偵察故印是否存在，而乃輕率從事，自墜威信，明廷於此可謂失策已甚，而頒布衛印之政策，至此又搖動矣。迨至嘉靖萬曆之際，女真各衛之掌印權，依然爲當地豪強任意攘奪，明廷明知其不法，然以實力不足以事糾正，則亦聽其自然而已。

貢使隨員之爭加名額，外族貢使之朝貢於明廷也，其隨員名額，俱有一定限制，前已言之矣。然各族之貢使，因貪得明廷種種賞賜之故，其請求入貢漸見頻煩，其隨員因能得在會同館開市（貢市）所獲種種之利益，亦益增加其人數，茲將明史蒙古瓦剌傳中具有興味之記事一節錄下。

故事，瓦剌使者不得過五十人，然彼等以貪得朝廷爵賞之故，歲歲增加名額，其後幾達二千人之衆，朝廷屢下敕書，令依原額，而迄不奉命，而使者往來塗中，往往多行殺掠，並且挾他部族以俱來，邀索貴重難得之物，稍不饜其所欲，輒肇釁端，而所賜之財物，亦歲歲增加焉。（下略）

以五十人之原額而竟增至二千人之衆，幾踰定數四十倍而有餘矣，其事之離奇孰有甚於此者乎，但以吾人度之，在於滿州方面，大抵當初並無定額，其後始追加限制也，萬曆重修之會典有曰：『近年定海西每貢一千人，建州五百人』所謂近年者，大抵指嘉靖之末隆慶之初言之，魏煥之



巡邊總論曰：『女直年一貢，每貢一千人，三衛（兀良哈）年二貢，每貢三百人以上，二項夷人每年來貢者，共額一千六百人，其宴賞之費、驛遞之擾，有難言喻者。』皇明實錄萬曆三十二年下曰：『海西建州之二夷進貢，往來於內地之情弊，久已明知之，其伴送之人多爲積猾之徒，與彼等交通者，輒被其分外需索，甚且窘苦驛遞，迫勒居民，間或被其荼毒。廷議照朶顏三衛之例，每十人來者，令其一人進貢，乃令遼東巡撫移諜轉告之，各夷（女直）籍口於舊規，堅執不聽，假令巡撫強執此意以行，誠恐激而生變，而於遼東方面，又樹一勁敵，不得已，仍令照舊入京。』於是貢使隨員之額，日益增多，明廷負擔日以加重，而女真方面則仍益肆其無厭之要求，加增無已。實錄瓦刺傳中，復載瓦刺使者來朝，視前又加三千人，復虛報其數，以冒領廩餼。禮部因按其實在人數與之較之，所報名額僅止五分之一也。先大爲媿怒云云，可見當時女真朝貢於明情狀之一斑矣。

馬市之更求增置 貢市之外人額數，既頓見增加，因而國境所開之馬市，亦逐漸要求增置。明初之遼東馬市，對於兀良哈設立者，凡二處，對於女真設立者，凡一處，已記述如前。然自建州女直之大部落移入渾河上流蘇子河之谷地以來，於是乃有於遼東方面爲彼另闢馬市之要求。於是乃擇今撫順城東關口之內面，增設一女直馬市，此馬市之增設，純然係名酋董山之力也。原夫馬市者，不特爲市馬而設，其實乃一般物品之互市場也。其地所之增加，與所在形勢之便與不便，於



其部族之發達上、影響甚大、然則董山者、固於建州之開發上、具有至大之勳勞焉、其後至萬曆年間、如今之清河城、豐陽城、寬甸、永甸等處、俱有互市場之開設、其在明庭對於此等之互市場、並不謂之馬市、然按其開設之動機、及內容等項、則固與馬市無異也、彼清人之才智及實力、果何以能驟臻發達乎、則嘗聞太祖幼時、曾以其自掘之人參、售之於撫順馬市、而資其生活矣、則夫撫順馬市、與以後增設各互市場、其有畀於清室之崛興也、不明瞭可見乎、遼東馬市之外、其最著名者、則有正統中爲瓦剌開設之山西大同馬市、嘉靖中爲韃靼之俺答汗開設之大同及宣府馬市是矣、此等馬市、初意固以充中外緩衝之用、然久而久之、明人亦漸拋荒其目的、而奉行不力矣、又有所謂木市者、則曾於遼西之義州開設焉、

漢人吏民之不法行爲、明廷最高當局之視國境與中央之互市場、固爲謀國家安全最良策、畫爲求此策畫實行上之完善計、於是乃有一種體面稅之徵收、此亦事理之所必應有也、不意出入於市場之官吏、及從事私販之漢人、往往將此種意旨、置之度外、當初會同館開市之際、禮部命大興宛平之委員、擇定舖戶、令準備外人之嗜好物品、以與外人行物物交換之制、詎意漢人之供給者、多不能滿外人要求、在明實錄上、爰有如下之記載、

國境之貿易、恒不免有私販、則足其間、此等私販之經紀人、如通事之類、往往將外人誘至館外、

僱用娼妓以媚惑之、因而弋取其利益、此猶事之小者耳、甚者、以執法官吏之資格、陰將法定之貿易價格、從事剋扣、或任意撲殺外人、即商人之中、輒喜對外人加以欺侮、愚弄、隱匿物價、或盜取其貨物、却反卸其責於外人、更有一種市場之莠民、專以禁制品如兵器等售之於外人、并將中國軍情私行漏泄、雖嚴申禁令、亦終歸無效、

夫所謂市場之莠民者、即觸犯刑辟之漢人、逃入女真部落、積多年之經驗、熟悉女真之習性、將彼等誘導以來至漢地、而自充其向導者耳、

明代遼東之馬市(二) 承前

(庚) 撫賞之厚薄

撫賞費者、並非僅充撫賞之用、凡關於開市一切費用、皆須仰之於市場之徵稅者、皆以撫賞爲名之焉、遼東志中(嘉靖刊本)又有如下之記事、

大抵全遼境土、四夷環聚、性皆貪變、故我之御之也、當以不戰爲上、兵設法羈縻之、朝貢互市、皆撫賞也、此外如沿邊報事、近邊住牧、換米鹽、討酒食、夷人之舊規、所有量處撫待、皆仰之守堡官吏、近者、官不奉公、刻軍費、恣科派、貪夷利、暗交通、反增撫賞之煩、可不戒哉、

觀明史三衛傳中記述馬市之條、更可以得其要領焉、



成化十四年、陳鉞撫遼東、復開三衛馬市、通事劉海姚安侵牟朶顏、諸部懷怨、擾廣寧、不復來市、兵部尙書王越、請派參將布政司之官各一人以監之、使無爲所侵尅、遂治海安二人之罪、使海西及朶顏三衛復行入市、開原月一市、廣寧月二市、徵互市之稅、以充撫賞、

由上文觀之、互市稅之用作一般撫賞費也、可以徵明矣、吾人驟焉觀撫賞之名、謂係漢人欲表其自尊之態度、故擇此字義以用之耳、豈知其實際、乃藉此以博外人之歡心、因而和緩邊患之一種贈賄也、當馬市之初開也、明人對於夷人撫賞物品、曾預爲告示、其載之遼東記者、爰爲摘錄如下、

撫賞 海西朝京、都督每名牛一隻、大菓卓一張、都指揮每名羊一隻、大菓卓一張、

供給 海西買賣、都督每名羊一隻、每日桌面三張、酒三壺、都指揮每名羊一隻、每日桌面一張、酒一壺、一部落、每四名豬肉一斤、酒一壺、

賞賜傳夷情夷人 白中布二疋、桌面二張、酒二壺、

撫賞三衛買賣達子 大頭兒、每名襖子一件、鍋一口、靴襪一雙、青紅布三疋、米三斗、大菓卓面半張、

零賞三衛達子 每名布一疋、米一斗、兀堵酥一雙、靴一雙、鍋一口、每四名菓卓一張、



以上所載固爲撫賞之標準、然遼東之實情何若、此標準是否能憑信、又爲一種問題、試檢皇明實錄（嘉靖二十五年十月）觀之、有如下所記、

御史張鐸奏、七月十二日、遼東總兵張鳳、巡撫於敖、使其其中軍都指揮陳守節、犒馬市諸夷、尅減鹽物、諸夷不服、守節白鳳、鳳命箠之、夷人死者七人、遂以三千騎攻虜臺、殺十六人、焚六人、備禦指揮李鉞、李白陽不能禦、其他又攻岐山東之空臺下之、縱意殺掠而去、應各重治其罪、得旨、敖鳳奪俸三月、鉞免官、白陽等逮問、

要之此等事實之所以發生、皆緣遼東武官吞沒互市之稅、遂不得不從撫賞酒食上尅減也、其招致女真人之忿爭、有必然者、隆慶中、曾於大同開設俺答之互市場焉、當時因撫賞之厚、遂至尅減兵餉以充之、然又逐年要求加賞、當局大威苦痛、以吾人言之、所以啓夷人忿爭者、不在撫賞之厚薄、其要鍵、在於官吏之刻扣與否耳、由上文尅減鹽物一事推之、可以想見一般矣、

（辛） 明人防止弊端之困難

市夷之不守法律、漢商人之惟求私利、前已言之矣、然欲防制以上諸弊、亦固甚難、觀成化十四年十一月尙書余子俊寄示遼東之勅諭、可以略知一二矣、其大意如下、

遼東開設馬市、准許海西及朵顏三衛之達子在此買賣、以通有無、俾各安其生理、此本懷柔

來遠之意也。永樂宣德年間，已嘗行之，兩方各獲利益，但其後奸詐求賄之徒，妄生事端，阻壞邊務，橫開邊釁，貽患將來，殊非細故。應由部出榜曉諭，禁約馬市，開原每月自初一日至初五日，開市一次，廣寧每月自初一至初五日，十六至二十日，開市二次。巡撫官委定布按二司爲管糧官，分投親臨市場監督，仍差撥官兵，用心防護，並曉諭各夷，不許隨身挾帶弓箭器械，止準携同馬疋併土產貨物前赴市場，由委官驗放入境，市畢即日打發出境，所有通事及交易人等，不許欺侮愚弄各夷，虧少馬價，偷盜貨物，併撥置夷人掌管失物，令人認領，不許扶同詐騙，分用財物，不得擅放夷人入城，及許無貨之官軍人等任意入市，有貨者可聽其在內過宿，以求市利。如有洩漏邊情者，發覺之後，俱撥至兩廣烟瘴之地充軍，過赦不宥。

此等勅諭，雖極嚴厲，若言其效果，吾人誠不敢信。蓋中國人之習性，縱有嚴密之法令，但頒布之後，不特毫無效力，祇以供一般官吏及關係者之舞弄，以營不法之利益而已。若此等法令果有效果，何以數次所頒，其措辭大致相同耶？茲姑就吾人所知者言之。正德中，兵部之議有曰：『廣寧開原舊設馬市，以羈縻諸夷，互市之日，宜嚴申禁令，其各城索賞之夷人，須於百里外驗放，或有私近塞垣者，速即驅逐之。則在我無開釁之端，在彼知潛入之戒。』帝曰：『可。』嗣後外夷入市，務令依期出境，嚴禁挾帶弓矢，非互市之日，不准走近塞垣。管馬市之官，其有誘取夷貨，縱令入境



私交漏洩者罪之勿赦』此等辭令固與嘉靖中因總兵巡撫等私吞互市稅款致肇事端而發表之禁令大致相同、由此并可知通事私販等或善於規避、巧脫法網、或於官吏保護之下、與女真人私相授受、並因女真人之要求、而供給以違禁物品等事、必爲例所恒有也、更即弘治十六年吏科鄒文盛之奏疏觀之、可以得其實狀矣、

遼東自先年三衛內附、東夷效順以來、廣寧開原於焉奏設馬市、當時虜方輸款以馬易取鹽米、彼得食用之物、我得攻戰之具、近賊虜狡黠、持以入市者、惟榛松貂鼠瘦弱之牛馬、又假互市以窺探虛實、中國罔利之徒、藉此結交、私售兵器、洩漏軍情、雖有監市分守等官、其勢亦不能禁、竊嘗聞之虜所易之鍋鏢、出關之後、盡皆毀碎融液、所得豆料、專以飼馬、其志不可知耶、又聞犯邊之後、所掠銅鏡等物、俱以貨賣東酋、并係繫所掠男婦、詭稱得之三衛、邀其家族以資贖取、官軍非惟不敢過問、且復餽以酒食米鹽之類、藉寇兵而資盜糧、就有甚於此者乎、乞即罷關市、

吾人於此等事實、以較清道光間廣東通商密賣鴉片之光景、可謂後先契合矣、

### (壬) 人參問題

凡出售於馬市上之女真貨物、尤以人參一項、交涉最多、此品係屬野生、採集者類皆得之於遼



東邊塞、當夫元代以前、遼東人參果有如何事實、吾人未之前聞、入於明代、野生人參之聲價、一時頓形顯著、且其時實有命令遼東都司採收若干以之進貢之事、採收之範圍、雖不甚詳、要多得之於大摩天嶺之森林中、則可知也、嗣因搜採之頻數、遼東附近之山野、漸告缺乏、於是都司乃下令東寧衛之人民、深入太子河之上流、與蘇子河之流域相互之處、着手採集、此乃天順成化間事、詎知此事進行、乃構成重大之糾紛焉、蓋因建州女真之大集團、自正統中一部自吉林方面、又一部自豆滿江附近遷徙而來、麇集於今佟家江之上流、及蘇子河之谿谷間、此等地方之權利、儼然應為彼等所獨佔、而視為彼族生活重要之本原者、於是有多數採參之漢人、為彼等所殺害、並有被其驅迫尾追、直至遼東內地者、皇明實錄（成化元年）關於此事之記載、有如下述、

自今以先、東寧衛等之軍民、私出境外採收人參、被建州女直所偽害、有二十三人逃至朝鮮境內、朝鮮國王資遣來華、

此種事實、屢見不鮮、明廷不得已、乃隱忍苦痛、停免遼東例貢之人參、此成化三年事也、皇明實錄、又有如下之記載、

故事、遼東都司歲貢人參、每年役使東寧衛率出境採集、時建州女直頻歲入寇、人不聊生、賦

稅無出、巡撫都御史以爲言、乃罷免之、

夫女直者、本非中國仇敵、其所以寇邊者、固由於兀良哈之指、實亦因採參問題有以啓其憤怨耳、明與女直之交戰、在是年十月、女真此時凡從前所失之於李滿住父子及董山之勢力、蓋已回復、況明人傲慢、其不肯自責之態度、無時不令人難堪、採參問題如此、互市問題亦如此、故雖質朴如女真之野人、亦不免激而生變也、由此觀之、後日清之太祖與明人之紛爭、終不免訴之武力以解決者、夫豈非手段之正當者乎、更有爲吾人所宜附帶說明者、則因清之太祖固亦因人參問題備嘗辛苦者、試從清太祖之實錄（日本傳鈔本）上觀之、又有如下之記載、

我國與明人爲人參之交易、始用水浸、明人佯爲不購、國人因懼朽敗、急於出售、輒難得多價、上慮無以充民用、欲煮而曝之以售、諸大臣貝勒難其議、上不聽、仍如法製之、售之甚易、且得價常倍、以利民用、

此事實之記載、在萬曆三十三年、其信然乎、依吾人所探考、萬曆三十七年中、御史熊廷弼曾有故意將互市停止、使彼等女真人陷於窮窘之事、武備志錄當時女真之實狀有曰、

廷弼乃欺西虜、以携貳東北江夷之黨、與於時拒絕其朝貢者二年、致其人參之涸爛者、達十餘萬斤、夷人甚窘、乃聽勸稍稍還其故地、



使以上所傳爲確，則於人參貿易之關係國用、太祖及羣臣之十分重視，以及互市商人之種種故智、歷歷如繪焉。故互市之開否，實於彼等部族發展上影響甚鉅也。

(癸) 明末之馬市

嘉靖以前對於女直之馬市，爲自鎮北關入境之開原南關市，及自撫順關入境之撫順市。迨至隆慶萬曆之交，所有馬市之地址，俱經改變，大畧如下。

廣順關 一名南關，其地約當開原南哈達河之上流，今古城堡之西南。此市因海西女真之名酋王台移入新城之地，經始建設。王台一時之勢力，幾幾能凌壓女真各部。明將李成梁因思利用其勢力以爲屏藩，故將互市場移設於廣順關外，以結其歡心焉。王台之部族，清人謂之哈達 *hata* 之萬汗，後併於清。

鎮北關 一稱北關，在開原之東北，葉赫城之南，孤榆樹之附近。此實慶雲堡之互市場所移設也。葉赫 *ye-he* 者，本自蒙古之杜默特移來。迨至金台失、白羊骨之二名酋出，其實力勢望，俱不在哈達之下。明人移互市場以就之者，亦所寓懷柔之意耳。不幸至清天命中，爲太祖所攻陷。

撫順關 與前同。



清河城互市 在太子河之上流

驪陽互市 在驪陽邊門附近

寬甸互市 在寬甸

清河以下諸市、乃萬曆元年驅逐寬甸一帶之女真人展開新地後所開設、東夷考略記其事曰、萬曆元年、兵部侍郎汪道昆閱邊、總兵李成梁清展拓寬甸六堡、其地北界王杲、東隣兀堂、計在必爭、會杲就戮、兀堂亦懷異志、方修築十岔口寬奠堡、時巡撫都御史張學顏按臨視之、兀堂等數十酋環跪請曰、修堡塞道、不得間內地圍獵、願質子爲信、俾令所在易取鹽布、都御史於工竣之時、乃疏請增設寬甸永奠之市、制曰可、於是諸夷享互市之利、無敢跳梁、

由上文義觀之、明人之增添互市者、乃緣於女真人哀憐之結果而然、但事實殊未必如是、明人之所以開拓寬甸永奠市者、乃因國方不足、故啗以利而從其請、以期和緩於一時耳、此市既設、繼續維持者計三十年、以迄清太祖之崛起、未嘗或廢也、惟明人之記錄此互市場、有不盡爲交換馬匹之所者、吾人括之於馬市名詞之下者、謀記述之便利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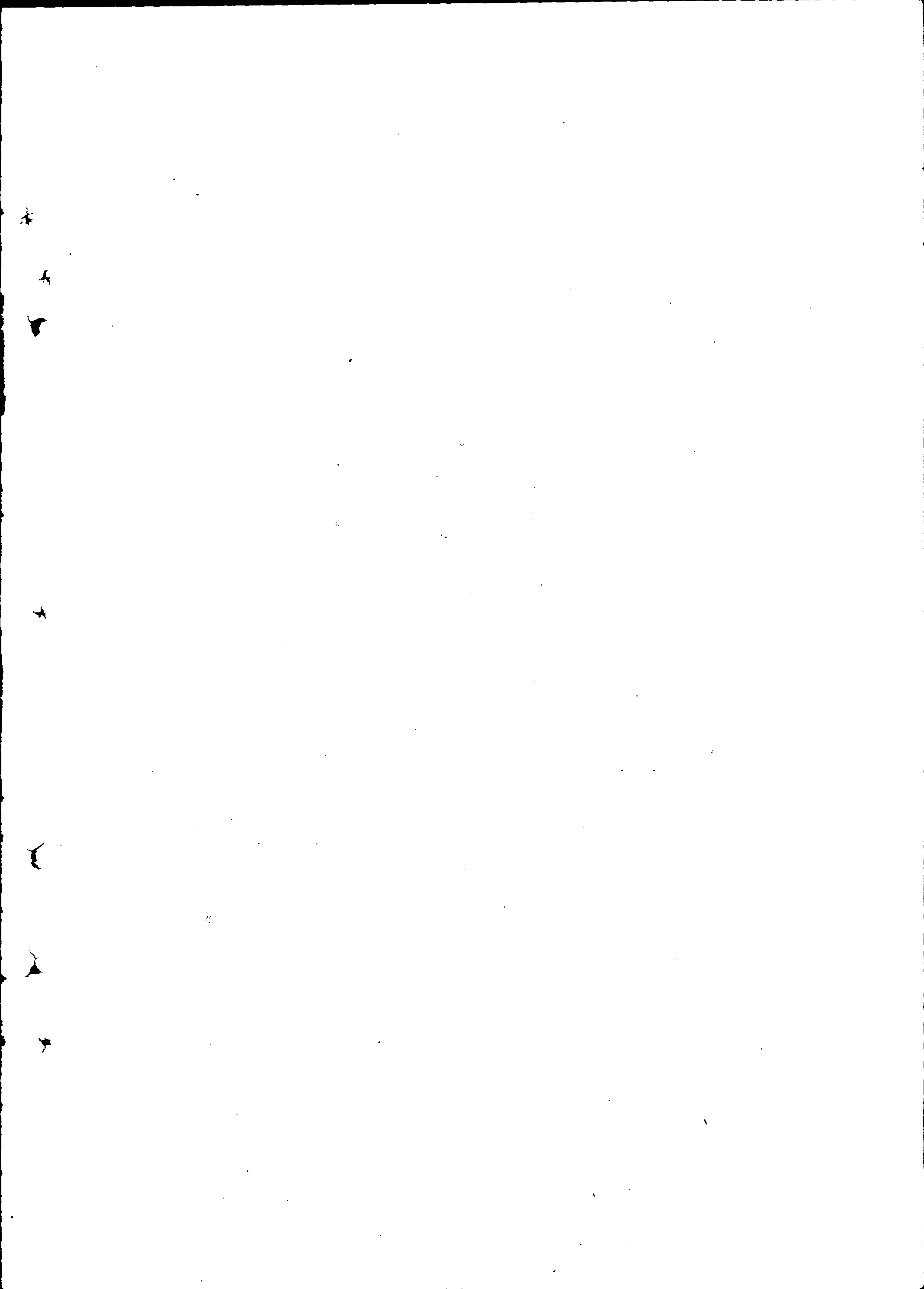
文

沈瑞麟



苑





# 文錄

明封琉球國王尙豐勅跋

羅振玉

右勅黃紙書。四周印雲龍。後署崇禎二年八月十六日。勅爲遣戶科右給事中杜三策。行人司司正揚掄。諭封琉球國王尙豐。並班賞略稱諭琉球國王世子尙豐得奏。爾父王尙寧。於泰昌元年九月十九日薨逝。爾爲世子。理宜承襲。特遣戶科給事中杜三策。行人司司正揚掄。封爾爲琉球國中山王。嗣理國政。併賜爾及妃冠服綵幣等物云云。案明史琉球傳。不載尙寧卒年。但云天啟三年尙寧已卒。其世子尙豐。遣使請貢請封。五年遣使入貢。六年再貢。是時中國多事。而科臣應使者亦憚行。故封典久稽。崇禎二年。貢使又至。請封命遣官如故事。乃命戶科給事中杜三策。行人揚掄。往成禮而還。今以勅文考之。則寧卒于泰昌元年。傳所未悉。而行人司司正。傳又誤作行人。職官表。行人司司正一人。正七品。左右司副各一人。從七品。行人三十七人。正八品。司正不得稱行人也。徐葆光中山傳信錄。中山世系本之。其國中山世鑑。稱尙寧以泰昌元年卒。與勅文正同。至勅使杜三策。稱戶部左給事中。揚掄稱行人司司正。左給事中乃右之譌。揚掄稱行人司司正。則較明史爲得也。周煌琉球國志與傳信錄同。蓋即采傳信錄也。傳信錄又稱六年。三策等始至。國王遣使入謝。明史但云

成禮而還。若上年已受封者。所記又未諦矣。

日本臺北大學教授文學博士藤田君墓表

前 人

維己巳孟秋。吾友日本藤田博士卒於東京。赴至。予爲位哭之。君嗣子及門生。尋以狀來。乞爲文表墓。予交君久。知君深。其何敢辭。案狀。君諱豐八。字劍峯。德島縣美馬郡人。祖米藏。考眞七郎。並以厚德著稱。君幼敏異。年十八。卒業德島中學校。年廿四。卒業於第三高等中學校。已負譽望。年廿七。卒業於東京文科大學漢文科。授文學士。聲名藉甚。時年少志銳。以振興漢學爲己任。講學於東京專門學校及哲學館。復與同學田岡嶺雲諸君。創東亞學院。先後刊行講義錄及文學諸雜誌。一時紙貴。明治三十年。當我光緒丁酉。予主學農社。聘君。遂譯農書。君遂至上海。明年。予以西力東漸。非中日敦睦。不克御務。顧語文閼隔。意志不通。擬創東文學社。以溝通之。君欣然贊許。自任教授。此予與君定交之始。而兩國士夫交誼之增進。亦實自此校始。願是後各省長吏。奏派留學生者。踵相接。多令習法政陸軍。予私語君。謂今派遣諸少年。國學淺薄。志意未定。異日恐非國家之福。君亦憂之。謂或且礙兩國邦交。反吾儕所期。未可知也。及予視學東渡。諸生果昌言革命。予爲江督劉忠誠公鄂督張文襄公言之。乃謀補苴。後此所派。多令習實業。然橫流已不可挽矣。予與君志趣契合。故所至邀君俱。壬寅。應粵東當事聘。薦君同往。嗣是主江蘇師範學校。長北京農科大學。皆延君總教習事。



每君授課暇。輒相與論學。恒至午夜。如是者十有六年。辛亥國變。君勸予避地海東。與京都大學教授內藤狩野諸博士謀。所以安遠人者。周且摯。予既至京都。君歸東京之池袋。予已未返國。兩京神坂諸耆舊。置酒爲別。君遺書言。公歸不能挽。何忍面決。公歸母過苦。天時人事不可知。即志不酬。著作已足千秋。幸蓄光采。異日或相見。然由是與君竟永決矣。公既家居。學益力。所造益深。大正七年赴粵。主嶺南日報者逾年。九年授文學博士。十二年任早稻田大學教授。十四年任東京文科大學講師。十五年升教授。任東洋史學第一講坐。叙高等官三等。昭和三年。任臺北大學教授。補文政學部長。四年五月。應東京大學之招。將以季夏講交通史。而君遽病。至七月十七日。遂易簀。距生於明治二年九月。得年六十一。以其月廿日。永窆于小石川護國寺。朝廷旌以幣帛。叙勳四等。士林哀悼。痛失師資。君娶丸橋氏。嗣子金之丞。君性通脫。不矯飾。與人交。披瀝肝鬲。予別君十年。兩得君書。當甲子秋。予蒙恩以文學侍從。尋值宮門之變。所歷至危。不自意全濟。明年扈蹕出都。君展轉廉得其狀。遺書慰問。丁卯五月。吾友王忠愨公效止水之節。君再遺書。言聞靜安耗。傷感百端。然既求仁得仁。但苦不得公訊。願靜安爲其易。公爲其難也。靜安者忠愨字。往歲東文學社從君受學者也。嗚呼。予尙何以慰君哉。君之學。兩國人士莫不崇敬。而抱親善之志。事與願乖。君在九原。殆有遺憾。世或不盡知也。爰表君學行。並繫以銘。銘曰。

滄海之東日所出。儒學昌明如朝日。維君懷文兼抱質。周遊禹域探石室。與君遇殊志則一。卅載訂交若膠漆。親仁善鄰互倡率。詎期斯願竟違失。邪說淫辭日洋溢。憂來如山不可窒。君既逝矣我何述。安得從君萬事畢。

外務部左丞辜君傳

前 人

君諱陽生字鴻銘。先世福建同安人。君考某贈公。商於南洋之嶼嶼。因家焉。君幼而岐嶷。以生長海外。不能返國求學。贈公有英國友人過嶼。嶼者驚其敏異。願携之就學英國。贈公許焉。公所學兼人稍長。入愛丁堡大學。畢業授博士。時考妣已先後下世。贈公恐君失學。遺命不以喪告。君後始知之。痛歸不及見父母。遵遺命。遍歷歐西。求其政治學術。先後畢業於德國工科大學。法國巴黎大學。復遊歷意奧等國。才名籍甚。君恥不知國學。返國謀補習。時年將三十矣。初依伯父某於福州。離國既久。中土語言文字。均不能通曉。乃復至上海。從師受業。讀五經諸子。日夜不釋手。數年。遂遍涉羣籍。爽然曰。道固在。是不待旁求也。時南皮張文襄公督兩粵。聞君名。召詢歐洲政學。時我國與歐美通使未久。使列邦者。見歐美強盛。眩奇驚異。自愧不及。雖夙學如郭筠仙侍郎。曾惠敏公。且不免君獨非之。謂歐美主強權。驚外者也。中國主禮教。修內者也。言一時強盛似優於中國。而圖長治久安。則中國之道盛矣。美矣。文襄聞而大異之。延入幕府。不煩以常職。有要事就詢焉。嗣隨公移節兩



湖。及甲午戰役。挫於日本。海內人士憤然圖自強。事事欲效法歐美。歲丙申。有請文襄設報館。開言路。申士氣者。文襄以詢君。謂民氣一動。不可復靜。馴至辨言亂政。將不可收拾。力陳其弊。復上書備陳西政之失。乃迫於羣議。卒無效。君愜然曰。亂幾兆矣。意者天禍中國。非人力所能挽乎。已而果有戊戌之變。法庚子之拳禍。辛亥之革命。倘早從君言。烏有異日之亂哉。庚子夏。長江諸督既與列國訂東南互保之約。聯軍將入都。君亟請於文襄曰。東南之約。一時權宜計耳。今各國誅求太過。謂倡禍在朝廷。宜電上海各國領事。聲明聯軍入都。不得驚兩宮。萬一反是。則中國大義名分所在。東南約且無效。擬歐文電稿以進。文襄與江督劉忠誠公。踴之發電如君言。君又以英文草尊王篇申明中國大義。歐人大感動。辛丑和議告成。此電與尊王篇與有力焉。而當時儕輩。或於文襄前譖君。謂且觸列強之怒。壞和議。乃卒無事。譖者始結舌不復言。光緒季年。朝議籌備立憲。君知禍至無日。乃爲書數千言。痛陳利害。請當事代奏。書上執政。以爲迂闊。寢不報。君雖位卑。分疎。其自任天下之重。如此。君在文襄幕府。既不勞以常務。多暇日。嘗言。近人欲以歐美政學變中國。是亂中國也。至歐美以強權爲治弱者。當之輒靡。羣強相處。則爭異日。列強競爭。必烈。微中國禮教。不能弭此禍。願西人尙未見及此。乃譯四子書及我國典制諸書爲歐文。每一脫稿。列國爭傳譯。及巴爾幹戰事起。先後三年。卒如君言。於是羣悟東方學術之可貴。各國大學乃爭設東方學講座。此實君啟之於三十年。



前者也。君操守廉潔。周懋愼公督兩江。奏調總辦濬浦局事。局中洋員蝕巨金。君聞之。將揭發。荷蘭利濟公司西人某。暮夜袖金十五萬求緩頰。君峻拒。卒以聞。由是積弊一清。生平無積蓄。國變後。貧不能自存。而救世之志不稍挫。每以歐文論時事。侃侃無所避忌。列強爭傳誦。雖憚其嚴正。未嘗不心折也。方辛亥革命。君窮無所之。適奧使某以友朋之誼見招。乃挈家至京師。日事著述。兼以教授。自給。境益窘。體漸衰。嗣應日本大東文化協會主講之聘。留海東三年。丁卯秋返國。疾疢時作。而著書不輟。戊辰三月。感時疫。卒於北京寓邸。卒前數日。口占遺奏。尙殷殷以東西政教不同爲言。遺疏達行在。天子嘉其忠。賞銀治喪。並賜含謨吐忠四字額。以旌之。嗚呼。君平生所以籌宗邦及世界列國者。雖未獲收。曲突徙薪之效。而薄海內外。莫不推君爲先覺矣。君生於咸豐丙辰。卒于宣統戊辰。得年七十有一。娶於某。繼室某子某。所著書多歐文。其以國文論撰者。予爲選其尤爲讀易草堂文集二卷。予與君交垂三十年。知君諗。爰爲之傳。俾後世尙論者。知君之不見用於當世。乃國與民之不幸。而不在君也。

璽印文字徵序

前人

古璽印文字。其在周季者。爲古文之一體。專以摹印。故與古文或異。及漢兩京官私印信。則易篆勢之婉曲繁縟。而爲簡直方正。其體又近古隸書。往往省變。違六書之正。然大半在許祭酒作說文解

字之前。故可以考古文。可以證許書。予往者作璽印。姓氏徵。欲繼是爲文字徵。因兒子福頤。方采輯古官私璽印文字。以續桂謝二家之書。遂輟而不作。且詔之曰。昔許祭酒說文解字後序。病當世之士不能闕疑。詆爲巧說。衰辭。使天下學者疑。今之學者。抑又甚焉。汝爲此書。當以是爲戒。勿妄騰口說。第就諸家譜錄所載。類聚而精摹之。可矣。閱八年。遂成古璽文字徵。漢印文字徵。各十四卷。其不可識者。各爲附錄一卷。影印既畢。爲書其端曰。古璽文字。既爲古文之一體。頗不易識。兒之爲此書。蓋上溯殷虛遺文。古今石刻。並考許書及郭氏汗簡所載古文。以旁求之。遂得其大凡。今約舉之。如天作夭。牢作𠩺。與作𠩺。吉作古。鮮作𠩺。明作𠩺。从日。季作𠩺。省干。宗作𠩺。𠩺。並與殷虛遺文合。又許書日廂之廂。徐鉉謂俗別作𠩺。非是。今殷虛遺文有𠩺。𠩺。文作𠩺。實爲一字。是殷周已有之。足徵非俗作。其與古金文合者。皇作𠩺。亦見邾公華鐘。蘇从魚从木。亦見蘇公敦。史頌敵。𠩺。說文所無。亦見郟侯戈。變作𠩺。亦見曾伯𠩺。簠。晉邦盃。皮作𠩺。叔皮父敵作𠩺。皮氏小幣作𠩺。鄭作𠩺。亦見鄭叔向敵。鄭同媿鼎。叔上匱諸器。攸作𠩺。亦見師酉敵。相作𠩺。亦見燕相邦劍。朱作𠩺。亦見師酉敵。樂作𠩺。亦見子璋鐘。休从𠩺。亦見貉子卣。師害敵。賓作𠩺。亦見欵敵。買鼎。農卣。邦从𠩺。亦見毛公鼎。封敦。陳侯午敦。卽說文所無。亦見卽鐘。齊作𠩺。亦見齊癸姜敵。安作𠩺。亦見安平小幣。衆作𠩺。亦見師寰敵。身作𠩺。亦見梳伯敵。季叔盤。殷作𠩺。亦見殷殼簠。殷殼盤。奔作𠩺。亦見周公敦。石鼓樂作𠩺。亦見







南征伐荆。豎白敦從王伐反。即荆字。皆作豎。知从荆爲得。古文卿鄉同字。於文皆从艹。漢印有卿豎  
施印。卿篆作𦵏。即說文新附之卿。尙从古文卿。古金文蔥作𦵏。見毛公鼎及克鼎。漢印有張蔥趙蔥  
萬蔥。其文作𦵏。即許書之蔥。尙从古文蔥。曾說文作𦵏。从𦵏从艹。古金文若曾伯鬲簋余義編鐘  
皆作曾。叔姬簋段敦作曾。漢印有任曾郭曾皆恩田。非田畝之田。乃象器形。从艹。與金文同。許書忝作忝。上从丩。  
从走諸。孟鼎諶田鼎師兌啟諸器皆作忝。从火。石鼓文从忝之字亦然。漢印中諸从忝之字。若趨。武男  
章。若超。徐超。印信。若趨。鮮于。趨。若越。越青邑君及黃神。越印楊越私印。若起。高起之印。趙起印。若趙。趙太子丞趙遂趙。殷趙不圍等印。均从忝。與古金文  
同。德說文作𦵏。从𦵏。古金文皆从𦵏。漢印亦均从𦵏。無从𦵏者。復說文作𦵏。古金文作𦵏。高比。漢印  
省作𦵏。魚復。長印。亦不从艹。農許書从𦵏。諶田鼎作農。史農釐作農。散氏盤作農。漢印有代郡農丞作農。  
樊農作農。均从田。其義爲農。而趨田从勾。則義不可曉。求說文作采。石鼓文作采。漢印若救自爲沈  
公救救眞救翁穉等救字。並从采。與石鼓文同。魯說文下从𦵏。古金文皆从𦵏。从𦵏。漢有魯墮魯君  
似魯平魯奉等印。並从𦵏。古國名之管。今从艹。漢石經春秋作管。从竹。人姓之管。以國爲氏。漢印管  
姓印甚多。均从竹。不从艹。會說文作會。从𦵏从艹。蔡子匱作會。會宜年印作會。主父會印作會。會之  
義爲器。蓋引申爲會合字。作會。正似器。蓋上下相會合之形。非从𦵏也。高說文作高。从台。古金文  
从台从自。印文亦然。作台失其形矣。韋說文作韋。殷虛遺文作韋。玉氏象足形相錯。以守衛口內。與

衛同字。印文有韋臨韋良。其文作韋。尙从五。初形未失。許書作比。則形晦而義失矣。又羊說文訓羊鳴。篆作坐。牟訓牛鳴。篆作牟。一〇皆象口出氣。不應異其形。漢印文羊作羊。大羊家印。牟作牟。兩字均从一。知牟初字亦从一與羊同。漢印有牟君侍文作吉。高牟文作牟。知从一。乃後來改變。許君生漢季葉。已昧其初形矣。說文無戠字。漢印有戠。審戠。裴金文遂戠。謀鼎作戠。其文从支戶。殆即啟之重文。許書佚之。以上所舉皆根據古文。足證說文解字之失。有裨於小學。至編中所釋。亦尙有疏漏。如疋纒二字。並見說文。誤入附錄。又附錄中之匪。匪从口从耳。殆許書之耳。耳从耳。壬聲。殆聽之重文。亢倉子耳眛目眛。其字徑作旺。蓋从於从車。古金文輦字或省作輦。家。此殆亦輦字。豈即公字。亦見蘇公子啟。又汗簡翟作翟。知翟即夷翟之翟。璽文有戀字。附錄又有戀。知戀亦即戀字。但省白耳。至因汗簡瞿字作瞿。象兩目殆以為瞿字。因定鉅文之瞿為瞿。二目可相比。不可相上下。汗簡殆不可從。又因瞿字而定眵為目。又釋眵為目。亦有未安。又肥君光印之肥。肥少孺之肥。肥定國印之肥。皆肥之省變。亦誤釋為肥。如是之類。異日並當補正。兒之爲是書也。始于壬戌。成于己巳。爲時頗久。予深嘉其勤慎不苟。今又助予寫定集古遺文。於文字之學。已窺藩籬。後此其從文字訓詁。以求六經之旨。以淑身繕性。毋逐末而忘本。毋務小而失大。此尤予所屬望者矣。



# 詩錄

庚午重九日謁 元帥林

王樹翰

茱萸滿把風吹帽。鐵壁峯前偶駐車。山勢東來龍起伏。字形西去雁橫斜。疎林雲密疑無樹。絕巘霜寒尙有花。俛仰不勝興廢感。大河終古浪淘沙。

前題

吳家象

西風瑟瑟催黃葉。一路秋光送客車。溪水舊縈雙嶂曲。墓門新枕半山斜。山前新營張元帥墓尙未落成舉頭雲壑千年石。山形峭峙高不可攀絕頂有石矗立正對墓門過眼霜林二月花。醉把茱萸獨惆悵。中原到處有蟲沙。

和仲賢兄謁 元帥林詩兼次元均

沈彭齡

風軟鳥喧新驛路。山行客御小平車。步來秋草人偏健。跋入雲巒日未斜。形勝最宜名將塚。薄寒猶見塞垣花。明年細雨江村道。相約同遊踏淺沙。

九日賦詩用硯齋總長韵

鍾廣生

極目關山紀遠游。茱萸插處憶杭州。離懷兄弟三千里。老境文章第一流。登到險巖心最小。飽經憂患舌能柔。杜陵短髮添愁思。羞見黃花對晚秋。



晚秋昭陵閒眺

王肇宸

昭陵原上隱飛埃。木落霜寒古戍開。極日關河動急景。愴懷烟雨陟層臺。漫勞濟勝尋幽興。縱覽橫流想霸才。鄉國蕭條增悵望。西風殘照雁聲哀。

送路夫之北平

前人

荆。卿。兵馬縱橫日。胡爲作遠行。清才緣病累。孤憤向誰鳴。知子中懷惡。棖予別緒縈。驅車涉易水。歲晚弔

立冬日聞山陝底定大燾入關將之金陵閔念茲年亂局喜成口號三十二均奉寄津門王廷  
五幕府劉作琳羅繩甫祕監  
陳紫瀾

渾沌四天合。玄黃一月高。孟冬是夕至。大陸朔風號。西旆煩誰指。中權勝獨操。已聞收窟穴。欲請息  
弓刀。兩紀纏遊擾。諸州困鬱陶。編裁詎云驟。蹶起乃相撓。繆貌爲駟驅。陰懷實餐饗。揮援希右袒。犇  
走萃時髦。士血盈原壑。疇田化塹壕。梁園孳後獲。齊捷應先眺。遼左初傳箭。燕南遂駐旄。潼關剋日  
下。隴將棄繻逃。豈有山樞志。寧猶板屋韜。少君圖幹蠱。溫翰沛屯膏。要使戎兵戢。非耽幅裔褒。故人  
分璽節。自昔語醇醪。前席諸賢在。青雲六翮翱。深焚教拯拔。尤穢與澄淘。微服防狙伺。新軍易桀鰲。  
迹嚴奸宄詰。令厲選徒囂。慎爾干官謗。恫其懷衆傲。公才俱努力。峻位匪輕叨。建業趨行燾。三年繫

纏。霧。消。成。豹。變。水。得。慶。魚。遭。秩。立。班。揚。解。同。聲。雅。奏。漱。逕。須。遵。蕩。蕩。從。與。易。滔。滔。庸。蜀。惟。殘。孽。黔  
梧。小。繹。騷。澗。東。方。跳。鱷。漠。北。未。馴。獒。近。闕。毋。窳。枕。危。流。只。迅。篙。虹。當。淫。氣。斂。虎。必。孳。交。牢。是月虹藏不見虎始交  
待。埽。區。中。翳。看。書。國。外。勞。安。攘。千。載。業。老。矣。望。吾。曹。

鵬 雛

許 同 莘

鵬。生。一。月。大。如。雞。母。利。喙。長。距。顧。盼。已。自。不。凡。真。英。物。也。  
骨。相。權。奇。照。眼。開。未。豐。毛。羽。見。英。才。鷗。鷺。毀。室。方。多。難。待。汝。他。年。搏。擊。來。

己巳九日偕闕霍初登吉林北山

前 人

已。驚。生。死。隔。數年前君聞人言謂余已死携。手。此。登。臨。身。世。歸。平。淡。文。章。雜。徵。音。盤。空。飛。鳥。疾。極。日。戰。雲。深。今。夕。松  
江。路。蕭。蕭。楓。樹。林。

贈陸彤士

前 人

落。日。雞。林。道。驅。車。送。客。來。相。逢。真。失。喜。欲。語。轉。心。摧。問。俗。非。吾。土。還。山。有。劫。灰。淒。涼。米。居。士。書。畫。壓  
船。回。南海譚丈篆青携所藏書畫來吉冀有物色者是日歸途相遇詢知所售僅百一耳

題鍾慈盦山居讀易圖

前 人

羲。皇。一。畫。開。洪。濛。錯。以。八。卦。爻。旁。通。靈。龜。龍。馬。亦。常。物。取。象。日。用。非。神。工。後。儒。嚮。壁。恣。探。討。不。言。人



事言天道。京焦占驗雜譏祥。王韓祖尙歸莊老。希夷衍數推先天。河洛同異何紛然。濂溪圖說伊川傳。經生佔畢忘其偏。聖人作易有憂患。修辭立誠戒誕謾。吉凶悔吝象著明。進退不失利艱貞。課虛鑿空兩無當。精義致用在中行。我聞仲翔徙交廣。著書闡曠探爻象。又聞靖州魏鶴山。潛心辭變避譏訕。前賢學易要寡過。豈有奇論驚愚頑。錢塘先生少嗜古。早歲聲名動公輔。躍淵自試蔚龍文。含章從事漸鴻羽。黯澹西郊有密雲。明夷垂翼憂心殷。未光日月重離治。忽作昆侖萬里身。此身蹇險心猶在。賜環畢竟恩如海。履霜不覺已冰堅。升陵頓見山河改。萬事盈虛那可論。羣龍戰野風塵昏。驅車出塞度遼水。欲以經論迴澶屯。論字從鄭義廿年身世如驚電。書生且喜留真面。歷盡時艱道味親。旁觀棋局天心見。天末西風憶紫莼。故山聞有剝廬人。塞泉冽井不堪汲。聊寫畫卷畧山民。長白之山粟末水。其中林壑擅幽美。蘧廬四壁納乾坤。滴露研朱不知紀。我亦憂虞坎窞來。相逢塞下馬虺隤。槎枒萬感出胸臆。坐對江上濤聲哀。讀君此圖三歎息。還山滿地叢荆棘。翰音徹天夜未闌。月落邊城萬山黑。

題鍾慈盦湖濱補讀圖

前人

絕徼歸來兩鬢星。浮生事業付沈冥。文瀾閣外煙如水。斷續鐘聲著意聽。

生日述懷

前人



知非漫自說行年。回首前塵已惘然。不逐時趨負弧矢。一從含識看烽煙。六歲入塾時越事告急沿江戒嚴平生林壑歸潛志。此日庭階卻掃編。一事誓心除妄語。欺人文字痛剗鐮。

天涯萬里話親情。斗室深宵兒女聲。且喜持家資婦健。未能釋累是蘭徵。時姪人有娠文津學海茫無際。

淡食蠹衣了此生。廉取吾師周茂叔。要知造物忌虛名。從兄仲威嘗謂余云造物最忌者名凡文人多一分時譽即子孫減一分福澤周茂叔廉於取名此語最有味

曩游雁蕩識祝君。果臣於永嘉塞上重逢一星終矣春日招飲會有敖東之遊賦此奉謝

前人

永嘉嗣響幾人存。斤竹逢君把臂論。風雨十年成隔世。刀鏗萬里總驚魂。停車欲酌黃龍府。杖策新

過白馬屯。白馬屯在吉城外西南百里豈有勝情兼勝具。祇緣濟度是鄉村。

萬木連天一徑深。草堂開日碧森森。尊前蘇李多鄉思。座上歐梅有放吟。許我登高能賦物。遲君刻集寫題襟。樺皮滿地殘書在。髣髴鄱陽歷劫心。

題亮伯社長浦雅堂遺集

孫雄師鄭

亮伯愛我小楷書。謂有別趣非墨豬。我生萬事皆拙鈍。背時未得風吹嘘。蕭張筆勢尤未習。但無媚骨羞曳裾。而君乃有嗜痂癖。賦硃強使儕璠璣。燕盦同歲客邊塞。迢迢雙鯉來徐徐。濱江孔廟作碑記。高文典冊卑相如。分金助我禦冬蓄。霸子剖甕嘗羊菹。上言祝我加餐飯。下言感逝增悲喏。當年

譯署氣虎虎。絕塵奔逸龍超攄。榕城作宦正鹽筴。威聲遠邕桃溪墟。晚傷世變隱文字。雕蟲篆刻存緒餘。詞源倒峽猶洶湧。獨涵道味鋤經畚。天地閉矣瞑不視。遠游莫返班生廬。寂者今日果圓寂。亮自號寂者余。嘗規其不吉。度一切苦真不虛。敬禮遺編自刪定。病中執卷讐豕魚。流傳不朽浦雅集。西河石笥同珍儲。九京吟社未蕭槭。澹翁成君止叟宋君迎衙衙。我生靡樂訂後約。相逢周禮賡猶醪。知君豪氣尙衝斗。欲洗兵甲鞭夔魑。我吟小詩博君笑。薦馨酒熟浮清蛆。

定山挽詩

陳紫瀾樵岑

平生詩藁不成冊。南朔巾車老等閑。多媿雅稱今鮑謝。新刊小印十江山。春時酒醖髯猶絕。塞上烽烟病忽孱。幽笈一銘待誰付。了知彌榻嘖嚅間。

前題

趙孚信天

乾坤落落感離羣。絕似飄風送斷雲。苦憶纏綿成酒疾。偏驚喪亂起邊氛。隨身史局翻爲累。執耳詩壇枉策勳。自古和戎多忍痛。泉宮幽闕未須聞。

臨風對酒總傷神。詩索枯腸別有真。鴻雪緣慳相恨晚。雞林價好未應貧。畫圖灑墨成三絕。姜宜軒製粵榮樓問字圖袁珏生寫君所爲詩可稱三絕。雅集題糕少一人。過眼風雲驚乍定。龍城愁見隔年春。

前題

汪維城宗可



邊事初安帖。騷壇失老成。江關最蕭瑟。才調總縱橫。每恨相逢晚。長留飲者名。舊廬重過處。腹痛未勝情。

遺我詩兼字。裁看近浹旬。酒痕雙袖永。墨潘異時新。甸雅平生事。花騶嶺嶠春。楚招魂不返。江浦水鱗鱗。

前題

王丕承作鑄

拍翼浮漚四十年。清貧安得買山錢。吟成好句頻呼酒。說到窮愁欲問天。垂老邊關猶傳食。思歸故國盡烽烟。時江浦方有兵事一棺蕭寺淒清甚。君槐厓濱江極樂寺如此才華劇可憐。

京國騷壇舊主盟。暮年草檄尙縱橫。清新絕似庾開府。狂放真同阮步兵。世態任他翻冷暖。交情如爾愜平生。黃鑪重過停車地。酒盞詩筒夢不成。

一自南岡賦別離。從今良會杳無期。算來短札書郵日。正是先生絕筆時。君易簪前數日會寄與一書修史待添文苑傳。悼亡剛讀義山詩。君配侯夫人前卒剛百日海天寂廓翔何處。遺愛江關動客思。

江上若開重九會。更無此老興婆娑。王理堂先生年年在江樓作重九雅集君與愚咸被邀尊前誰唱陽關曲。酒後愁聽薤露歌。交到泉臺知己少。魂歸月夜淚痕多。不堪再過寬宏里。聞笛傷心可奈何。

前題

張朝墉半園



已矣陳定山。撒手意茫然。浦雅兼。甸雅詩仙。雜酒仙。珠江浣明月。烏石漱飛泉。何日靈山會。從容話舊緣。

泡子河橋路。端居有草堂。西園追雅集。北海弄秋光。險韻詩千疊。邊城客四霜。英雄兒女事。從此兩頽唐。

前題

鍾廣生 慈盒

京國論交廿九年。白頭蓬轉尙投邊。次公豪語常心折。無已新詩却手編。君詩文集皆手定付託有文銘。死後

君嘗以誌墓文相屬相將為位酌。君前招魂好返江南路。莫怕干戈任播遷。龍沙浦口同時有兵事

建歲戊辰亮伯出其外舅侯寧遠兄弟畫像屬題并言君與德配菽園侯夫人結褵近五十載將以庚午行金婚禮而慮其不及待也屬余兼紀其事今果不待矣因錄前詩附識於浦雅堂

遺集猶君志也

前人

君昔少年懷琳瑯。輕舸東下維揚州。齊髡斗酒作上客。高門合贅寧遠侯。君以光緒辛卯冬月就婚揚州侯翁名德擅

江表。通家孔李皆清流。告身一卷銜袖底。奚事老嫗來相求。暗用昌黎誌王適事百年好合自茲始。有如鄭谷登

秦樓。翁之俊弟愈郊友。石鼎聯句窮雕挖。喜君久在師厚側。津梁詩學麗以適。黃山谷詩自往見謝公詩學得津梁謝師厚山谷婦

也。先我通籍十年長。大廷選拔誇前茅。一朝相逢在燕市。豪情湖海交傾投。拜颺雙闕衣繡豸。行巖

八。閩。鳴。花。鷓。豈。知。鷹。隼。歛。折。翼。我。亦。墜。羽。離。罟。罟。干。戈。滿。地。慘。不。樂。天。之。將。喪。非。人。謀。漂。泊。如。蓬。復。  
萍。合。握。手。忽。到。花。江。頭。問。君。行。篋。何。所。有。官。哥。柴。汝。斥。不。收。祇。餘。八。角。杯。在。手。那。有。百。錦。囊。壓。駟。爲。  
我。絮。絮。說。家。事。意。興。不。與。庸。人。侔。陶。潛。五。男。雍。中。子。好。弄。紙。筆。承。箕。裘。挽。鬚。問。事。有。嬌。女。桐。枝。已。長。  
惟。君。脩。君已嫁者三女君脩君良君年也二女尙在室賃。廡。且。舉。德。曜。桡。相。莊。何。用。嗟。黔。婁。人。生。難。得。貴。壽。并。差。喜。象。服。垂。丹。旒。  
結。褵。於。今。五。十。載。明。河。歲。歲。迎。牽。牛。歐。俗。亦。重。金。婚。禮。君。乃。賡。作。銀。楂。游。重。鼓。瑟。琴。燁。樺。燭。雜。以。夷。  
樂。搗。箜。篋。更。念。瑤。環。然。韶。秀。庭。前。葛。藟。榮。柯。樛。太。邱。名。閥。世。所。重。永。言。靜。好。思。無。訖。我。聞。侯。家。盛。喬。  
木。一。株。古。桂。如。蟠。蚪。星。霜。變。易。華。屋。改。只。今。歸。落。成。山。邱。蓬。頭。釋。子。倏。老。憊。侯翁少子名微之者已老而憊矣故。園。竹。  
石。空。貽。留。披。圖。展。拂。謝。公。屐。冰。壺。朗。澈。清。且。腴。兩。家。春。在。綠。楊。裏。回。首。石。磧。真。雲。浮。鹿。車。雙。挽。出。雞。  
塞。婦。笑。君。舞。時。倡。酬。松。水。悠。悠。看。不。盡。惟。有。佳。話。傳。千。秋。

題鍾慈庵湖濱補讀圖

景 禊

清。秋。爽。氣。盈。前。除。故。人。緘。札。附。雁。俱。語。長。紙。短。意。殊。重。命。我。點。筆。污。新。圖。君。圖。未。寄。無。由。見。湖。山。舊。  
識。故。人。面。夢。魂。夜。夜。逐。南。雲。七。載。流。光。嗟。瞥。電。丁巳薄遊武林居湖上三月有卜築終焉之志當。時。笠。屐。徧。湖。濱。朝。嶺。山。薜。夕。采。  
蓴。話。經。片。席。如。可。借。占。籍。便。作。杭。州。人。此。意。何。時。被。君。覺。縛。竹。誅。茹。資。匠。斲。四。面。夫。容。鑑。一。浴。坐。擁。  
書。城。商。舊。學。成。功。何。必。端。自。我。心。同。理。同。無。不。可。幾。時。新。構。副。斯。圖。執。經。納。我。春。風。坐。君。書。落。落。羅。



胸中。南。馳。炎。海。西。崆。峒。讀。經。萬。卷。行。萬。里。廿。年。轉。跡。如。飛。鴻。一。朝。倦。翮。發。深。省。結。屋。湖。壩。仰。高。岡。故。鄉。直。擬。衣。錦。還。矻。矻。宵。燈。春。晝。永。左。圖。右。史。恣。丹。黃。至。哉。此。樂。誠。難。量。祇。愁。蠻。觸。紛。爭。地。未。許。從。容。老。是。鄉。沼。吳。霸。越。尋。舊。夢。重。爲。湖。山。增。一。痛。時江浙間將有兵事奇。書。不。載。弭。兵。策。讀。盡。陳。編。成。底。用。圖。成。辛。苦。著。身。難。引。我。牢。愁。注。筆。端。何。如。萬。象。空。諸。有。長。得。丹。青。仔。細。看。

落花詩十首

張鳴岐

落花時節感事懷人。有得即書。都無章法。寓言十九。間有標題。不盡關於落花。要亦無不可。作落花觀爾。庚午暮春韓齋識。

到眼殘春已斷腸。更堪鷓鴣喚年芳。滿園綠意延新霽。一角紅樓倚夕陽。埋玉可無清淚酌。沾泥猶帶宿生香。含思萬種愁千結。訴向東風黯自傷。

剪剪輕寒報禁煙。番風容易落花天。殿春差喜留婪尾。糝地何心逐柳絲。慣覆苔痕迷步履。又隨麥飯上新阡。唐陵漢寢棠梨雪。幾樹冬青哭杜鵑。讀東陵道詩

細柳新蒲映御溝。千門烟鎖曲江頭。宮鴉尙認前朝樹。乳燕甯知舊日樓。叢碧參差圍廢苑。亂紅歷落赴春愁。莫言薄命隨流水。得託清流死亦休。憶頤和園

洛下移來幾朵雲。無多春色尙繽紛。折腰垂手如相妒。魏紫姚黃儘細分。瑤圃何人珍秘種。采旛無

計護餘薰。劇憐益益生機蹙。繡被猶誇越鄂君。盆中牡丹

拾翠人來唱踏莎。清明寒食一時過。驚心節物春將晚。回首韶光感已多。倩影每遭輕燕蹴。餘香賸付早蜂馱。天桃穠李嗟同盡。纔識喬松不改柯。懷南北諸老

管領繁華石曼卿。玉顏何術駐盈盈。鶯飛草長剛三月。蝶懶蜂忙送一生。角力祇應嬉白打。薦新又見餉朱櫻。南強北勝休分別。一例飄零墮溷英。

雨橫風狂惜夜來。忍看狼藉瘞蒼苔。芳菲何限空成憶。生滅無端祇幻哀。自泣靈氛悲晼晚。偏餘綺夢繞池臺。無開無落無悲喜。始信人間貴不材。

秋千院落欲黃昏。鳥踏金鈴靜掩門。墮水只疑因潔癖。辭枝或恐是離魂。迴翔卻恨風無力。點綴應憐月有痕。去去莫爲茵溷惜。化茅荃蕙那堪論。

纔聽三郎羯鼓催。嬌姿幾日化香埃。吟邊夢影依依在。老去春心寸寸灰。淚浥紅綃珠滴露。魂歸青冢翠成堆。吹殘玉笛添遙怨。愁絕江城一剪梅。有所思一

刻意傷春不自持。惜花心事只花知。飄茵尙似生餘戀。賺淚何妨謔太癡。天上人間春去後。髻絲禪榻夢醒時。因緣信有三生石。珍重來春認故枝。有所思二



第二期怡園詩話勘誤

誤	暗	寶	詩	會	利
正	黯	善	時	會	和
頁					
數	三	七	十	十一	十四
行					
數	七	三	十四	十二	七
字					
數	三十四	三十	五	八	八

第三期怡園詩話勘誤

誤	貴	才	齊	厄
正	瓚	彩	齋	卮
頁				
數	二	五	九	十
行				
數	九	十二	十三	三
字				
數	十	二十七	二十五	三十一

雜俎

兵家象





# 古泉文集聯

王光烈

近十餘年予頗熱心收集古泉自三代以迄六朝苟有所見必求獲之非翫物也亦以古泉文字特奇精健變化不可意度而尤以古刀布爲最同一文字而其安排十數品或數十品皆不同焉且其文體獨成一派於古鼎彝文字外自樹一幟筆墨餘暇獨居深念以爲殷契鐘鼎秦斯文字皆有集聯兩漢六朝之碑版亦有人爲之者獨於古泉文字尙付缺如爰將舊誼所錄及予所見所臧者集其文字得聯語百有餘事長夏偷閒草草書成用作臨池之助並擬爲古泉文類一書現已有眉目有暇亦當繕寫成編公之同好披而讀之摹而臨之以極其精健變化之妙吾知其古味盎然當不減於甲骨鐘鼎文字也

庚午六月希哲王光烈識

附誌集聯中兼有一字數釋或採用假借之例要均有所本又或於古文中屢入秦漢六朝篆書者以古泉文字爲數太少不能不特別變通亦集聯家通例也



𠂇 樂相象

𠂇 樂相象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伯樂相馬  
君子化猿

如未小第  
中郎外孫

止 女 𠂇 𠂇

東方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南極 𠂇 𠂇

止 戈 為 武  
行 水 成 文

東方 君子  
南極 壽星

出墨石日雲

奇才生漆以金

命命崑崙珠

大富多金朱

古墨比甘露  
奇泉同明珠

奇才生屈宗  
大富有陶朱

大田又泰採

大壽由子

空山生白雲

大壽集于公

大山有赤壤

長壽南極子  
生東王公



參夂戚三上

逕底俞七

相食復九方

夂去美二王

相為駁文  
馬得九方上

文建安宗七子  
武美二王

清丰中平美

命夂夂加良少

命卜信商本

命杏東上公羊

清才知子美  
奇卜信君平

宗法重公羊  
奇文比屈馬

日 豎 不 才 子

羣 空 人 相 桑

又 豎 豎 豎 入

忘 樂 豎 豎 豎

甘 為 不 才 子  
長 是 太 平 人

羣 空 人 相 馬  
忘 樂 豎 豎 豎

豎 豎 豎 豎 豎

精 商 目 豎 豎

豎 豎 豎 豎 豎

豎 豎 豎 豎 豎

代 北 得 奇 馬  
山 陽 哭 古 人

清 高 宜 鶴 子  
壽 考 得 龜 年

又華合音

古之聲韻

美否也

一樂象之

文章高屋宋  
兵法重孫吳

古有共  
樂鳥托和

東方音子

音

南土美

承

東方君子  
南土美人

考弟行  
安信一



復  
得  
高  
臺  
鳳  
舞  
一  
竹  
蓬

為  
人  
區  
區  
公  
半  
得  
亦  
疾  
由  
以  
吳

得  
名  
如  
魚  
水  
為  
人  
是  
鳥  
牛  
得  
高  
犀  
人  
以  
鶴

參  
山  
乃  
空  
兩  
人  
丰  
榮  
輝  
也  
行

雲  
回  
下  
半  
羊  
奇  
下  
可  
任  
易

長  
空  
化  
雲  
雨  
奇  
才  
濟  
造  
化  
陽  
陰

國之韓稭政

國之韓稭政

國有共和政

國有共和政

人為母是公

人為母是公

夫之東也

夫之東也

夫之東也

夫之東也

夫之東也

夫之東也

介一廿三上

全一原一魚一食一未一子一

大川生以川

又山泉一泉一泉一

六一生成八二

文經原服馬重  
莫魯魚差

斤中女却井

采一木一入一

金田田采田

田田田田田田

止  
高是半山雲

長  
空山垂白雲



金 山 石 樂 昌 羊

陰 雨 生 新 涼

山 石 樂 昌 羊

又 目 十 日 美 用 子

山 金 山 石 樂 昌 羊

服 高 行 夫 中 子

天 太 松 日 竹 弓 相

除 日 月 上 日 白

黃 石 信 壽 人 相

川 雨 生 保 潔

黃 赤 石 松 信 壽 人 相

小 陰 雨 生 新 涼

水心入區其多也

上條子歸雅

水田谷研笑

又樂東歸

松子服長壽  
桃源去避兵

下馬草露布  
為魚樂豐年

一美曰田

今八

父古司由

上

人美是西子  
文奇如東陽

古奇行重瀨  
服為高山水

松古來

松美中

松古來

松美中

松古長留子  
榆新不當泉

化美中  
行重萬石君

松古長留子

化美中

松古長留子

化美中

松古長留子  
韓氏非湯城

古有方山子  
新封節墨侯



古 谷 今 甫 羽

中 南 西 東

清 主 知 下 命

貴 相 歐 中 西

言 法 下 南 羽  
清 水 吳 北 齋

純 考 瀨 考 教  
貴 相 武 安 君

保 月 畢 子 時

羊 炎 留 少 川

出 月 乃 美 下

一 身 十 山 水 田

新 月 露 主 璧  
古 雲 化 美 人

犀 魚 留 止 水  
一 鳥 向 平 原

又奇口反子

山申北

本重二一

山下復清臨

文奇十三四行

山中忘日月  
松下得清涼

雨止魚雨如米

高

月

山墨

雨止魚露水  
雲廓燕入空

高文託毛  
古墨晉松

月 占 山 川 白

向 陰 中 木 年

雨 來 草 木 流

高 處 羽 木 豐

月 上 山 川 白

向 陽 草 木 長

雨 來 草 木 流

東 谷 三 日 真

高 奇 才 空 北 土

南 極 一 星 高

高 奇 才 空 北 土

南 極 一 星 高



夕日黃庚杏

未庚豕山容

屬咎炎食夕留

得桑酒舍甫

年人尚黃鶴去  
赤鳥

得乘鶴揚州去  
魚酒舍未

亼工青美人尙白

水關米鳳早

易來哭夢日

剌山甲桑絲

易经天橫太  
水笑燕白  
丹

河桃開來鳳子  
古見魚孫

松 下 日 辛 午

庚 子 同 日 下 午

山 中 鶴 亭 午

舟 鶴 向 當 柳 陰 未

山 松 中 下 鶴 日 亭 午

舟 鶴 向 當 柳 陰 未

白 樂 空 代 北

三 月 壽 王 母

伊 伯 樂 空 代 北

夕 月 見 天 王 母

伊 伯 樂 空 代 北

夕 月 見 天 王 母

人 漢 王 子 子

東 宮 三 子 子

大 海 生 小 月

西 子 一 舟 去

長 河 露 小 星

東 君 三 月 去

人 牛 采 向 月

清 官 亦 墨 墨

青 金 自 交 月

眉 子 自 田 田

天 吳 牛 長 向 月

君 清 官 非 墨 墨



大田米井井

古樂子木子

長日景避避

古文踊斂局

長日影避

古文樂有梁甫  
經文通鄭君

又又下下

古文年子三巴

又又政竹葉雷

大叢通介全

為右政比蒲盧

大義通六經  
長年垂三古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周 朱 長 質 易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周 公 重 井 田

戈 藏 不 韋 𠄎 返 蔭 相 如

陶 朱 長 質 易 周 公 重 井 田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長 生 復 向 樂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一 凶 符 尚 粘

紅 豆 生 南 國 伯 魚 居 魯 邦

長 生 得 安 樂 一 室 保 太 和

豐園出錯兩

清和樂景光

豐富忘銖兩  
清和樂景光

空山雲叢松子

贈川閣成美入

空山落赤松子  
臨水開雲美人



𠄎(酉) 𠄎(酉) 𠄎(酉) 𠄎(酉) 𠄎(酉) 𠄎(酉)

大(大) 中(中) 𠄎(酉) 𠄎(酉) 𠄎(酉) 𠄎(酉)

大(大) 音(音) 公(公) 宜(宜) 為(為) 鶴(鶴) 相(相)  
大(大) 奴(奴) 自(自) 有(有) 鳳(鳳) 毛(毛)

𠄎(酉) 𠄎(酉) 𠄎(酉) 𠄎(酉) 𠄎(酉) 𠄎(酉)

川(川) 𠄎(酉) 𠄎(酉) 𠄎(酉) 𠄎(酉) 𠄎(酉)

小(小) 德(德) 星(星) 至(至) 壽(壽) 星(星) 見(見)  
雨(雨) 后(后) 新(新) 雨(雨) 來(來)



保業農少

正制中

垂新 柳浦幕 水人 燕魚 犀羊 素

父于

中

草文 法于 東西 晉周 只信 皮奇 毛古



𠄎 𠄎 S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一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一 四 大 己 空 烏 有 我  
一 生 自 重 不 干 人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行 經 文 武 古 法 有 留 韓 孫 文 武 公 子







平年人替父引命

一山天遠地清

一十年大節文信國  
生長樂葛天人

才竹回珠日竹人智

一山天遠地清

人才比明珠具大智  
人以此壽石得長生

夕昏因蓋得一美

杏白粹月戡三夕

文君常鑪得一美  
太白共月成三人

美杏山命堂今許

樂重采中糶中田

樂兵法古宗趙充國  
樂章新卓柳屯田

大為美用月工南國酒

水樽及南金片頂末

大小魚用佐蒲菊酒  
小燕末居代瑁果

孫兩子區至柳東

口錫一幻水蘇悶

夕新陽一半鳴堤小岳柳重  
夕新陽一半鳴堤小岳柳重



相交莫重黃白

世中一箇分墨早朱

相交莫重黃同白  
共處當分墨與朱

一筆左子三發墨

\*築山南陽一羽白

十年左氏三都重  
萬古南陽一羽高



只 又 今 又 炎 日 月

長 留 大 歸 壯 山 壽

長 留 有 壽 文 亮 日 月  
壯 山 何

千 金 保 復 來 未 本

一 日 出 平 牛 夕 夕

一 千 環 金 新 得 棗 木 奉  
古 有 牛 毛 文 奉



一壽國與相共美

木子全德之此與也

木千壽國與相共美  
木公金母共長生

公壽國與相共美

子來公夫也壽國與相共美

子公長有明德壽國與相共美  
子長有明德壽國與相共美

得富歲才東陞政美

又五相由極人音

有得富國才東邦政美  
長壽相南極星高

子壽解夏率子心德

已真六\*儿節歲生赫光

石子孝孫良母有明德  
貞松節國之殊光

青示祿羊鳳

平可陞正父德

天子示國祥壽星齊見

德方為中女上

壽因三

德壽 方九如 上 都 日 永



# 知無忘錄

金毓黻

昔者卜子夏有言。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斯語也。可與孔子所謂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二語互相發明。何以知其然也。蓋子夏之所謂日知其所亡。即孔子之所謂知新。子夏之所謂月無忘其所能。即孔子之所謂溫故。必日知其所亡。始有新之可知。必月無忘其所能。始有故之可溫。設祇知其亡。而無無忘其所能。則徒有博涉之勤。而無穿貫之功。所云知新。將隨得而隨失。祇無忘其所能。而不知其所亡。則大背與時消息之義。不免故步自封之譏。所云溫故。亦究有何裨乎。必也二者交致其功。相需爲用。始可以立己。始可以達人。子夏稱之曰可謂好學。立己之謂也。孔子稱之曰可以爲師。達人之謂也。學問之道。如是而已。往者崑山顧氏。名其劄記曰日知錄。即取子夏日知其所亡之語以名之耳。愚謂日有所知。則記於簡。非僅知之而已。而無忘之功。亦在是焉。何以能記於簡。以有知也。何以必記於簡。以備忘也。然則劄記之用。含有二義。知與無忘。盡之矣。充斯義也。可以知新。可以溫故。以及好學爲師之義。立己達人之事。胥由此出。詎可以一端盡哉。茲名吾之劄記曰知無忘錄者。亦以卜子之語。警人至深。且視崑山命名之義。更爲周匝故耳。若云以好學自詡。則吾豈敢。庚午十月旣望。毓黻自記。

莊子徐無鬼篇。仁義之士貴際。釋文曰。貴際謂盟會事。案際猶今言交際。仁義之道存乎交際。故爲士者貴之。

今人於礦鑛二字常不分。說文無礦字。集韻謂礦同礪。古文作卩。說文曰。礪。銅鐵樸石也。周禮地官卩人注。卩之言礦也。金玉未成器曰礪。鑛。集韻。鑛。鉄也。又金璞也。王褒四子講德論。精鍊藏於鑛。朴案。礦。鑛。皆古猛切。義小異。今人皆讀如曠。誤。

魯仲連言鮑焦從容而死一事。曾一見於莊子。而韓詩外傳紀載尤詳。其言曰。鮑焦者。周時隱者也。飾行非世。廉潔而守。荷擔採樵。拾橡充食。不臣天子。不友諸侯。子貢謂之曰。吾聞賢人易愧而輕死。遂抱木立枯焉。地汙其君者不受其利。今履其地受其利可乎。鮑焦曰。吾聞賢人易愧而輕死。遂抱木立枯焉。

李白答湖州迦葉司馬問詩。有金粟如來是後身之句。案唐詩紀事。佛家有金粟影如來。王摩詰援筆寫之。放大毫光。觀者皆倍施其財。

天生李晟。非爲朕也。爲社稷也。此唐德宗聞李晟收復西京之語也。晟收城露布有云。臣已肅清宮禁。祇謁寢園。鐘簋不移。廟貌如故。德宗覽至此。感涕失聲。左右六軍皆嗚咽。見國史補。

左傳襄十三年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註云。亥字二畫在上。并三人爲身。如算之六。意義不如孔氏左傳正義。二畫爲首。六畫爲身之易曉。案正義說文謂亥字从乙。象襁子。子亦人也。合前二人爲三



人故爲六身。段氏謂周時首二畫下作六畫。與今篆法身祇有五畫不同。其說是也。

魯魚亥豕。以喻訛字之誤。不如言己三亥豕。較爲典切。今案說文亥古文作𠄎。與豕同。己古文作𠄎。

與三形似。故子夏謂己與三相近。豕與亥相似也。呂氏春秋又魯魚二字出楊子法言。魯魚盈貫。晉豕成

羣。語曰事歷終古。以魚爲魯。可知魯魚自亥豕中來。非對舉語。

司馬長卿子虛賦。於是楚王乃弭節裴回。翱翔容與。曹子建洛神賦。容與乎陽林。李善注引郭璞曰。

容與言自得也。史記索隱引郭說同。

稅駕二字連用者。見於史記李斯傳。斯曰。吾未知所稅駕也。索隱稅駕猶解駕。言休息也。然稅駕二

字。實出於詩陳風株林篇。駕我乘馬。說於株野二語。說同稅。古字相通。爾雅釋詁。稅舍也。郭注舍放

置也。

韓子雜說。其貌有若蒙俱者。指仲尼也。荀子非相篇。仲尼面如蒙俱。楊倞曰。方相也。其首蒙茸。故曰

蒙俱。

韓子進學解。大者爲桷。細者爲桷。榑。榑。榑。侏儒。椳闔。扂。楔。案。桷。梁也。爾雅。桷。屋大梁

也。榑。椽也。見左傳子尾抽榑擊扉注。榑。柱也。榑。柱上跗也。均見爾雅。侏儒。一名稅。或作株。榑。椳。戶樞

也。闔。門榑也。扂。關牡也。楔。門兩傍木。均見爾雅。廣韻。又是所謂詰匠氏之不以棧爲楹。而訾醫師以



昌陽引年欲進其豨苓也。棧廩也。楹柱也。棧小而楹大。昌陽者菖蒲之別名。楚人呼豬爲豨。豨苓者豬苓也。均見東雅堂韓文注。

又韓公會於元和六年正月晦日送窮。事蓋有所本。集中送窮文所云元和六年正月乙丑晦主人使奴星三揖窮鬼而告之是也。宋廖瑩中注其下云。即今東雅堂韓文注予嘗見文宗備問云。顯頊高辛時宮中生一子。不着完衣。宮中號爲窮子。其後正月晦死。宮中葬之。相謂曰。今日送却窮子。自爾相承送之。又唐四時寶鑑云。高陽氏子好衣弊食糜。正月晦巷死。世作麩棄破衣。是日祝於巷曰。除貧也。韓公於正月晦日送窮。蓋本於此。

又韓公言箴幕中之辨。人反以汝爲叛。臺中之評。人反以汝爲傾。幕中謂佐董晉張建封於汴徐二州時。臺中謂爲監察御史坐論天旱人飢出爲山陽令時。並見東雅堂韓文注。

改葬服議。引孔叢子非父母無服。無服則弔服而加麻。原文弔下無服字。可知爲常服之上加麻也。加一服字。則義不明。

後漢三賢贊下注云。後漢王充王符仲長統三人者同傳。公爲之贊。各不滿百言。而叙事略無遺者。王符述赦篇。今日賊良民之甚者。莫大於數赦。語本於吳漢對光武慎無赦一語。仲長統著書名昌言。凡三十四篇。

改葬服議。喪事有進而無退。語出檀弓。子游曰。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即遠也。故喪事有進而無退。陳氏澹曰。自牖下而戶內而阼而客位而庭而墓。皆一節。遠於一節。此謂有進而往。無退而還也。案如陳氏說。則能與下文有易以輕服無加以重服一貫說下。

宋丹陽洪慶善與祖韓子年譜曰。李白作退之父仲卿武昌去思碑。

仲卿官武昌令

云。南陽人。李翱作退之

行狀云。昌黎某人。舊史與退之自稱。皆曰昌黎。新史曰鄧州南陽人。按左傳晉始啟南陽。杜預云。今河內地。或者因女孥墓志云。歸骨於河陽韓氏墓而葬之。河陽亦古河內地。遂以退之爲河內南陽人。非也。余考元和姓纂云。晉員外韓安之生潛。恬隨司馬休之入後魏。恬子都爲玄菟太守。因居昌黎。唐書宰相世系表亦云。河南尹騫居睹陽。九世孫河東太守術生河東太守純。純四世孫安之。晉員外郎。二子潛。恬。恬玄菟大守。二子都。偃。偃生後魏中郎顥。顥生播。徙昌黎棘城。然則韓氏初徙南陽之堵陽。後徙昌黎之棘城。太白以爲南陽人是矣。新史近之。李翱與舊史皆據韓氏自稱也。

唐神珙五音圓圖。非細參續通志七音略。不能明。其所謂正傍。正到傍。到正。重道傍。重道者。非細究之。亦不識其命名之所在。七音略就宮音一圖釋之。居隆切宮爲正反。宮閏切居爲到反。以宮爲正。以居爲傍。案此句緊要圖中正。傍之名皆由此生。故居閏切居爲傍。疊韻。宮隆切宮爲正。疊韻。以隆宮切隆爲正。疊重道。



閭居切閭爲傍疊重道。案隆與宮同韻故爲正閭與居同韻故爲傍其有重道之名亦以此居宮切宮爲正到雙聲。隆閭爲閭爲傍到雙聲。宮居切居爲傍雙聲。閭隆切隆爲正雙聲。正到傍到之道。即到反之到。宮閭切居。居爲傍。居閭同韻。閭亦爲傍。故隆閭切閭爲傍到雙聲。居隆切宮宮爲正。宮隆同韻。隆亦爲正故閭隆爲正雙聲。

九弄圖有正紐傍紐二類。神珙云。正在一紐之中。傍出四聲之外。圖所列征整正隻爲正紐。征眞氈之爲傍紐。蓋正紐爲本字之四聲。傍紐爲同母之字。如因煙人然之類也。紐字圖奉字下所列灼良切章之正紐。章略切灼之到紐。章灼切灼良略切略之雙聲。皆九弄圖之正紐。以章掌障灼良兩餉略爲本字之四聲也。五音圓圖所列居隆切宮之正反。宮閭切居之到反。皆是九弄圖之傍紐。以宮居隆閭爲同母字也。正紐謂之紐。傍紐謂之反。

謝康樂詩。瑤華未堪折。蘭苕已屢摘。又握蘭勤徒結。折麻心莫展。李善注云。握蘭摘摘。咸以相贈問也。又引楚辭。析疎麻兮瑤華。將以遺乎離居。又被石蘭兮帶杜衡。折芳馨兮遺所思。亦贈問之證也。愚按古詩。涉江采芙蓉。蘭澤多芳草。采之欲遺誰。所思在遠道。蘭若生春陽。涉冬猶盛滋。願言追昔愛。情款感四時。皆有贈問之意。

孫貽讓仲容周禮正義序。頗似劉子政曾子固校書諸序。非湛於經術。不能幾此也。中云亦皆輩作輩學。以德行道藝相切劘。今按此輩字。當是後漢書王霸傳。令郡國孝子悌弟貞婦爲一輩之輩。蓋



如今日學校中之有班級也。

章太炎與人論國粹書曰。往見鄉先生譚仲修。有子已冠。未通文義。遽以文史校讐二種教之。其後抵掌說莊子天下篇。劉歆諸子略。然不知其義云何。又見友人某教於杭州。以博觀瀏覽導人。其徒有高第者。類能雜引短書。而倜然無所歸宿。以此二事。則知學無繩尺。鮮不昧亂。徒知派別。又不足與於深造自得者。世徒以是爲國粹。其與帖括房行。相去幾何。竊按今日浮慕之士。類多驚虛名而鮮實用。勤記誦而重口說。安得聞章先生之言。而一正其失乎。

吳江陳病夫箸有筆記。名五石脂。載於國粹學報中。言史道鄰閣部有妾。姓李氏。名儵。號空雲。嘗爲人作霜猿集序。詞極工麗。又考福建通志。宋丞相陸秀夫亦有妾。名蔡荔孃。工詩文。丞相殉國後。荔孃爲詞以誄之。淒馨哀艷。可與空雲。後先輝映。二文皆已別錄。

劉申叔謂烝烝又不格。姦之格。姦。即扞格之倒文。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之間介。即扞格之轉音。亦即格姦之倒文。可謂讀書能通。

申叔又言。古代造字之初。字義咸起於字音。古人之名物。非苟焉而已。後人正可聆其音。以求其義。即古人舉一反三之學也。又曰。欲考物名之起源。當先考其音。字音既同。物類雖殊。而狀態形質。大體不甚相遠。見所撰物名溯源篇。

姚姬傳惜抱軒文集十六卷。文後集十卷。余前購自瀋陽書肆。以羈於校課。未之徧讀也。今重展舊籍。讀未終篇。乃愴然如見先生。爲溫然君子人也。余景慕先生文甚久。前在燕京聞其家仲實先生稱述惜抱遺言。余益有慕乎其人。乃近者綴文之士。頗詆譏桐城。以爲不得與於文章之事。抑己過矣。其甚者。乃謂先生初亦篤志漢學。及見拒於戴東原。始薄而不爲。此亦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不可信也。同學石屏袁百舉。謂桐城文章尙有待後世知者論定。至其論爲文之法。實爲精密。前此作者蓋無有能及之者。余歎以爲知言。嗚呼。先生論文之精。由其知文甚深也。知文深者。有不善爲古文者哉。昔者吳南屏蓋嘗譏之。其言曰。近時爲古文以倣歸氏。故喜爲閒情眇狀。搖曳其聲。以取姿媚。余謂持此以譏桐城末流。信有之矣。以云先生則無是也。先生嘗言義理考證文章三者缺一不可。觀其集中諸作。考證經義。辨章名物。非無本者所能爲也。能文如先生。豈可輕事譏訕哉。

王勃作滕王閣序。得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同座驚歎。以爲名句。余考齊王儉作褚淵碑文。亦有風儀與秋月齊明。音徽與春雲等潤之句。實爲勃作所本。又劉彥和文心雕龍宗聖篇。体要與微辭偕通。正言共精義並用。亦居王勃之前。王儉劉勰造句。皆不及王勃之佳。可謂後來者勝。褚淵碑前序。辭多溢美。本真已漓。所可觀者。其四言碑辭耳。余尤愛其觀海齊量。登嶽均厚。五臣茲六。八元斯九。十六字。



于寶晉紀總論中有一段。仿賈生過秦論。其詞曰。故于時天下非暫弱也。軍旅非無素也。彼劉淵者。離石之將兵都尉。王彌者。青州之散吏也。蓋皆弓馬之士。驅走之人。凡庸之才。非有吳先主諸葛孔明之能也。新起之寇。烏合之衆。非吳蜀之敵也。脫未爲兵。裂裳爲旗。非戰國之器也。自下逆上。非鄰國之勢也。然而成敗異效。擾天下如驅羣羊。舉二都如拾遺。將相侯王。連頭受戮。乞爲奴僕。而猶不獲。后嬪妃主。膚辱於戍卒。豈不哀哉。此仿過秦論末段而小有變化。

晉紀總論又曰。夫作法於治。其弊猶亂。作法於亂。誰能救之。陸宣公奏議本之。故曰。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亂。弊將焉救。

六朝之文。有以疊架爲工者。沈休文宋書恩倖傳論有云。胡廣累世農夫。伯始致位公相。黃憲牛醫之子。叔度名動京師。伯始胡廣字。叔度黃憲字也。本可以胡廣累世農夫致位公相。黃憲牛醫之子。名動京師二句了之。沈氏不然。析二爲四。非可笑之甚者耶。

又謝惠連秋懷詩。雖好相如達。不同長卿慢。相如長卿一人也。而分言之。亦甚可笑。又劉越石宣尼悲獲麟。西狩涕孔丘。亦不免此病。文心雕龍情采篇言之。

今呼四夷之人曰鬼子。此稱原於古初。詩商頌曰。覃及鬼方。毛傳曰。鬼方遠方也。班固典引曰。威靈行乎鬼區。蔡邕注曰。鬼區絕遠之區也。李善注曰。鬼區即鬼方。以言所居之地。則曰鬼方。鬼區。以言



所生之人則曰鬼子也。

姚薑塢謂司馬長卿封禪文。爰周邳隆大行越成之成。即成王。今案班固典引亦云有虞亦命夏后稷契熙越成湯武。若仍姚氏之說。則班文不可解矣。李善注云太平之道於是乎成。似比姚說爲長。魯通甫秦論云。八姓十二國之諸王。展轉蹂躪。卒至於不可用。往者上元王厚知先生嘗疑此非春秋之十二諸侯而不能定。以表於太史公書者。僅六姓耳。非八姓也。今按東方朔答客難云。并爲十二國。未有雌雄。李善引張晏曰。周千八百諸侯。在者十二。謂魯衛齊宋楚鄭燕趙韓魏秦中山。此三家分晉田氏代齊後之十二國也。故上文云蘇秦張儀之時。細玩魯文前後語意。亦以指戰國之諸侯。謂爲八姓者。魯衛鄭燕韓皆姬姓。齊田姓。宋子姓。楚芊姓。秦嬴姓。魏之先與周同姓。其後爲畢氏。趙之先與秦同祖。其後爲趙氏。中山未詳。意爲異姓之國也。揚子雲解嘲亦云。離爲十二。合爲六七。並爲魯文所本。

梁孝王好宮室園囿之樂。因築兔園。以養文士。枚叔因之以作賦。所謂載筆兔園者也。曩考史記梁孝王傳。不載此事。乃見於西京雜記。文選注引之。

稱守令斷獄之明。則曰秦鏡高懸。此見於文選注引雜書曰。秦失金鏡。魚目入珠。又西京雜記曰。高祖初入秦咸陽宮。周行府庫。有方鏡。廣四尺。高五尺九寸。表裏有明。人直來照之。影則倒見。以手捫

心而來。則見腸胃五臟。歷歷無核。人疾病在內。掩心而照之。則知病之所在。又女子有邪心。則膽張。心動。始皇常以照宮人。膽張心動者。則殺之。語較雜書爲詳。

曹子建求通親親表。今之否隔。友于同憂。孫月峰謂友于是歇後所祖。杜子美詩亦有山鳥山花吾友于之句。窃謂歇後語起六朝。駢儷之文。用之最宜。

六朝之世。最重族望。上品無賤族。下品無高門。王滿結婚。沈約以之入奏。階級之嚴。已可知矣。而任昉爲蕭揚州作薦士表。乃曰。勢門上品。猶當格以清談。英俊下僚。不可限以位貌。昉與沈約同事。梁武其識量。則有廣狹之別。仲長統昌言。謂天下士有三俗。選士而論族姓。閥閱一俗。引見意林。五沈氏之見。蓋早爲古人所鄙矣。餘杭章氏謂王滿爲婚。班列不當。無損于禮教毫髮。而沈約彈之。以爲生死玷辱。於事爲甚。見尅書平等難篇。

史記殷本紀。湯出見野張網四面。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網。湯曰。噫。盡之矣。乃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網。賈誼新書亦載此事。而微有不同。其文曰。湯見設網者四面。張。祝曰。自天下者。自地出者。自四方至者。皆罹我網。湯曰。嘻。盡之矣。非桀其孰能如此。令去三面。舍一面。而教之。祝曰。蛛蝥作網。今之人循緒。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請受其犯命者。論誠篇

陳介石先生史學講義本之。遂於史記原文欲右右下。加入欲高高欲下下六字。



蔡文姬詩。薄志節兮念死難。言已因惜死而失節也。

曹子建咏三良詩。誰言捐軀易。殺身誠獨難。盧子諒謹覽古詩。捨生豈不易。處死誠獨難。皆言捨生

甚易而取義爲難也。句法雖同。而用意迥別。章氏尙書正名雜義有一條論句同意異者。有若干事。不勝枚舉。可以互証。

莊子外物篇。儒以詩禮發冢。大儒臚傳曰。東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爲接其鬢。壓其顛。儒以金椎控其頤。徐別其頰。無傷口中珠。此譏儒者假詩禮以爲姦。不如絕去之。之爲愈也。章氏尙書學隱篇引之。

莊子寓言篇。重言十九。所以已言也。是爲耆艾。年先而無經緯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謂之陳人。蘇輿云。期猶限也。言他人無以先人。徒以年爲限。王益吾先生集解引姚云。莊生書凡託爲人言者。十有其九。就寓言中。其足爲

世重者。又十有七。又云。處事貴有經緯。立言貴有本末。所重乎耆艾者。年高而有道者也。若年居先矣。而無經緯本末。徒稱年耆者。是烏得爲先乎。又引郭云。直是陳久之人耳。宣云。猶老朽也。此段章氏尙書尊史篇引之。

漢書藝文志。世本十五篇。古史官記黃帝以來迄春秋時諸侯大夫。史記索隱引劉向曰。世本古史官名於古事者之所記也。而漢書司馬遷傳贊曰。左邱明纂異同爲國語。又有世本錄黃帝以來至



春秋時。後漢書班彪傳。魯君子左邱明作左氏傳三十篇。國語二十篇。又有記錄黃帝以來至春秋公卿大夫號曰世本。

陳去病名其筆記曰五石脂。見國粹學報出列仙傳。陵陽子明釣魚於延溪。得白魚。腸中有書。教子明服

食之法。子明遂上黃山。採五石脂。三年龍來迎去。文選郭璞游仙詩注引之。又引抱朴子曰。五石者

丹砂雄黃白礬石曾礬石也。

前者予謂沈休文。以疊架為工。既舉例以明之矣。今讀顏延年詩。亦時不免此病。誠所謂六朝人

之習尚也。顏氏贈王太常詩。豫往誠歡歇。悲來非樂闋。李注豫樂也往與歡歇何異。悲來與樂闋何異。

果何所取。而為此繁而不殺乎。又夏夜呈從兄散騎車長沙一首。有獨靜闕偶坐之句。亦同此病。

史記中有意相似而分兩句者。高祖本紀曰。意豁如也。常有天度。天度與豁如。意甚相似。又有重言

疊詞。猶恐不足以盡其意者。魏其武安侯列傳曰。兩人相為引重。其游如父子然。相得驩甚。無厭恨

相知晚也。前例二句。一句一意。似相似而實不似也。後例數句。一句一意。所謂加倍寫法。

汪容甫荀卿子通論。謂六藝周公作之。孔子述之。荀卿子傳之。甚為有見。究荀學者不可不讀。

姚惜抱古文辭纂。有兩刻本。一為康紹鏞刻。有圈點批抹。一為吳啟昌江寧人刻。無圈點批抹。今據吳

氏自序。則吳刻者為先生晚年手定之本。而其不取圈點批抹者。亦奉先生命也。今案兩刻本。卷數

微有不同。而篇次亦稍有移易。康刻作七十四卷。吳刻則作七十五卷。較康氏多一卷。蓋奏議類下編。吳氏刻本以蘇子瞻對策制科一篇爲一卷。又以策略一至教戰守十篇爲一卷。而康刻本則合爲一卷故也。又康本十六卷以韓退之論佛骨表居首。而吳本則以次諸復讐議之後。康本四十二卷。卷首元結山大唐中興頌一篇。吳本則以次諸前卷之末。今按即吳本第四十卷又序目康本及同鄉劉才甫先生句。吳本作及同鄉劉耕南先生。此皆吳本之不同於康本者也。又考康本古文辭類纂纂字。吳本作纂。姚仲實先生謂纂字出於漢書藝文志。論語門人相與輯而論纂顏注纂與撰同。說文無纂有纂。黎庶昌選本作纂。然漢書作於說文之前。當以從纂爲得其正。此則吳本之優於康本者也。兩刻本又有不同者。吳本目錄注卷數。康本無之。康本文題頂格。吳本則低一格。康本列評語於題目次行。低一格。吳本則分注於本篇之後。

六書之名。初見於周官保氏。漢書藝文志則曰。六者造字之本也。說者據此。遂以爲倉頡以來造字之成法。而保氏本之以教國子。然自戴段諸家說說文者。皆以象形指事形聲會意四者爲字之體。轉注假借二者爲字之用。則造字之初。豈必六書俱備。後人推而廣之。以盡轉注假借之用。亦何害其爲造字之本乎。王篆友謂六書之名。皆後賢所定。非皇頡先定此例。而後造字也。此自是通人之論。本是以求。則保氏教國子之六書。不必於造字之初具之矣。



戴東原曰。訓詁聲音相爲表裏。訓詁明六經乃可明。錢辛楣曰。古人以音載義。後人區音與義而二之。音聲之不通。而空言義理。吾未見其精於義也。皆見六書音均表序二家於音義不相離之理。言之鑿確。可謂名言。段茂堂曰。音均明而六書明。六書明而古經傳無不可通。與戴錢之意相發。

欲識段氏古韻十七部次第。不可不讀吳冲之一序。吳氏謂因所合之遠近多寡。及異乎同入之處。而得其次第。此十七部先後所由定。此誠不愧爲段氏一書之釋例也。又觀段氏致戴東原書。稱其師未曉十七部次序。得吳氏之說。當亦瞭然矣。

胡仰曾先生。以語言學者之眼光。講六書。甚有新義。其言六書次第也。亦先象形。謂文字發生於象。形成立於指事。發達於會意諧聲。而變遷於轉注假借。此所謂六書象形而後。皆應言語而發達者也。愚按發達變遷四字最審。而發生成立之分。實有未喻。

胡先生析引申通借之義。亦精。其言曰。通借非義之引申。非字之形似。任意借同音之別字。作語言代表耳。此即章太炎先生所謂意相引申音相切合者。義雖少變。不爲更制一字之說也。轉注假借說

顧亭林先生謂左傳棄甲則那之那。爲奈何之合音字。竊按唐人詩中常用無那。王維詩強欲從君無那老。王昌齡詩無那金閨萬里愁。無那皆作無奈解。奈爲那之音轉字。

章太炎謂談理文字。當以宏明集所載者爲法。見致朱希祖書竊按宏明集十六卷。梁釋僧佑撰集六朝人



辨駁佛理文字。其所談之理。皆佛理也。其辨惑論數篇。言無枝葉。頗與章氏之文相似。故章氏稱之。又有廣宏明集四十卷。唐釋道宣所撰集。其文多淺陋不足觀。蓋爲梁僧佑集本所不載者也。中載孫盛老聃非大聖論。引孔子竊比於我老彭一語。而斷之曰。尋斯旨也。則老彭之道。以籠罩乎聖教之內矣。似其意以老彭爲老聃。與姚姬傳氏之論同。而姚氏作老子章義序。未及引此爲證。何也。釋道安二教論。謂業有二種。一曰生業。二曰受業。俱行十善。同得人身。生業也。貧富貴賤。聰鈍短長。受業也。此即佛氏輪迴之說之所據也。

汪容甫自序有云。里煩言于乞火。家構衅於蒸梨。又云。雖車耳未生。而長裾屢曳。今按乞火。僅見于徐鉉吳王李煜墓志。投杼致慈親之惑。乞火無里婦之辭。二語。他無所見。蒸梨。曾子出妻事。見家語。車耳。出楊子法言。次四君子。積德至于車耳。注積善成位。故車生耳。如車服以庸之義。

爾雅一書。宋人謂專爲釋詩而作。實則不然。今按羣經中用雅訓者。不止詩。毛傳也。釋言。囚。拘也。詩泮水傳。及周禮序官。掌囚。注皆用之。尹正也。詩都人士傳。及書益稷。鄭注並用之。匡正也。詩六月箋。及夏官序官。匡人。注並用之。晦冥也。公穀僖十五年傳用之。亞次也。易繫辭釋文。荀作亞。亞次也。尙書大傳。王升舟入水。鼓鐘。惡觀臺。惡。鄭注。惡。讀爲亞。亞次也。對遂也。詩以對于天下傳。祭統。對揚以辟之。注皆用之。釋詁。率。循也。書罔不率循。鄭注。詩。帝命率育。傳。易繫辭。初率其辭。集解皆用之。度。謀。

也。詩度其鮮原。禮坊記度是鎬京箋注並用之。基謀也。書周公初基。孔子問居夙夜。基命宥密。鄭注用之。典常也。周禮大宰注用之。庸常也。中庸注用之。釋訓併張誑也。郭注引書無或。併張爲幻。此釋訓亦非專釋詩之証也。又鬼之爲言歸也。尸子列子用之。又左傳昭七年鬼有所歸。禮運注。鬼者精神所歸。皆用此義。孫星衍謂爾雅皆周禮之事。又釋親篇之足以釋儀禮喪服。釋宮之足以釋覲禮。釋器之足以釋既夕禮。皆足以爲爾雅不專釋詩之證也。釋天載歲也。一條所以釋書。久雨謂之淫。淫謂之霖。所以釋左傳。諦大祭也。所以釋禮。

前遊北京中央公園。見有題額曰唐花塢者。爾時以不解其義。置之。近讀段注說文火部煨篆下注云。今俗謂以火溫出冬閒花曰唐花。通俗文曰。熱灰謂之煨煨。唐即煨字也。義始瞭然。

古詩。藁砧今何在。山上更有山。唐權德輿詩。莫是藁砧歸。此皆以藁砧喻夫也。至以藁砧喻夫之旨。罕有能言之者。獨段茂堂說文鈇字下注云。古訓鈇爲椹質。斬芻之質。謂之藁砧。隱語夫字言之。按段氏此解極精。蓋言藁砧何在。即謂鈇何在。鈇夫同音。假鈇作夫。故曰隱語也。

(終)

第八期怡園詩話勘誤

誤	正	頁	數	行	數	字	數
磬	磬		三		十一		三十一
蘭	蘭		三		十三		二十八
祠	詞		六		五		十三
理	理		十一		十二		二十四
幃	幟		十四		五		七
遇	過		十六		八		三十六
令	合		十六		九		十五

第九期怡園詩話勘誤

誤	正	頁	數	行	數	字	數
坨	坨		五		九		十八
調	詞		八		八		九
長	王		十二		十		十九
塵	塵		十五		二		二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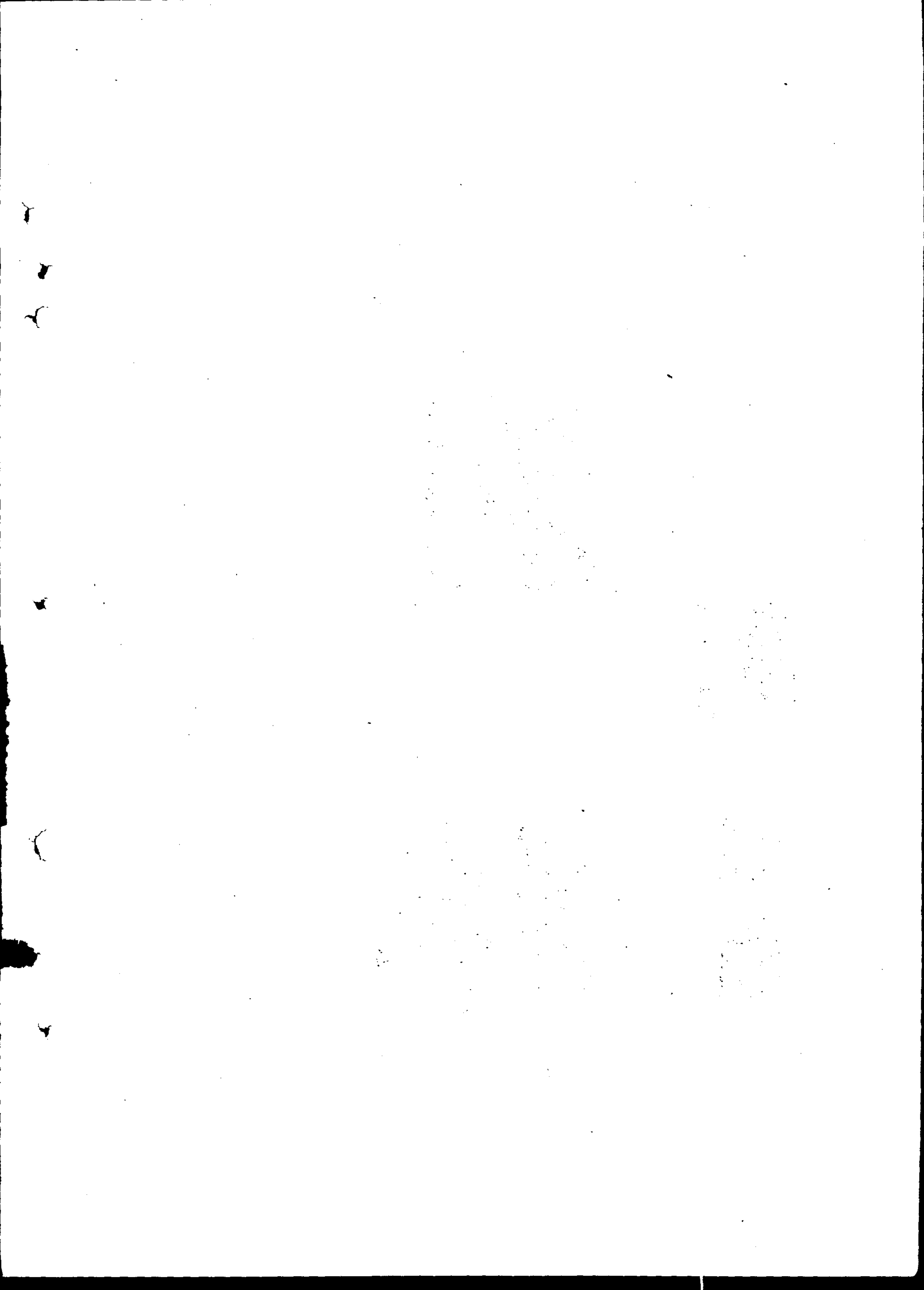
別

劉

哲



錄



# 層化的中國西北地名及其解釋

鄭德坤

## 1 緒論

2 由山海經地理注中所見到的層化

3 由「兩河」傳說中所見到的層化

4 層化的現象在傳說中的解釋

5 層化的現象是漢武帝定崑崙位置的結果

6 層化的現象是夏族東遷的結果

7 夏族東遷的原因

## 8 結論

## 1 緒論

何謂「層化的中國西北地名」？

先解說「中國西北」四字。西起自新疆而青海至中國本部北四省，甘肅，陝西，山西，河南，這一帶就是本篇中之所謂「中國西北」。所謂「層化的地名」者，不是地質的構造有所相同，也不



是地勢的形成有幾種同樣的，而是純粹的地名上的層化。換言之，西面有個山名某某，稍東些又有個山，名同樣的。假如我們展開一幅完整的中國地圖來看，立刻可以找到！

- a 新疆有沙漠叫做戈壁，甘肅玉門西的沙漠也叫做戈壁。
- b 新疆迪化有個古城鎮，陝西漢中寧羌北也有個古城鎮。
- c 新疆有疏勒州，甘肅西安有疏勒河。
- d 甘肅秦州有清水縣，山西也有個鎮名清水。
- e 甘肅甘州有雪山，涼州也有雪山。
- f 甘肅秦州有蟠冢山，陝西漢中也有蟠冢山。
- g 甘肅蘭州有鳳凰山，陝西漢中也有鳳凰山。
- h 甘肅鞏昌府及陝西興安府各有山同名崆峒。
- i 甘肅階州及山西遼州又各有山同名摩天嶺。
- j 陝西鳳翔府有石門山，有天山，在河南前者見南陽府，後者見於河南府。
- k ……………

這種例子是不可勝舉的。這是中國西北地理上一個很湊巧的事吧！

## 2 由山海經地理注中所見到的層化

但是從古代的地理書看來，這個現象却是自古而然的，有它的意義存焉，而不是偶然的事。山海經本是一部地理書，早爲學術界所承認的。日人小川琢治在他的支那歷史地理研究說它是部研究東亞地理不可輕忽的書，這雖過於推崇，然而山海經確是中國古代一本很可靠的地理書。後漢景帝使王景治黃河堤防的工作時，賜他山海經及禹貢圖等書，由此可見五藏山經在地理上的價值並不在禹貢之下，但以其兼記神話竟被正統派目爲「放哉」而「不敢言」之了。這部書之所以得留傳到今日，全賴劉秀的一校及郭璞的一注而已。晉以後一千多年，又沒有人去顧問它，直到了明朝的文人好讀奇書，於是這埋藏千年的東西，復得重見天日的機會。清代學者承明而來，也好讀古書，以其出于先秦，不忍不加以深摯的研究。他們研究的結果始知山海經是古代地理歷史傳說及學術的寶藏，不可悉以汗漫視之。今從清人關於山海經的地理研究看來，中國西北地名也是層化的。

清代研究山海經的人頗多。有專著的，吳任臣的廣註以後，畢沅有新校正，郝懿行有箋疏，再後又有汪紱的山海經存出版，清末又有位吳承志給山海經做地理今釋。吳任臣的地理注太皮毛了，值不了注意。畢沅的注是山海經地理方面的功臣，他目序輒引以自誇，孫星衍的後序也頗



推崇之，這種褒獎都非過譽。畢氏不是個紙上談兵的人，他的工作是靠實地調查的。孫氏說他——  
開府陝西，假節甘肅，粵自嶠函以西，玉門以外無不親歷，又嘗勤民灑通水利，是以西山經四篇，中次五經諸篇，疏證水道爲獨詳焉。（後序）

畢氏自己注海內東經泗水說——

余尋其源流，出卞縣故城東南，桃墟西北。

他於典據之外還親尋其源，這才是科學的精神，而其所得的結果一定比較可靠的。因此繼起的郝懿行汪紱，他們的地理注多仍畢氏之舊。

但是，吳承志的山海經地理今釋出來，我們又看到了許多新的解釋。劉永幹的序文說——

其攷釋山川地理，凡後人不得其解者，每原於本經文字之誤，冥心孤往，以推究致誤之繇，於編次之殺亂，傳寫之譌奪，字形之缺斂，一一爬梳而扶摘之，解釋疑滯，若有神悟。尋源于鄒書，取證於酈注，旁及金石文字，多出畢氏校正郝氏訂譌之外。

不錯，吳氏的作品確是這樣的，但是讀過他的書的人總要感到吳氏的一種根本錯誤，乃是要在古人粗淺的地理智識中求文明人的地理智識。他錯認古人有山脈支幹的思想，又錯認山海經爲整個的著作。（這是題外的事，不詳論了。）他的注雖多牽強，然而這不是說他的今釋和



鳥有先生一樣荒唐。他的書起自西山經；他在這方面的注與畢注同的很少，或一差千里，但是却都是很有他的理由的。又加以這一帶——大抵即本篇之所謂西北的——的地名確實是層化的，崑崙山有大有小，積石山也有大有小。我們假如相信古代的地理智識不該及於塞外，而注山海經當以本部的爲可靠，但是這却是歷史地理上的一段事實，至於山海經的作者所指的是塞內的，是塞外的，那是另外的一個問題，作者自己却好像也鬧不清，而內外混叙在一起了。吳氏或者是在這一帶弄成功了，所以硬要東北一帶的也一樣的在海外，遂使山經的作者東遊日本北遊西伯利亞，未免天淵之差了。我這次整理山海經時曾以畢注與吳注作比較表及圖。他們注得相同的多在塞內之外，前者注在塞內，後者却注在塞外了。這是個很有趣，很可注意的現象，今將二家注西山經不同的表列之於下：

篇名	經地名	今地名		或地	址
		畢沅的新校正	吳承志的今釋		
西山經一	黃山	陝西興平黃山	燉煌縣東南窟窿山（甘肅）	一曰四嶓山	
西山經二	秦冒山	在陝西膚施縣	青海和碩特前頭旗東西傾山		
	數歷山	在陝西隴州	和碩特南右翼中旗東循化聽西庫克鳥松		

楚水

出隴州西南俗稱渭川

高山

在甘肅真寧陝西中部二縣界

涇水

出甘肅固原州南

女牀山

陝西鳳翔岐山縣岐山

龍首山

陝西隴州西至甘肅清水縣

茗水

出陝西隴州西北李里隴門洞俗稱黑水河

鹿臺山

在山西汾州平遙縣西

西山經三

崇吾山

即(山西)鍾山

長沙山

在塞外蒲昌海南

不周山

(注注在張掖酒泉間尙在玉門之內)

鐘山

山西朔平北塞外至陝西榆林北境陰山

大山

大夏河亦曰白石河

西寧青海綽爾斯南右翼旗東察罕托海

南山

土爾根察漢河(塞外)

和碩特西後旗西蘇羅巴顏喀喇山

綽羅斯北中旗西北阿木爾厄枯山

青海烏蘭木倫河

和碩特北右末旗西南西左翼後旗東北

山

新疆和闐州塔克喇村南哈拉克山

哈拉克塔克山東南沙圖圖嶺

哈拉克山東北克里雅城東南大山亦曰克

里雅山

甘肅敦煌西南西寧青海和碩特北右翼旗

西北和通卡倫西伊克柴穆巴哈柴達穆

諸山

槐江山	崑崙丘	玉山	積石山	三危山	天山	沕山	陰山	勞山	罷父山	號山	孟山	白於山	申首山	中曲山	邽山	
甘肅張掖縣北雞山	在甘肅肅州南八十里	在肅州西七十里	在甘肅西寧縣東南一百七十里	在甘肅肅州北塞外	在甘肅張掖西南二百里	在甘肅隴西境	在陝西甘泉縣南二十里	陝西保定縣九吾山	在陝西安定安塞二縣界	在陝西葭州	在陝西靖邊縣	在甘肅安化縣	在陝西榆林府北塞外	在甘肅秦階二州之間	在甘肅秦州西北三十里	
莎車州西南喀楚特城南山	西寧玉樹土司巴顏喀喇山	青海玉樹四土司西大戈壁東什達爾烏	蘭布遜山	阿里二土司南阿木你麻纏母孫大雪山	滕格里池北尼爾及根鄂模西大戈壁中山	肅州西南祈連山	達克喇城東北岡底斯山	甘肅合水縣東北平戎鎮山	陝西甘泉縣野豬峽	安塞縣西摩雲嶺	鄂爾多斯右翼後旗西阿爾坦山	鄂爾多斯右翼境中之山	在靖邊寧塞堡南去安化三百餘里	甘肅中衛縣南雪山	甘肅寧夏縣長城外賀蘭山	鳳翔縣北大山

西山經四



一連三十個，一注在裡頭，一注在外頭，而同樣的有理由，典據鑿鑿的，天下那有這樣湊巧的事呵！

3 由「兩河」傳說中所見到的層化

還有更湊巧的事哪：

新疆有一條河，今名塔里木河。這條河有兩個主源，一發於葱嶺，今名喀什噶爾河，一發於和闐州南山，今名和闐河，這兩河源合而東流，注於蒲昌海，亦名羅布泊。這條河古代單稱河和本部黃河古時之稱同。葱嶺及和闐南山古代稱崑崙山，又和本部的河源同名。甚至蒲昌海古代又稱渤海，又和本部河所流注的渤海一畫不差！

河出崑崙皆古圖書之尙存於今確鑿可據的。孫穀的古微書引河圖始開圖云：『黃帝問風后曰：『余欲知河之始開。』風后曰：『河凡有五，皆始開于崑崙之墟。』吳承志釋崑崙以爲這是指新疆的崑崙，五水即謂弱水等五水。禹本紀說：『河出崑崙。』爾雅說：『河出崑崙。』山海經也說：『崑崙之丘，河水出焉。』——河出崑崙是沒有問題的。

漢書西域傳說：『其河有兩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闐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流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者也。』史記大宛傳說：『漢使窮河源，河源出于闐，其山多玉石，采來。天子

案古圖，名河所出山曰崑崙云。『史記正義引括地志說』『黃河源從西南下，出大昆侖東北隅，東北流逕于闐入鹽澤。』這更直接稱搭里木河爲黃河了。

萬斯同的山海經渤海說說『其所言渤海，何海也？即蒲昌海也。蒲昌海乃河水所瀦，廣袤三百里；在玉門以西，水無大於此者，故名曰海也。然不曰蒲昌海而曰渤海何也？意虞夏時名渤海，漢時名蒲昌海，猶蒲昌海之又名蒲類，又名鹽澤也。』見羣書疑辨卷十。漢劉安淮南子地形訓說得最乾脆『河水出崑崙東北陬，貫渤海』高誘注說『渤海，大海也，案即塞外蒲昌海』蒲昌海又名渤海是無可疑議的。

中國西北一帶有兩條大水，同名河，他們發源的山又同名崑崙，他們流注的海又同名渤海，這是很清楚的。歷來的學者不知有這樣的一個「湊巧」的現象，鬧出來的笑話多着呢。今舉大名鼎鼎的水經於下，以見其他！

昆侖河水出其東北陬，屈從其東南流於渤海，又出海外南至積石山下，又南入葱嶺出于闐，又東注蒲昌海。

這是那兒來的一條河，可見水經作者地理智識之幼稚了。山海經的注，關於這條，也鬧得天花亂墜，可笑得很，這兒不多舉了。



崑崙山有二，這是近來學者承認的了。歷來不知有這個現象所以鬧得天翻地覆，崑崙位置之多遂竟不下十說了。馮斯同在他的崑崙辨舉出了十餘家（見羣書疑辨卷十）但是他的結論是以山海經及史記二說爲是。張星烺先生在他的中西交通史料匯編說崑崙也主張這兩說道：

崑崙何在？我國學者自昔既有二說。山海經卷二，西山經昆侖畢沅注云在今甘肅肅州南八十里，又金城臨羌縣有崑崙祠，敦煌廣至縣有昆侖障此其一也。司馬遷史記大宛傳云「漢使窮河源，河源出于賓，其山多玉石，采來。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崑崙云。」爾雅釋地云「河水出崑崙」……凡此記載皆誤信黃河之源出於于闐，流入塔里木，至羅布泊，再流經地下至青海復出者。崑崙不在肅州而遠在於闐，此第二說也。河源雖誤而崑崙地位不誤，數千年來，相傳如此。肅州金城敦煌之崑崙諒因偶爾同名，故遂誤會也。（第一冊十五頁）

崑崙有二，既是學者所承認，可是河有二却未聞也，至於渤海有二，更沒有人提到了。遂使自漢以來，代代有河源的爭論，代代要派員尋河源找崑崙去。到了科學進步的現代還有人信黃河的源始，乃出於葱嶺及和闐山的。

或者有人要說吳承志所指的崑崙却在青海何也？吳氏是清末的人，他以現在的河源爲崑



崑，這是另外的一個問題，而就是我前說他根本錯誤的一個理由。這是今人的事實，今人的科學，而不是古人的。這和康熙時信西藏遊僧之說指阿里之岡底斯山爲崑崙一樣無稽，不合古人的地理智識了。

#### 4 層化的現象在傳說中的解釋

中國西北地名層化，既是一件事實。再進一步，我們應該討論中國西北地名何以會有這種現象？二條河的名相同，源頭名又同，流注的地方名又同，是最顯然的，而其範圍也小一點，且就他們做我們討論的出發點。

前面已經說過，歷來不知有此現象，所以學術界上發生了許多無謂的爭論。今由這些爭論看來，他們一方面暗示了這層化的現象是真的，又一方告訴我們以往對於這個現象的解釋。

#### 前漢書西域傳說一

其河有兩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闐。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廣袤三百里，其水亭居，冬夏不增減，皆以爲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爲中國河云。

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也說一

黃河源從西南下，出大昆侖東北隅，東北流逕于闐入鹽澤，即東南潛行吐谷渾界大積石山，又東北流至小積石山，山在河州抱罕縣西七里。

漢書以後的傳說是說「河水潛行復出積石」簡單極啦！「潛行復出」四字便解決了這個問題。這是神話的解釋，是沒有科學做底子的，是想像的。丁謙漢書西域傳考證說：

泊水潛行復出積石，古說相傳已久，惟西人不信之，謂用實測法，測得羅布泊高於海平線二千六百尺，鄂陵泊高一萬四千尺，至潛源重出之噶達素齋老更高至一萬四千七百尺，水即能潛行于五百里之遠，豈能上湧千數百丈之高，此亦古今一大問題矣。（見浙江圖書館叢書第一集）

不錯，這種神話的解釋是不合科學的，是古人根本淺陋的地理智識想像的結果。但是，有果必有因，我們應該進一步去探求，為何到了漢朝便發生了問題而求解釋之呢？

漢以前的傳說日久而紛紜，莫衷一是。禹本紀之崑崙遠在數萬里之外，華族無從得至的地方，郭璞注大荒經乃引此說。五藏山經的崑崙是于闐南山，是肅州南山，說不定的。禹貢的却近在漢唐邊塞之內了。到了漢武帝以雄才之資專務開拓邊疆，屢遣臣西使，重通西域，因而漢人的地理智識進步了，古人的傳說之紛紜，在他們看來乃是幼稚可笑，是錯的。漢武帝案古圖書定崑崙於于闐，乃是應此要來而產生的。但是這麼一來，崑崙雖定了，然而河仍是二條，什辦呢？所以當時



的人又來了——解釋——『潛行復出』了。但是，河水潛行地下乃是一種新想到的奇事，奇事要奇人來做才成功的。因此又把神話傳說中和河有密切關係的神人——大禹——拉出當此新使命了。  
高誘注淮南子說——

河水自昆侖地中行，禹導而通之，至積石山。

吳承志的山海經地理今釋也說——

河水自昆侖由地中行，禹導而通之積石山。書曰「導河積石」入猶出也。河源出昆侖伏流地中萬三千里，其說依附漢書西域傳說。（見釋積石山）

可見禹導河是古來的傳說，到了這兒又和河水潛行的新說合併了。這也可以見到大禹治水的神話是屢次增加枝葉的。

有禹治水的神話，所以有積石山之名，這山的石是禹所積的。積石山也有兩個，後來以大小別之，大者在外，小者在內，這是一班人所承認的。郝懿行的山海經箋疏說——

案水經自崑崙至積石千七百四十里，今檢得一千九百里，若加流沙四百里便爲二千一百里也。据水經說積石有二明矣。酈氏作注疑積石不宜在蒲昌海之上，蓋不知有二而於河水東入塞下妄引此經積石以當之，其謬甚矣。然括地志以河先逕于闐鹽澤，而後至大積石，亦與



水經不合，其云積石有二，則質明可信。（見注積石山）

### 山海經說一

海內崑崙之墟在西北，河水出東北隅，以行其地；西南又入渤海，又出海外，即西而北，入禹所導積石之山。

海內西經此條敘述頗不清楚，一方面可以見到海經的作者自己也鬧不清，一方面又可以見到禹所導積石的故事，古就有之，是到了漢後，才被用來解釋兩條河之本爲一了。

中國歷來的學術界最大的毛病是太重於紙上談兵，而不重實地的調查；科學不能發達，未嘗不是這個毛病所致。漢人因地理智識粗淺，而誤解了這個現象，但是二千年後的人所說出來的也和漢人一樣幼稚。萬斯同在羣書疑辨做了許多辨崑崙積石弱水渤海諸地名，自以爲是很了不得的地理學家——誠然，是書本上的地理學家，他看到的地理書却實不少。請看他的解釋吧！他說——

此（指山海經）言渤海即入積石而漢書言「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爲中國河」何也？意虞夏時此水本通流，久而堙塞，故謂其潛行地下而其源流脈絡固分明也。後世云河無百年不變者，況二千年之久乎？（見渤海辨）

到了清代還奉二千年前的地理思想爲金科玉律，還以爲黃河出于闐葱嶺，可見傳統思想魔力之大了。萬氏還在漢人的解釋上加解釋，訛中生訛，而以爲這兩條河古本通流，久而堙塞了。就前面丁謙駁潛行說之非的話看來，萬氏的「箋疏」更是荒唐了。再由黃河自身而論，據地質學地理學界的報告，黃河還是很年輕的一道河流呢？Renner在他黃河河流的說明（“A Physiographic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Huang Ho”）說——

*Köhler's morphogenetic interpretation of the River system shows the extreme youth of the yellow giant. The gaining of a lower base level during the Pleistocene inaugurated a vigorous period of down cutting, a process which is to-day going on rapidly throughout the entire middle and upper courses of the river. In the upper reaches headward, erosion seeks to extend the river back into Tibet and to tap the kokonor and other lakes. — “Geographical Review” — January 1930 — The 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 of New York*

据此，黃河現在還向西發展着，並不是老而枯乾過的河流。黃河和塔里木河是毫無相關的。古代的人地理智識粗淺，又因閱世久遠，傳說失真，所以兩條河的傳說竟混雜起來了。這現象本是很自然的，可是得到了中國鐵板式的保守法一擁護胡揆，也難怪其一件明明白白的現象，一



鬧就胡塗了幾千年了。

5 層化的現象是漢武帝定崑崙位置的結果

原人的地理智識粗淺可以用神話來解釋，說這兩條河本是一流的。李白做詩的時候也可以運用想像，說『黃河之水天上來』。但是我們在這科學發達的現代講地理歷史應該替他考出一個可靠的解釋來。暑假的時候，我帶我假定的五藏山經圖去清華請教浦江清先生時，曾告訴他這個問題，及我的見解（詳下）。他說還有個解釋——可以說是漢武帝重通西域定崑崙於于闐南山後，便將全套中國的地名搬西域用去。當時我也以為是很有理由的，但是回來一想，這個解釋有好幾點講不通的！

第一，假如西域的地名是一時由中國搬去用的，為什麼地名不是絕對一樣的——崇吾山，長河山，不周山，鐘山，槐江山，崑崙山，玉山，積石山，三危山……等地名的次序為何內外不得一致呢？第二，假如西域地名是中國搬出去用的，為什麼武帝要特別名于闐河源曰崑崙？既要名之，又何必要案古圖書而後名之呢？

第三，到了漢朝地理學界已經知道這兩條河，在地面上是不相接的了，他們為什麼要搬中國的地名到域外用去，以致擾亂了聽聞呢？



第四，漢人到西域的不過是幾個使者而已，未聞有漢人遷居的。西域是一個有人民的國家，不是個荒國，何必要漢人去爲他們號山名水呢？

第五，而且河冰出自崑崙，流入渤海乃是古代久有的傳說，不是漢以後才發生了這種糾紛，却是漢以後乃知道有此糾紛而求解釋之的。

由此看來，漢人把中國地名搬西域用去，而發生了地名重疊的現象，是講不通的。漢人不必有此費事的要求，他們更用不着做這種擾亂聽聞的工作。

#### 6 層化的現象是夏族東遷的結果

夏族是中華民族最古的名稱。堯典說「蠻夷猾夏。」華族的名稱起於春秋。漢族的名稱更後了。夏族不是黃河流域土著的，而是西北遷移過來的，他們的發源地乃是現在的塔里木河流域。後來，他們東遷，發現了黃河流域，於是就在這一帶開墾起來了。後來又漸漸由黃河上流發展到黃河下流，又發展到長江流域，而仍是向南進展着。他們到黃河上流時便將他們在塔里木河流域用的地名名他們的「新大陸。」所以河出崑崙入渤海，而他們新發現的河也出於崑崙而入於渤海了。但是事情不是這樣簡單，又不是可以憑自己的想像一說就完事的。要說中國西北地名層化是夏族東遷的結果，有一個先決的問題——夏族是否從西或今塔里木河流域來的。

一提到這個問題便有一位同學笑說，「上學期斐先生剛來演講他發現「北京人猿」的經過，你忘了吧！中國人是世界最古的人，那有中國人從西北來的理由呢？」這種理論片面上好像是很對的，其實「北京人猿」的發現與這個問題是毫無關係的。

我們所說的乃是夏族，他們從西北來，是有文化的，他們一居住了黃河流域便強盛起來。土著的民族，或被征服，或被同化，或受不了迫而南遷了。黃河流域是可以有土著的人民的，這並不與夏族西來的事實衝突。

夏族之西來，學術界多年的爭論，至今尙未解決。張星烺先生在他的中西交通史料匯編說晚近英國考古家斯日英氏 (Sir Aurel Stein) 在和闐及附近諸地，掘出古代遺物甚衆，漢唐之物皆有之。漢以前中國物件毫無所有。謂可以證明（一）中國人種西來說之謬誤，全無根據也。（二）漢以前中國與西域無交通也。（A Stein, "Ancient Khotan"; Rose, "The Origin of the Chinese People"）斯日英氏第一說吾意亦以爲然。中國人種確是本土原有而非自西方遷來者。斯日英氏第二說謂漢以前中國與西域無交通。吾恐氏所查者，未必即足以證明其說也。（見第二冊五八



斯日英氏之證明不足以證明中國漢以前不與西域交通，又何以足以證明夏族不是與西域有關係的呢？中國現在所出土的古物只出到商代；是石器，骨器，銅器，青銅器在商代的末年都還明明是金石並用的時期。商代的文字是很幼稚的。但是我們不能因為土中還未出來，而斷定中國的歷史起自商代，而夏前的一切記載都是想像，是神話，或是古人的「托古改制」。世間的事沒有絕對想像的，各種想像都各有所本，的神話中是有許多事實可尋的。因為土中還未掘到而疑其事實之存在未免太武斷吧！

#### 日本渡邊秀方氏在他的中國哲學史概論說——

一般歷史家關於這點的推測，漢民族的搖籃地，是現在支那的西北的學說，在一切考證的史料咸歸湮滅的今日，自無從確証的。從前法國的 Terrien de Lacouperie 說黃帝是巴比倫文化的輸入者。De Guignes 又說漢族起於埃及——殖民地。——他們都引了許多史蹟。但是德國學者 Friedrich Hirth 在他所著的支那古代史內，痛論法國學者之無據，他說支那古代的傳說裡沒有傳及過他們是他國移來的話，支那國內也沒有人說過他們是從西方移來的。這種一點證據也沒有，貿貿然說漢民族來自西方的學說，要不外僅根據後世很遲遲的記錄而止。法國學者之說於是遂破。——（據劉侃元譯本第一頁商務）



其實，中國國內主漢族西源的那止一家；蔣觀雲有中國人種考，劉光漢有華夏篇，思故國篇，黃節有立國篇，章太炎有種姓篇，丁謙有中國人種從來考，都是主張漢族西來的。但是要皆以法人 Laccopere 的學說為根據的，今他的學說一破，這一班學者的附會也算完了。

但是渡邊氏又接着說——

以我們之所知，漢民族太古的傳說裡確說過庖犧氏——給過他們重大的影響的庖犧氏是現在西安附近藍田的人，又神農都河南（陳），黃帝都山東，帝堯都山西也是事實——從這些點看起來這民族之來自西北，開闢黃河流域漸而東進的事，當可想像。

高桑駒吉原氏著中國文化史也說——

漢族之先，原來是住在支那土耳其斯坦（China Turkestan）地方的；但他比起別的民族來蕃殖力要強，而且是具有可以發達的要素之優良民族，於是遂向東南移動；及到土著於黃河流域時，受了地勢氣候及其他天然的影響，遂勃然而興，將先住民族或征服了，或者驅逐了，次第開擴其佔領地，從此我們乃見有中國文化的發達——（據李繼煌譯本第六頁商務）

中國的東洋史專家王桐齡先生也說——

中國民族起原地大概在蔥嶺一帶……以後……遷到中國北部，就是黃河流域六省——

這三位歷史學家同以爲夏族是新疆一帶移到黃河流域的。他們沒有歷史上的確據，可是也不是絕對想像之談的，我今也說夏族發源於塔里木河流域，並不是來附會他們的學說，我有我的理由的！

(一)地理上的證據——前已提過，山海經特別是五藏山經是先秦最可靠的地理書。我這次給它做個總整理，中間又給山經假定了一幅地圖（希望不久可以付印）。我本是根據「大地居中，四海環之」的原始思想畫的。但是西海有了，北海也有了，都是有經中的典據的，而西北這一隅是任接不來的。因此我就想到，或者西北域外一部份在古代的傳說中，不是「晦暗無知」似海的。而我所猜的却證實了。

吳承志山海經地理今釋崑崙說！

孫穀古微書引河圖始開圖云『黃帝問風后曰「余欲知河之始開。風后曰「河凡有五」皆始開于崑崙之墟』五水即謂弱水及四水。（洋黑赤河）

最古的傳說崑崙是五水所發源之地。這個崑崙是指新疆邊界的崑崙，不是甘肅肅州南的河源。肅州崑崙只出河水而已，並不出五水。山經的作者生在漢武重通西域之前，他所記的河源，



明明要指肅州南的河源，所以畢沅注在肅州南。但是他自己鬧不清，又憑着傳說將新疆崑崙的傳說也雜記進去，所以山經的崑崙也有五水了。五藏山經的地理環圍和詩經（參見詩地理考）禹貢的均很相似，又周是東周的作品，當然不至於舍肅州的崑崙而叙于闐的崑崙的。所以我說西北域外的地理在古人的傳說中是有的。

那末，古代有這種傳說是民族移動帶來的呢？還是古代有交通而發生的呢？假如是交通的結果，當不至於混兩河爲一；有了交通，則地理智識必不至於如此幼稚吧？丁謙穆天子傳地理攷證的凡例說——

中國人種古時由西方遷移而來，故三代以前人多畜懷思故土之思，此穆王西征之原因。丁氏也有他的理由的。我却說夏族來自西域所以西北一帶的地勢在古代粗陋的傳說中還是很鮮明的，可是既與本部新造出來的傳說混雜在一起了。

(二)歷史上的證據——李濟先生在他著的中華民族的結構 (The 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People) 以漢族築城的工作來追蹤這民族的進展。他說古來這民族最喜歡建城，長城乃是一個偉大的表現。城郭的建造乃是他們移殖固定的記號。這是很對的，可惜他的工作只很於十八省內而已。



晚近瑞典遊歷家 *Seven Heain* 在新疆和闐北沙漠中發現了許多上古的城廓遺址。雖不能清清楚楚指出其與夏族有何關係，然也可以見其相同來。我們翻一翻前漢書的西域傳來看

西域諸國，大率土著，有城廓，田畜，與匈奴烏孫異俗。

這一段雖不直接說其風化同中國，可是城廓乃是夏族的特性，而田畜以別於强悍遊牧的異族，又是夏族的特徵。西域的人是土著的，又不是中國搬過去的。那末，夏族與西域民族在太古時代不能無關係吧？

或者有人要問，假如夏族來自西域是真的，何以漢以前沒聽見西域呢？我們要知道夏族移動望本部來，雖既有文化及傳說，但是都是很幼稚的。他們的傳說便是祖地的傳說，何必要特別有西域的傳說，原人那能這樣科學化的？他們帶着他們的文化風俗進化，現在所遺留的痕跡，只有層化的西北地名而已。又加以移動的時候，匈奴緊緊在北面跟着，所以他們到了黃河流域時，他們的來路一帶既被匈奴及其他異族所佔據了。又屢次來迫擾他們，這是中國歷史上的事實。

吳承志地理今釋釋雁門山說一

漢初，九原西北及迤東之地並沒於匈奴，雲中因移於故雁門之東，雁門移於故代地，定襄

之南，與陰山隔遠，雁門故地遂失所在。

這是漢初的事，漢以前，西北一帶地名遭了同樣運命的當亦不可勝計的。三代以來匈奴爲患不斷。漢武時，武力強盛，北敗匈奴，收復了西北一帶，這就是所謂重通西域了。

(三)神話傳說上的證據——西北地名層化，既是事實，但是這些地名是偶然相同的，那也不能算爲可靠。相同的名假如是(青)(紅)(白)(黑)或(牛頭)(虎頭)(熊耳)(伏牛)這類的形狀詞的名稱，便不足爲據了，因爲這是各處各民族可以有的。但是中國西北這些同名的山，都是和神話傳說多少有關係的。中國關於河河源的傳紛紊得很，山海經作者自己也鬧不清的，遂使學術界聚訟了幾千年，不用再提了。至於見於山經的地名，畢沅注在內，吳承志注在外的也多附有神話或傳說的，而他們又往往本這些記載來定山川的位置呢？今舉西次三經的做例吧！

a 崇吾山——(西望帝之搏獸之丘)帝指誰，今無可考，但我們知道這是傳說中的人物。畢

沅注說(即鍾山)鍾山的神話更多了，見下。

b 不周山——(河水所潛也，其源渾渾泡泡) 郭注說(此山形有缺不周，匝處因名，云西北

不周，風自此山出) 在古書中，這山和共工爭帝的傳說，和女媧補天的神話都是有關係的。

c 崆峒山——(黃帝是食是饗，是生玄玉，玉膏所出，以灌丹木，丹木五歲，五色乃清，五味乃馨，廣



帝乃取崑山之玉榮而投之鍾山之陽，瑾瑜之玉爲良，堅栗精密濁澤而有光；五色發作，以和柔剛，天地鬼神是食是饗，君子服之以禦不祥。——這是黃帝種玉的一段趣聞。

d 鍾山——（其子鼓，其狀如人面而龍身。是與欽鴉殺葆江于崑崙之陽，帝乃戮之鍾山之東曰崑崖。欽鴉化爲大鸚，其狀如鵬而黑文，白首，赤喙而虎爪，其音如晨鵠，見則有大兵。鼓亦化爲鷓鳥，其狀如鴟，赤足而直喙黃文而白首，其音如鵠，見即其邑大旱。）

（鍾山之神名曰燭陰，視爲晝，瞑爲夜，吹爲冬，呼爲夏，不飲不食，不息，息爲風。身長千里，在無臂之東，其爲物人面蛇身赤色居鍾山下。）（海外北經）

e 槐江山——（實惟帝之平圃，神英招司之，其狀馬身而人面，虎文而鳥翼，循于四海，其音如榴。南望崑崙其光熊熊，其氣魂魂，西望大澤，后稷所潛也……北望諸毘，槐鬼離侖居之，鷹鷂之所宅也，東望恒山四成，有窮鬼居之，各在一搏，爰有滌水，其清洛洛，有天神焉，其狀如牛而八足二首，馬尾，其音如勃皇，見則其邑有兵。）

f 崑崙丘——（實惟帝之下都，神陸吾司之，其神狀虎身而九尾，人面而虎爪，是神也，司天之九部及帝之囿時。）崑崙山是中國神話的中心問題，海外海內大荒諸篇所記載的更是不可勝舉了。



g 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西王母，其狀如人，豹尾虎齒而善嘯，蓬髮戴勝，是司天之厲及五殘。) 這是西王母最古的傳說，關於他的傳說的演化是中國神話演化中一個很有趣的問題呢！

h 積石山——(其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流) 海外北經作(禹所導積石山)——這是禹治水的神話做底子的。

i 長留山——(其神白帝少昊居之……實惟神魄氏之宮，是神也，主司反景。)

j 三危山——(一三青鳥居之) 海內經的三青鳥乃是給西王母取食的神鳥。

k 天山——(有神鳥其狀如黃囊，赤如丹火，六足四翼，渾敦無面目，是識歌舞，實惟帝江也。)

l 崑崙山——(神蓐收居之。西望日之所入，其氣員，神紅光之所司也。) 在海外西經蓐收乃是西方的神。

我不是說這些神話傳說條條是夏族由西域帶來的。其中揀雜了不少後來的，是免不了的，因為神話是漸次會演化的。神話傳說是一族文化風俗的結晶，又是原人平常所樂於聽聞傳說的西域一帶後來又被異族佔據了，固有的文化也失掉了，現在去比較考出其神話傳說的前後來是一件不容易辦得到的工作。但是這些神話，在其他古書中，如列子、淮南子、楚辭，是歷歷可見的，不

是山海經所杜撰。甚至經典中也可以見到許多。舜典說：

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於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這是集合古代傳說而成的整套思想，既是受過正統派的潤色了。三危山乃是山海經中的三危山，是西北的傳說，後人不知這個，誤以三苗爲今西南部苗族的祖先，未免差之天淵了。

黃帝的傳說是和西域有密切關係的，關於他的傳說，或者有許多是夏族東遷帶來的。黃帝種玉的故事既給我們不少的暗示。莊子說：

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于崑崙之丘。——天地篇

崑崙之墟，黃帝之所休。——至樂篇

穆天子傳也說：

吉日辛酉，天子升于崑崙之邱，以觀黃帝之宮。

說苑卷十九也說：

黃帝詔伶倫作爲音律。伶倫自大夏之西，乃之崑崙之陰，取竹於嶰谷。——修文篇

張墨煊先生引了許多證據說

伶倫所自之大夏，似在崑崙之東，中國之西，約在今和闐與玉門關之間也。——中西交通史



料滙篇第一冊二〇頁

由此觀之，中國古代的傳說中總脫不了古西域一帶的東西事件。這又暗示夏族是西方來的，他們傳說有許多西方的材料是個很可靠的證據。

前面提到（大夏）張先生又有一段很值得注意的話：

左傳昭公元年，子產謂叔向曰（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日尋于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閼伯於商邱，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爲商星。遷實沈於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成王滅唐，而封太叔焉，故參爲晉星。）此處之大夏，杜預謂即晉陽縣（今太原縣）史記正義括地志（大夏今并州晉陽及汾絳等州是。此處之大夏或爲自新疆移來之一部，初爲唐所滅。周初唐又爲成王所滅，以封太叔。否則或爲史上偶然同名之地也。）全上二二頁。張先生是西北地理專家，他既看出了（此處之大夏或爲自新疆移來的一部）但因不明中國西北有這種層化的現象而致躊躇了。

總而言之，由地理上，由歷史上，由神話傳說上，各方面都可以推定夏族是由西北來的，他們屢次進展，屢次用祖地的名名新地，於是中國西北的地名層化了。他們東遷時後面跟着有強悍的異族，於是他們的來路一帶又被異族佔據了，所以西北地名今又多異文了。



## 7 夏族東遷的原因

寫到這兒，又有位同學笑我說，（塔里木河流域多流沙不毛之地，那能有民族的產生呢？）我一時亦無以答之，因挾着地圖到地理學系去，適值該系主任 *W. W. Davis* 教授在，我便把這問題請教他。他的意見大概如下：

流沙——戈壁沙漠——毫無問題是本地的，因為新疆的地勢四邊多高山，沙不能從他處飛來的。但是，這不能說這條河的流域不能產生人類，就是現在塔里木河的支流流域，還有許多膏腴可居之地，看看地圖城鎮的布置便可以知道了，而且在史前曾有一個時代，這片沙漠因雨量充足，也是人類可以蕃殖的地域。晚近 *Seven Hedin* 在闐北沙漠中發現了上古城廓遺址多處，也可以證明上古流沙中是有人住的。流沙的存在，並不與民族的起源發生衝突。

他這麼一說，我便記得山海經中的流沙中也是有國家的。海內東經說：

國在流沙中者，埵，端，璽，喚。在崑崙墟東南。曰海內之郡，不爲郡縣在流沙中。

可見，古代傳說中的流沙，因時代的關係和現在的戈壁地點雖一而性質既完全兩樣了。

由蒲昌海的變遷也可以看出古今新疆一帶氣候之不同了。漢書西域傳說：

蒲昌海一名鹽澤者也，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廣袤三百里，其水亭居，冬夏不增減。

這是漢代的蒲昌海。高誘注淮南子說它是（大海也）但是後來漸涸，現在泊水存者分爲二湖，各廣袤數十里而已，可見這一帶地方，其氣候變遷之速了。

氣候的變遷，土地的變枯乾，大概就是夏族東遷的主要原因。上面高桑駒吉原氏提到夏族東遷乃是因爲民族蕃殖力強，人口一增加勢不能不向別的地方發展了。這兩個理由都是很強的，至於其所以不能不由黃河流域展進者，乃是因爲北面有比較強悍的民族緊迫着西南又山嶺重疊，勢不能不向黃河來了。

### 8 結 論

那末，我們可以斷定，夏族發源於塔里木河流域，後來因氣候之變遷，人口之增加，遂東移居於黃河流域。他們用故土的地名名他們的「新大陸」，遂使中國西北一帶的地名層化了。以故土地名名新土，是後來漢族的常習。東晉之時五胡亂華，中原人士相率南遷，「多如鯽」，他們以北方地名名江南地，均是歷史上可考的，不用枚舉了。後來民族又向南進展，廣東福建的地名與北方同的也是地圖上處處可以見到的。福建泉州有一道橋乃是以洛陽爲名的。我想由地名的變遷異同也可以追蹤漢族屢次發展的路徑的，但是誰來做這個工作呢？

我們再把眼光放大大一點，我們可以見到，以故土地名名新土，也是世界有文化的民族的慣

習。哥倫布覓得美洲後，歐洲人民西遷者如歸市，他們也帶了許多歐洲的地名去號他的新大陸。這是世界史上的一段事實，也不用舉例的。去年美人 *Burns* 的探險隊在南極發現了一大塊地，也名之爲小美洲 (Little America)。這種舉動是很自然的，而是有意義的。

漢族向中國南部發展，不是說南方是荒原無人之地，歐人佔美洲也不是說美洲沒有土人。夏族的東遷當然也不是說黃河流域本荒無人居之地，而是說黃河流域是到了夏族在此開墾了才有文化的。至於其帶來的傳說及後來的傳說混雜起來，也是個極自然的現象，當不是一時可得分其彼此的。但是我們可以相信，有許多古代帝王的傳說，應該是西方傳說的遺留。現在有許多學者到新疆考查去，或者不久他們能夠將這個假設證實了。

一九三〇、十一、一——燕大





157

廣告每期價目表				定價表			
普通	優等	特等	等第	預		零售每冊國幣四角郵費在外 國內三分 國外八分	每月一冊 全年十二冊
				全年	半年		
正文中正文後之夾頁	封面底之內面對面	底封面之外面	地位	十二冊	六冊	國內	刊費連郵費
五元	八元	十元	全面	二元九角	二元二毛	國外	
三元			半面	四元四毛			

附注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如用色彩印價另議  
繪圖刻圖工價另議

中華民國二十年一月卅日出版

編譯及  
發行者  
遼寧省教育廳編譯處

寄售處遼寧省城  
鼓樓北中華書局  
大南關東北書局

北平  
和平門前文化學社  
馬神廟前景山書社

印刷者  
遼寧省教育廳編譯處

050  
3539  
13